

余之妻

己巳暮春之初重裝并題

祝憲



序

綺緣不幸。生有一點真性情。偶爲外界所感。則蓬勃怒發。而不可復遏。若看花。灑淚對月。傷心。舉凡根觸牢騷之事。固無不實踐之。嘗於髫齡偷閱石頭記。懊惱者累日。不飲不食。如醉如癡。家人以爲病。顧亦不識其何自來。終以放聲一慟。不藥而愈。是爲導余眼淚之引綫。其後閱花月痕。亦復如是。於此知說部之感人最深。實足以啓發固有之真性情者也。惟哀情之作。綦多。苟得而盡讀之者。不將走入淚世界耶。國不然。古來之說部。雖多。而值得綺緣一哭者。舍是二書外。亦屬不可多得。至若近日之出版界。則汗牛充棟。半屬覆瓿之物。曾不值綺緣一盼。遑論賠淚哉。噫。卽此雕蟲小技。亦復嗣響無人。能勿可慨耶。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亦未可以一例視之。舊歲得讀徐子枕亞所著玉梨魂。暨雪鴻淚史二書。直令舊恨新愁。層層勾起。把卷嘆息。熱淚汨汨。然奪眶而出。殊不自知其緣何而悲。愴。

若此也是亦可以與紅樓花月鼎足而傳永不湮沒矣然徐子恨人工愁善病不愧爲今世之屈平賈誼熱淚猶存清才未盡當求續有所貢獻於社會是二書者又何足盡其能邪故復賈其餘勇以艸雙鬟記余之妻二書付諸梨棗爲衆生說法雙鬟記嘗爲之序矣余之妻則竭數時之力而盡讀之不覺故態復呈琅琅雪涕竊以爲前此二書且不足以逮也何則蓋用情貴于正言情亦然或稍涉不當卽爲名教罪人遺後世之唾罵若二書者固屬光明磊落吾無間言然使君縱無婦羅敷已有夫其情固可勿用也且或夢霞志同槁木不爲求鳳之挑梨影心已死灰竟作投梭之拒則情海茫茫回頭是岸此一場悲劇當可掩旗息鼓不再出現於人間亦毋勞作者之嘔盡心肝矣若秋玉二人則處境又與霞梨迥異方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之時已屬心心相印深種情根及後鬼妒良緣護花乏術遂教碧落天仙下嬪魔鬼是可忍孰不可忍宜乎有後日之慘史矣其情

不且較二書爲尤正耶。其事不且較二書爲尤哀耶。若論文字亦復清麗芊綿精細縝密一時俊彥無與抗手。吾知閱是書者必有觸景生悲作綺緣之痛者而枕亞亦可以稍慰矣。吾序至此本可以止。顧餘言未盡終若骨鯁在喉非吐勿快。因復縱筆狂艸曰甚矣哉金錢之毒也。愛情爲最高潔之物而金錢適與相反。且足以破壞之。故癡男怨女之死於情者其十九實間接死於金錢也。徐子此書言情外兼具警世苦心。可作情海指南之針。可作財迷當頭之棒。彼世之爲父母者固無不愛其子女。試人手一編讀之亦可稍却其附勢貪財之念矣。嗟乎吾終願芸芸衆生咸勿負作者之苦心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年雙十節後旬日毗陵綺緣吳惜謹撰於憶紅樓頭之泣花室

余之妻序



余之妻目錄

-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 第二章 別矣吾夫
- 第三章 秋星自述上
-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 第五章 玉釵敲斷
- 第六章 浸潤之譜
-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 第八章 寒衾假泪到天明
-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第十三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第十六章 裔外媚孤花

第十七章 他不瞅人待怎生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77.0206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恩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雨聲中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第二十七章 南旋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第二十九章 尸諫

第三十章 生離死別各收場



余之妻 目錄終



余之妻

海巫徐枕亞著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秋老園荒蒼苔皮皴盡死落葉塞徑厚寸許風過處颼颼響疑有鬼魅出沒無間淅淅秦氏後園隙地數弓粗具亭台花木之勝主人爲熱中客不愛平泉長日付鐵將軍管領值此秋涼時節景物淒黯園內益闐寂無人影惟有多情之嫦娥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時輒來一顧自林梢婀娜下漸行至地無何達塔前照見棠花一叢偎牆飲泣微風襲之垂絲而顫月色與新染之血色相掩映紅白分明爲狀乃至嫵媚復至幽蒨斯時月光進行猶未已徐徐移花影上亞字欄杆忽玲瓏皎潔呈現一絕世女郎之半面女郎晚妝半卸雲鬟微蹙悄倚欄杆黯然無語旋舉其螭螭之頸對月喃喃詈若嘆嫦娥輕薄偷上桃花之面又似含羞忍冷欲於月中霜裏與素娥青女鬪嬋娟者而覘其黛蛾雙蹙一段苦緒幽情盡向眉彎流露則又似心有隱恨無可告語因訴諸明月欲分其團圓之影以團圓其身世者女郎一寸芳心皎潔類茲秋月而獨對良宵作何思忖恐此時卽親近熨貼之嫦娥亦末由洞燭其心事



風清月白。可憐宵得此慘淡之女。郎以點綴此冷清清地。如幽谷之着寒葩。豔絕亦復淒絕。荒園狐鬼自應退避。三舍夜涼如水。露華輕襲羅袖。冷透香肌。弱質甯堪耐受。然女郎猶凝伏欄杆之上。延佇不去。側耳凝神。豈有所待耶。

噫。女郎泣矣。淚滴晶瑩。若與月光爭耀。而襟袖間露珠錯落。與淚珠兒相厮混。幾莫辨。是露是淚。牆下憔悴之棠花。幽顫於冷風淒露之中。夜深不睡。爲女郎斷腸之伴侶。女郎紅淚點滴墮花上。似胭脂之重染色。乃益嬌女。郎今日在此散播淚種子。不知明年此花開時。彼可憐之女。郎能否重來舊地一驗斷腸痕也。

噫。祇今夕矣。祇今夕矣。郎胡不來。此言出自女郎香口。其聲淒以嘶。拭淚凝望。秋水爲枯。斯時月影漸次上移。由女郎髻際度簾鉤。止於亭角。已參橫斗轉時矣。有約不來。過夜半。女郎意似不耐。呼月而祝之曰。月兒月兒。其緩汝行。儂今夕待郎來。尙須借汝一點光明。留照情人。雙淚證阿儂一片心也。儂乎誰之妻耶。

梧桐陰裏。人影如絲。一少年瞥然至前。撫女郎肩曰。玉纖。吾妹。余知妹近日爲霞妹出閣事。助阿母檢點粧簾。乃大忙碌。停針倦繡之餘。宜早眠。以息玉體。又何事約余來此。

受夜寒耶。且適來微聞妹語。殊不解。嘻。妹何言。妹乎。余之妻也。

女郎默然不語。少年徐俯首。近女郎面相。俛相傍之際。忽驚曰。吾妹此冰冷者。何物。耶妹何爲。又尋此淚珠兒生活耶。誰忤妹者。速以語余。女郎仍無語。淚簌簌被少年頰如潑水。

少年探懷出素巾爲女郎拭淚。復溫語以慰之。曰。妹何苦。余適聞妹言。已深惶駭。今若此。豈有所不嫌於余。余疎狂。不知自檢。或無意中偶犯芳顏。致妹心宛轉欲絕乎。果爾亦望妹明言。余當低首鑲金裙下。效廉將軍之負荊。不使妹受半星兒委屈也。其或因余赤貧。無十萬聘錢。爲天孫助嫁。鏡臺久下好事遲遲。今對此霞妹。吉辰不免抱向隅之泣。則妹當諒余。余爲妹故。已枉己爲商。冀博蠅頭微利。計明年二三月間。當積有餘貲。會以青廬迎玉人歸去耳。青春未逝。屆時余二十。妹十九。爲歡固有日也。妹乎。速告余。余心碎矣。

女郎怫然曰。哥誤矣。哥之言將置妹於何地。耶妹之心。豈以貧富爲愛憎者。妹與哥之愛情。期諸海枯石爛。又豈以結婚之遲早而遊移者。如哥言。則妹直一蕩婦淫娃之。

若哥復何取於妹耶

少年謝過不遑。遽握女郎纖掌。復謂之曰。吾妹。余固知妹不存。是想但今夕約余來。奚事無端垂淚。幸語余以詳。毋苦向心頭咽。而處人以悶葫蘆也。少年言畢。握女郎手。弗釋。靜候其答。纏綿懇切。如撫嬰孩。女郎欲言又止者再。時殘月紛紛斜照。簷際反映。女郎之面。慘白。頰帶雨梨花淚。暈雙頰。曾不掩其嬌媚。少年手挽其頸。女郎宛轉以首。擱少年肩。上檀口櫻唇相距至近。少年不覺愛極。思就而吻之。女郎急迴其首。推少年手而遠之。曰。毋哥其恕妹。妹已不能爲史家婦矣。

少年愕然。却立曰。嘆妹何言。妹其癡耶。胡言之駭余甚也。女郎顫聲言曰。星哥。妹非癡。妹言確也。今夕折簡邀哥。特與哥訣別。哥至今尙以妹爲誰之妻耶。妹已爲……語未竟。少年直前投入女郎懷。緊抱其腰。而大呼曰。妹言殺余矣。語時已暈去。女郎急以手撫少年胸。呼曰。星哥。星哥其速醒。妹言驟驚哥矣。少年不應。但聞口中作微吁有頃。含糊自語曰。秦玉纖。余之妻。誰奪余妻者。

女郎且泣且呼曰。癡耶。癡耶。嚇殺儂矣。哥其醒。哥其醒。妹固哥妻也。斯時少年全身緊

倚女。郎懷女。郎驚且怯。力乃不支。嬌喘頻作。幸旁有湘妃榻。乃強曳少年臥榻上。而少年已醒。目注女郎。含淚不語。女郎亦泣不成聲。舉袖障面良久。少年曳女郎坐榻旁。爲情懇之。詞曰。吾妹頃者所言。殆誑余耶。憶余與妹。襁褓締姻。幼時耳鬢厮磨。愛根深種。妹多愁善悲。余嘗戲呼妹爲顰兒。後身余亦以癡寶玉自況。長日相偎倚。正不自知此福。幾生修到妹乎。余之妻也。事中變者。余死矣。余知妹必不忍絕余。速語余以頃所言。之虛實。妹試撫余心頭。尙顫動作驚魚之跳也。妹乎其憐余。而以實言慰余乎。少年語畢。目眈眈視女郎。面若希望之未絕者。

女郎泣曰。星哥。其恕妹。妹非絕哥。此事實非妹咎。妹不爲哥言。則爲負哥妹。爲哥言。又以苦哥。苦哥不可負哥。尤不可嗟乎。星哥妹心已爲哥碎盡。實不堪再受幾番驚恐矣。哥乎其平汝心。靜汝氣。聽妹一言可乎。

第二章 別矣吾夫

三更四更。天氣涼飈刺骨。若簇一對可憐蟲。忍寒露坐於星月之下。嗚嗚悲泣。萬喧沈寂中。惟聞草際鳴蜩唧唧。與泣聲相應。和此時此境。直類冤窰。恐白楊鬼哭。且無此悽

惋也。而彼多情之月色。偏遲遲。其行屋角樹梢。低徊映帶。爲此一雙可憐男女。攝最後訣別之影。此中不可思議之黑幕。遂於此時宛轉揭破。於女郎之一點櫻唇。

女郎曰。夜深矣。哥須歸去。此事終不能爲哥秘。妹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矣。妹今夕約哥來。蓋欲罄其底蘊。以告哥。且掬妹心坎。以示哥。而與哥爲最後之訣別語。至此急注視少年。面無大變。乃復續言曰。哥乎。妹與哥今生聚首之緣。已祇此一宵。此後便同陌路矣。少年聞言。知希望已絕。面色轉青。悲憤交逼。瞪目視女郎曰。趣言之。趣言之。余已爲待死之囚。惟望妹早撥斷頭機耳。女郎泣曰。苦哉哥也。天乎。妹胡不幸生此萬惡之家庭。而負我至親至愛之星哥。

哥乎。哥知明日爲霞妹佳期乎。聞人言。金氏郎君。字長源。年且不惑。鬚髯如戟。阿父利其富。遽以霞妹許之。阿妹嬌小。羞不敢爭。余却代爲之怨。慙蓋紅顏白髮。相偶無倫。事乃酷於焚琴煮鶴。縱彼門閥不惡。亦何益吾家者。不知父母何心。徒歆其金玉錦繡之富。忍擲千金嬌女於冰天雪窖中。也妹既無言。余卽欲爭而咫尺嚴威。厲於霜雪。亦無置喙地。惟姊妹情深。私相囑咐。謂阿壻髻如蝟刺。非妹佳耦。嫁得個郎。妹一生幸福盡。

矣。余爲此言。蓋藉以悟。無知小妹。俾自向阿父力爭。或可破此已成之局。孰知妹嬌憨性成。且年幼。不知爲身世計。謂婚姻事。父母主之。羞答答。怎好啓齒。余雖力以利害說之。妹卒不肯言含糊。至今余爲妹。蓋不知擔却幾許閒愁也。

親迎之期已迫。眉睫余乃助母爲妹理妝。若者繡。若者縫。忙忙如工作。偷得餘閒。輒背人彈淚。余知哥聞之。且囁。余曰。汝之爲此。正合着古詩二句。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也。然而十年姊妹。一旦分襟。惜別傷離。人同此慨。况妹此去如新鶯之入幽谷。大好春華。從茲無分爲之姊者。益難乎爲情矣。噫。星哥乎。慘劇之演。乃有更進一層者。余爲妹憂。爲妹悲。而妹猶無恙。余乃不啻自憂。而自悲。余於哥爲待闕。鶯鶯者。今與妹作換巢鸞鳳矣。彼于思于思之金氏郎。乃余之夫。而妹之姊壻耳。

少年駭愕曰。異哉。此事從何說起。余與妹指腹爲婚。今雖椿萱俱逝。鴛牒猶存。篋笥可證也。卿父母縱馳心榮利。視貧寒之子。不足以忝東牀。而息壤在彼。豈容遽食前言。且平日對於余。亦並未有所表示。卿殆誤耶。女郎曰。事實確。哥且止悲容。余竟其緒。方金氏婚未訂以前。燈前兒女圍坐笑語之際。父若母。輒以言聒余。謂兒長成矣。年華碧玉。

須合夫壻。金龜方爲快事。彼史家秋星才貌。雖不惡。而王孫式微。家道零落。雖有前約。不過兒時戲言。無足憑證。癩蝦蟆敢作天鵝想耶。余聞父母言。乃大不懌。覲然答曰。父言誤矣。兒聞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彼史郎雖貧。吾夫也。父母猶以爲動於客氣。非由衷之言。彼之意。以爲辭貧就富人。非至愚殆未有不願者。乃追問余曰。兒果願爲史郎妻乎。余應之曰。願則又追問曰。汝能甘藜藿之味乎。汝能任井臼之勞乎。余又噉應之曰。能則大怒曰。賤婢不自知恥。乃欲爲丐婦。以終老耶。有父母在。須不能任汝作下賤事。爲門楣辱也。哥乎。此言出於余父母之口。余早知消息之惡矣。所以不告哥者。恐傷哥心。且未知其遽出此僵桃代李之舉也。金氏之姻家人。皆知屬於妹。實則屬之余。因恐余知而拒。故爲此狡獪。卽阿妹亦同處悶葫蘆中。無一些知覺。至疇昔之夜。個中秘密始洩。露無遺星。哥乎。事已至此。試思妹何能爲力者。少年木然有頃。憤憤曰。果若是則卿父母直非人類何物。老奴敢作此忍心害理之事。余必以生命搏之。女郎止之曰。彼雖忍妹父母也。願哥詈妹勿詈妹父母。少年淒然曰。余何爲詈妹。棄余而他適。余亦知萬非妹願。願今且奈何妹乎。余他無所怨。所怨者蒼昊不仁。何奪吾所親之速。曙後孤。

星乃至一。無倚恃妹父母。既忍絕余矣。婚約雖存。其價值已等於亂紙堆中之片葉。卽訟之於官公堂。對簿時。孱弱如余。無金錢勢力爲先鋒。無親族交遊爲後盾。訟亦豈便得直已矣。已矣。夫復何言語至此。以雙手自摩其胸。氣結不能復續。

良久。復噫聲言曰。天乎。世甯有無生趣如余者。茫茫大地。直是羅刹之場。遑云情愛余去矣。不能爲寶玉之逃禪。當從琅琊於地下耳。語已。自榻上躍起。趨步下庭堦。女郎亦驚起。出亭追之。至一桐樹旁。遽抱其軀。而呼曰。星哥哥。星哥哥。毋遽去。妹尚有餘言未盡也。此時之女郎。似已失其知覺。彼心目中。星哥之化身。恐不止此一株桐樹也。

女郎既醒。四顧清寥。星哥安在。同步至亭畔。傍欄咽泣。口中頻呼。史秋星。金長源。不止若默。自商量者久之。微吁曰。玉纖玉纖。誰之妻耶。畢竟……是時耳畔忽有淒切聲起。應之曰。余妻余之妻。

少年出亭時。意已決絕。後回首見女郎。癡狀復大。不忍足乃爲之軟。躡女郎同亭畔。女郎泣益甚。少年亦大慟。一陣哀哭。月色爲之盡昏。少年哽咽曰。彼蒼者天。胡竟以此境處余語已復哭女郎。此時不能復忍。翻身投少年懷。悲呼曰。星哥哥。吾夫哥。其棄余早。

拚一死以報哥。顧乃不能。蓋事涉於妹妹。愛余。余死。妹且立殞。昨已爲余言之。余不忍。負妹。竟忍負耶。無情如余。願哥之棄余也。繼忽釋手。離少年。遠立曰。咄。余爲此態。仍是乞哥憐余已。負哥。哥勿復憐余矣。語已轉面。他嚮。若不欲復爲少年。見而增其哀痛者。少年以巾拭淚。仰空而啼。淒然久之。低喚女郎曰。妹妹。怎不回過臉兒來。余知妹意。欲於此時絕余。而殺余。後日之悲痛。妹意良苦。究竟余之悲痛。甯有已時耶。妹可爲他人妻。余不能爲他人夫也。女郎回首曰。哥言云何。余以真情待哥。哥乃以惡言嘔余。汝謂余可爲他人妻。余果願爲他人妻。不願嫁汝。寒酸子。此後請毋相見矣。語次。瞪其雙波。作餘怒未息狀。

少年破涕笑曰。玉纖。吾妻。勿矯作是態。以欺余。妹欲絕余。是在於妹。欲余絕妹。是烏能者。妹縱怒余。詈余。咒余。冀以絕余。而妹之名。妹之貌。仍一一鑄余心頭。經萬洗千磨。而不去。妹休矣。閱者諸君。女郎之意。良如少年言。欲激怒少年。以絕其念。旣爲少年道破。則復哇然而哭。少年前握女郎手曰。今夕爲我兩人相見最後之五分鐘矣。卽此短促之時間。今生恐難再得以哭泣了之寧。非可惜。且徒事哭泣。又奚裨者。豈能哭死。金長。

源哭回妹父母之心耶。妹其收淚起矣。女郎聞言不覺嫣然發一悲笑。微嘆曰。哥無真賴。既嘔人哭。復嘔人笑。耶少年歎曰。此所謂以死人瘞死人。無可奈何。只得自尋收局之一着。吾妻乎。今夕可行接吻之禮乎。女郎垂首不語。似無拒意。少年進抱其纖腰。俯而吻之。爲狀至憐愛。繼復哭曰。今夕一吻爲余與妹最初之吻。亦爲余與妹最後之吻矣。上帝乎其錫余等以來生之幸福。

夜如何。其東方未晞。雞聲茅店殘。月半天行客。早已着鞭。情人亦應分袂。歸來歸來。此間不可以久留。少年欲行。女郎悄然起曰。天明矣。余見此陽光。心猶有憾。哥在如陽光之照。余哥去則陽光沒矣。此後余之身世將黝黑如漆甯復有陽光之照耀者。陽光乎。汝不留以照余。乃催耶去。余余其奈陽光何別矣。吾夫前途珍重。少年掩面曰。玉纖吾妻。汝所言天將佑汝。余行矣。

第三章 秋星自述上

秋星曰。余家本湘籍。余父中年宦遊浙水。遂家於錢塘江畔。居停主人秦望雲富貴也。余父賃居其家。歷有年所。而一官冷棄無術肥家破。餓生塵。養蓄時苦不給。望雲知之。

始則讓其屋。直繼且貸。以餘錢解衣推食。出自相逢萍水之人。余父得其護庇。不歎長安居之不易。感戴殆難言。喻在昔管鮑分金多與。既屬苔岑舊好。又有同賈之誼。臨財而讓。似非難能。然已風高千古。望雲之於余父。一湘一浙。素乏半面一商一仕所趨異途。謂其結交顯宦。有所歆羨而爲之。則余父浮沈半世。祇剩得明月一襟。清風兩袖。無強權豪勢之可言。彼又奚羨者。見待若此。純由熱腸一片。沸盪而出。絕不參以一毫之私。欲以彼方此。今人豈讓古人。迄今追念前事。猶怪商人重利。是其恆情。彼望雲者。胡獨輕利而重義。然則所謂市井中皆小人者。斯言殆未可據。爲定論。望雲所爲。豈惟末俗所難抑。亦俠士之所貴也。

余之出世。在余父寓浙後之第一稔。方余誕時。望雲亦舉一女。卽余妻玉纖也。兒時嬉戲。兩小無猜。童子何知。依依作態。愛浪風生。啼痕雨染。中已培下歡苗。愛葉稍長。復與同塾。雙雙捧硯。隨侍絳帷。行坐必偕。無肩不並。夜歸笑語。賭記新詩。誦聲琅琅。如和鳴鸞鳳。兩家父母均爲之破顏。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或曰。此吾家女學士也。生男生女。一樣喜歡。一聲妹妹。一聲哥。爛熳天真。享盡家庭幸福。今此景猶在目前。卽二人之愁。

癡亦未稍變。兒時情性所恨。年華流水一去不迴。曾無幾時。而玉纖已娉娉孌孌。年屆豆蔻。梢頭旋出。墜歸闔。從事描顰。刺鳳鐵鎖。無情關住。滿園春色。從此彼作閨中之子。余爲檻外之人。春風人面。省識爲難。咫尺天涯。紅牆遙隔。前生欠下相思之債。卽於彼時爲開始償還之期。有時坐話堂前。驚鴻一瞥。亦祇含情脈脈相對。無言。蓋雛年已非格於禮禁。欲復如昔日之放浪形骸。笑言歡譁。堂上固難開方便之門。卽兩人亦自知其不可。余心因是怏怏。以例玉纖深閨獨處。有不嬌羞宛轉者乎。回首當年。厮磨耳鬢。雨窗夜讀。紅袖添香。一盞青燈。殊醇醺有餘味也。

余年十六。余父始以與玉纖襁褓締婚之事告余。且謂余曰。余受秦翁恩至渥。偃蹇如余。今生殆難答報。余老矣。秦翁年事亦與余埒。彼無子一握。掌珠旣已許汝。汝已得所託。將來可無飄蕩之虞。望汝奮志青雲。一洩老父不平之氣。且藉以報秦翁之恩。於萬一兩家後事。悉以付諸汝好爲之母。使老父他生尙需結草也。余聆斯言。旣悲且喜。曩昔兩情眷戀。若卽若離。臨風悵憶。每忽忽若有所亡。今則確知姻緣簿上早注姓名。搖搖無主之心。旌漸就甯貼。由是益自策勵。引錐刺股。深夜無眠。蓋人情有所冀。則易奮。

謂終必有苦盡甘來之一境焉。仰瞻老父鬚髮蒼然暮景忽忽如不及待。且知玉纖心中亦必望夫壻成名長日瓣香私祝。有時偶流於懈而一念玉纖勤奮之心卽起。畫中愛寵不啻爲余之座上嚴師矣。

初余之與玉纖同塾也。師爲秦氏聘。余不過以寄生之小草沐絳帳之餘春而已。迨玉纖輟讀。余遂棄塾就校。余父一家養贍尙賴望雲補助。甯有餘資爲其子求學之費。嗣後膏火之需束脩之供。蓋亦盡出諸秦氏。憫余小子學業粗成。飲水思源。伊誰之力。望雲之厚吾家也。至矣。余方欲力向前趨而厄運已逼余而至。余父暮年失志。滿目窮愁。貧病交加。遽作他鄉之鬼。臨命之際。呼望雲而囑之曰。余以陌路之人。託庇仁宇。二十年來受君之惠與海俱深。今別矣。一身解脫。四壁蕭條。遺此稚子。更以累君。此恩此德。余將挾入冥司。秉余一點誠心爲君祈福。望雲泣然曰。老友何言。此古人云。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君雖老不得志。後起有人。若余之終身。獨斯可悲耳。君今棄余而逝。余在世之期亦蓋僅矣。至君身後事一息尙存。未敢少懈。且小郎已爲余壻。親比一家尤可毋煩顧慮也。吾友行矣。余當時雖在哀痛之中。精神迷惘。然余父託孤之語及望

雲慰父之言。至今猶字字嵌諸腦際。余父歿後。棺衾之置。備窆窆之經營。脫膠者。望雲一人也。未幾而余母又相繼逝。傷哉余也。毛羽未豐。遽遭覆巢之痛。所遭不幸。況在他鄉。舉目無親。空手無金。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惟彼秦翁一再施仁。安死撫生。行所無事。世有此人。非孤兒之福星乎。余爲身受者。尤願爲普天下之無告孤兒。一一向秦翁請命也。

余家僅有四人。余父母及余外一爲余之乳媼。比余父母歿。家爲之毀。乳媼亦作辭巢燕。子不念主人。飛上人家新畫梁矣。煢煢孤影。寂寂雙棺。相對淒然。何以爲計。脫非秦翁。則父母之骸骨將委之於壑。爲狐狸蠅蚋之食料。而余小子一介微軀。如何流落。更有不可究詰者。余父母生時。余亦間接受秦翁之惠。父母旣死。余乃代父母爲直接受恩之人。余父生平亦狷介之士。不輕取與。一官匏繫萬里。棲遲遲舛。時乖抱恨。畢世爲之後者。不思所以自立。竟其未竟之志。報其未報之恩。是何腸腑矣。明知簷下不是安居。縱長者垂憐。不下逐客之令。時來慰藉之言。而絲蘿早訂。門戶無存。擲嬌女於龔人之子。此在恆情。不能自慊。秦翁亦猶人耳。縱能脫俗。詎便適懷而余也。一無能力。足以

自存并此屹立之四壁亦非爲余所有者數莖傲骨尙秉阿父遺傳硜硜未肯或失雅不願長爲寄食王孫颯顏向床頭人討生活卽愛我之玉纖聰明其質宛轉其心亦豈願余常甘雌伏不事雄飛無爲渠吐氣之日者一領儒冠已誤余父而至於死賣文總難求活奠字胡可療飢人生此世金錢勢力之範圍夫又奚能擺脫者余於是亟變方針易儒而商矣

余父歿時秦翁年事亦高數十年貨販往還舟車勞頓行商之苦百倍居買今已頭白成翁無復精神墨鑠既作倦飛之歸鳥長爲勿用之潛龍計其歷年所獲不下數百萬而任俠性成隨手揮霍散其大半卽余家亦爲彼一漏卮前後所貸纍纍者不知幾許辛苦一生所積之產祇廣廈十餘間良田五百畝餘無所儲迨年老不能事事錢源爲之立涸家食雖甘時有金盡床頭之歎而余復以贅疣之資格耗其血汗之餘資問心則生死均有難安論理則少壯本應努力余之爲商原因蓋在於此而於蠅營之暇爲彼處分家事督責佃工計一歲之盈虛司百端之出納婢僕病其衆則別其勤惰而決去留交際苦其繁則分其輕重而定厚薄用之可節者節之利之可興者興之勞怨不

辭夙夜。罔懈。蓋能替老人幾分心力。卽稍慰死父一點陰靈。一日萬幾。余小子敢不勉焉。此二年中公私交困。余力瘁矣。棄書城。遊利藪。與市井齷齪兒。鉤心鬪角。較盡錙銖。日奔走於囂塵。夜轉側於衾枕。一若人世間。舍此幾片臭銅。無一足爲余消遣之資者。余之人品。殆難問矣。雖然。余豈役於金錢哉。稜稜傲骨。迺余身所固有者。今若此。余有所爲也。余蓋欲假此以求余一生幸福之所在。錢流浩浩。中有慈航。可送余一葉之身。過渡入愛河深處也。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茫茫慾海中。有兩大阱。惟名與利。此外更有一陷人深坑。魔力亦不弱於前二者。則愛情。是已役於名利者。爲已役於愛情者。爲美人。而人之稱美人者。不曰名士。美人則曰黃金。美人。夫美人之性。天若何真坦。美人之心地。若何明潔。茲乃偶以虛僞之名士。冠以齷齪之黃金。若不如此不足成佳話者。然則美人之與名利。殆亦不無維繫耶。然美人所重者。愛情也。非名與利也。故以愛情得美人者。上也。以名士得美人者。其次也。以黃金得美人者。唐突美人之甚者也。惟是情海波瀾。兔起鶻突。純粹之愛情。恆不足敵。

變幻之人事。無名若利爲之後盾。則愛情一遭打擊。卽無補救之餘地。以是而人之役於愛情者。不得不從而役於名。役於利。如余者。卽被役之一人矣。

憶余幼時。與玉纖相偎相傍。如影隨形。嚶嚶啞啞笑啼中。俱含至樂。小兒女一味天真。醞釀作方春之雨。交潤心田。一點情芽。蓬然以茁。然當時祇知相愛。不知何以謂之愛。祇願長聚。不知何以能長聚也。洎乎年事漸長。稚氣漸除。於是知有所謂男女之別者。更有所謂夫妻之倫者。知此後兩人之身。將驅而入之禮防之內。一經隔絕。永永脫離。欲復修兒時情好。舍正式婚娶其道莫由。顧又知世之所謂婚姻者。多以黃金爲娶妻之代價。其上焉者。亦論人才。自顧此身。一失學之貧兒耳。財於何有。才於何有。祇秉余一點癡心。欲挽回夫命運。甯有濟者。至是始知余與玉纖之地位相懸。不啻天壤。則復嗒然神喪。而種種之妄念。以除。然余此時已深知愛情之眞理。眼底之玉纖。益與余遠。心頭之玉纖。轉益與余近。方寸靈犀。消息動矣。居嘗沈沈以思。悠悠若夢。悵望前途。杳不知其所極。慨想未已。而余父詔我矣。失望之餘。得此佳耗。喜極欲顛。而此時卽若有人爲余警告曰。吹皺一池春水。大有人在。在好爲之。毋謂良好。因緣事已大定也。一轉念。

間終覺余與玉纖之關係如牛女然中間隔着一河非得有方便之橋梁不能誕登夫彼岸而此橋梁造成之原料則須由余自覓於是而余之心乃如沸而起埋首芸窗刻苦自勵囊螢映雪無間寒暑謂不如是不足以對我玉纖也詎一名未得而終天之恨已來無窮家累重壓肩頭欲再理舊業非特力有未逮而歲亦不我與矣然余以玉纖故早抱一爲愛情服役之主見役於名而余之希望將成泡影不得已而思其次不能不借重於黃金矣計余前後所爲忽而縈情青紫忽而注意黃白行爲愈趨愈下志氣愈縮愈短顛倒沉淪於慾海之中茫不知返捫心自問余尙有本來面目果何爲而若此人知余昔役於名今役於利而不知余僅役於愛情耳自維余惡劣之命運無一足以敷娶妻之代價僅恃此雙方情愛一紙聘書幸福前途未必十分穩固不思有以補救之則敵余者日伺於旁不難於一掉舌一舉手間立破此已成之局也

憧憬擾擾往來於余之胸中者金錢耶愛情耶二者之價值余自能辨之卽玉纖亦早窺之於微矣猶憶某日之夕玉纖遇余於廊下視余而驚曰君其病乎何容光之晦澀也余曰病乎亦爲癡惛惛耳然余固未病長日溷跡塵閤塵沙撲面厚寸許神疲而形

亦與之俱。瘁卿不觀夫花乎。潤澤而豐腴。雨淋日炙。則萎矣。人亦猶是也。余貌本不如潘衛。而人世間憂辱焦勞之事。足以損我華年者。且相尋而未已。其能常保此濯濯之姿乎。余嘗攬鏡自鏡。亦深訝朱顏一瞬。胡別余之速。所幸者。余之靈臺晶瑩如舊。尙堪掬以示卿耳。玉纖聞余言。淚皆熒熒。若不勝憐惜者。繼乃曰。儂不願君之僕僕若斯也。君乎其毋自苦。彼儂來物。固何足重輕者。卽余之老父。慷慨成性。氣蓋人羣。夷金錢於糞土。亦非以富厚驕人者。儂身終爲哥有前途。似可無慮。人生所重者。亦祇此方寸而已。君何所不憊。而自尋煩惱爲余於困頓中。得此甜蜜之撫慰。於意滋適。而一腔心事。如梗在喉。益不能吐之於愛我者之前。則慨然答曰。卿言良是。史秋星豈爲金錢作奴隸者。惟受恩太深。此心殊不能無惴惴。且比來卿家狀況亦殊岌岌。此無可諱者在理。與勢卿宜偶一富豪之子。庶可稍補殘敝。而抒老父之憂。如余之萍蓬身世。固無以取貴於卿之家人。且亦何裨益者。余亦知卿之結想不在綺襦執袴之間。卽卿父亦非慕勢趨炎之輩。顧以余一人故。而使卿家一蹶。至於不振。卿亦輦蹙終身。對牛衣而揮淚。縱不抱怨。余亦身心滋累。因是而余之自責益不容稍寬。所以僕僕者。冀得一當以報。

若翁且以慰余已死之父母而余與卿亦得安樂一生免窮困無聊之苦非然者愛情雖好來日大難悠悠清夜如臥針氈余亦不能有甜美之夢也玉纖聞言意似不懌謂余曰君言令儂滋惑豈先有金錢而後論愛情歟若是則君視儂儂爲何而人父亦一錢不值者矣且吾家雖落咎非自君竭蹶支持爲力尙易君似無須介介君雖貧阿父固重君者余謝過曰余妄言之卿妄聽之果如卿言而兩人之愛情永遠不遭打擊者事甯非幸竊恐情場變幻之境天特設之以顛倒衆生冥冥中之主者正未必特爲吾兩人寬假耳玉纖乃默然此一番辨論距今不過月餘余戚戚焉若驚弓之鳥當時玉纖固未表同情疑余爲無疾而呻者而今竟何如

嗚呼世之爲德不卒而前後判若兩人者孰有如望雲耶以望雲之爲人豈可以常情測者其於余父也有生死肉骨之恩於余也亦有飲食教誨之德人卽犬馬亦何至懟及豢養之人而加以反噬故此後望雲待余縱不復如前之眷眷而淪陷余身至於一生不可申訴余也追念前塵亦不應對彼而含怨望矧彼之出此余固知其萬非得已且亦非有所厭惡於余老人夢夢殆未知余與玉纖情款深深已至極處今生殆難分

剖若知之者彼縱不爲余計獨不爲愛女計乎使余而稍有資產者亦足以自固望雲若不爲境所窘亦決不甘冒不韙出此逆理背情之舉以自喪其榮譽顛倒塵緣總是金錢作祟斯真余不共之仇也彼老人固何尤者余生不幸淪入孤寒已被棄於天矣余復不知自警致爲愛魔所障歷苦備艱妄冀非分世鳥有逆天行事而能如願以償者茲也一生幸福盡化輕煙歲月悠悠胡以自遣父乎母乎陰靈其未昧者其來助汝可憐之愛兒竭力以出此情坑也

第五章 玉釵敲斷

慘幕既開不能不於事前有所表白故假秋星口中自述之非閒筆亦非正文也每見作哀情小說者多於上半篇虛張疑陣極穠豔絢麗之致以爲由樂入哀之預備著者殊不喜此謂情既哀矣終無良果離離合合筆端嘯幻春光令人由後溯前歌哭不能自主固不如從頭至尾一路直哭到底之酣暢淋漓也閱者多解人此意或不余忤歎荒園訣別之次日秋星默坐一無人之室中沈沈若死旋啓其牀頭小篋出一瓏璫之玉釵摩挲拂拭者久之淚淫淫浸釵背條門簾啓一老人頽然入則秦翁也此時距金

姓迎娶期祇三日。翁此來殆有所白也。秋星見翁入急藏。釵於懷。強笑承迎。請翁坐。面上愁怨之色。爲之盡抑。知此老必資將斷腸消息至矣。乃靜默以待。其辭。秦翁囁嚅良久。始言曰。老夫有一事欲白。吾子惟茲事。子聞之。必不悅。故久久未能啓齒。秋星曰。翁言何指。殆謂令媛婚事乎。言未竟。頗悔其驟欲收舌。則已透牙關出矣。秦翁訝曰。子烏知此事者。秋星作遁詞曰。固微聞之。三日後爲霞妹佳期矣。茲言確否。秦翁色稍定曰。否。此中尙有隱祕。須爲子白。第吾言未出。則若爲我壻。我爲若翁。吾言一出。則爾我陌路矣。秋星聞言。面色灰死。但曰。翁試言之。勿吞吐也。秦翁忸怩曰。余言之。知子必斥余老悖。余初意亦不至是。顧人事之逼。余者日益窘急。欲不出於此。而不能。則余亦無奈。今明告子。余已將玉兒許於金氏。人知霞兒者僞也。斯言秋星若於未會玉纖前聞之。不知若何驚駭。或至暈絕。今雖先知惡耗。顧亦不能不憤憤詰曰。翁言得毋癩耶。翁已將女公子許金氏耶。果爾。則置余於何地。秦翁曰。子毋然其靜聽。吾言茲所爲余亦自知不甚合理。顧有一種萬不得已之苦衷。願子垂憫。子須知余此來非以強力壓汝。乃以溫言懇汝也。若子必苦苦詰余理由者。則試問子亦將置老夫於何地。秋星意漸平。

徐問曰。然則翁所謂不得已之苦衷者。可得聞歟。秦翁曰。余自老邁不堪。治事以來。有用而無生。今余資且罄。恐慌之狀。日蹙一日。諒子亦所深悉。長此以往。者不出一年。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以勢言。余既無子。應贅一多資之壻。庶可得其餘潤。遣此殘年。余自忖。余之爲此。於義固乖。於情似不無可諒。秋星曰。僅爲此歟。以翁之磊落。出此猥鄙下策。余竊爲翁不取。秦翁曰。子責我固當然。人非日暮途窮。亦疇肯倒行而逆施者。事至無可奈何。卽亦不能自重。以老夫頽唐之態。在世固亦無幾人。至暮年汲汲顧影。但計目前之適後事。且无暇問。又奚顧昔日之聲名者。今任子如何責余。余均願受。惟望子勿以此而有所介。介。秋星憤曰。此烏能不介。介者。然余固不敢責翁前事。皆余之過也。以余孤寒至此。固何得妄想攀高。自干罪戾。秦翁曰。此殊不然。以子矯矯。且若翁與余誼。亦不薄。苟能得子爲壻者。余甯不適。今余不得已而自食其言。亦正恃此舊誼。且知子不能慙余也。以余意度之。若翁厚余此情。或亦爲彼幽冥所許。秋星下淚曰。請翁勿再提死父矣。實告翁。使非余父受翁恩深。余非無氣。男兒亦當訟翁於公堂。以求曲直。世烏有坐視人之奪其妻而默不一較者。今翁既不肯以惠余父者。念余余顧不能。

不以念余父者感翁。余固無能爲翁之用心。不亦太酷乎。且余欲問翁此事。女公子已知之否。夫欲悔婚。則悔婚可耳。何必用此瞞人之計。秦翁曰。天下事根本謬者。則措置均謬。大概余之所爲。根本已謬。故設計用謀。均趨於卑。下方余初作是想。未嘗不審思。夫理迨欲與理戰。而理爲欲勝。清夜懷慚。猶欲暫自掩飾。至箭在弦上時。則亦不能終秘。秋星曰。如翁言。則女公子已知之矣。曾得其同意否。秦翁搖首曰。妮子倔強殊與老夫忤也。秋星曰。然則翁此着。不僅誤余。且誤女公子矣。婚姻大事。而以兒戲出之。類於娼妓之迎新送舊。且又以色爲餌。以金爲的。如買賣然。亦何怪女公子之不願乎。秦翁曰。此一段姻緣。良爲老夫一身計。然亦未嘗不爲吾女計。彼得託於富厚之家。一生可無凍餒。今雖未愜。久後必能相得。故此層老夫殊不爲意。至吾子之事。老夫苟一日不死者。當竭力爲子設法。秋星齧齒作聲。趣止之曰。翁休矣。余知翁意亦未有所不慊於余。不過憎我無資耳。余誠貧困。無聊拚此一身。與命運戰。或尙非寒乞終身者。翁亦知余數年來辱身降志。甘淪市井。日夜營營者。固思所以報翁也。脫翁能稍待者。區區資財。或尙能如翁所願。今事如春夢矣。翁已覺得快壻。而余則僅留此恥痛之紀念。爲情

場失敗之英雄。今余與翁之關係。所以未能遽絕者。阿父前事耿耿於心耳。至此後余之身世。將飄泊至於何等。即余亦殊難自料。總之微論如何。余即獲罪於天。終身淪棄。或竟槁餓以死。亦斷不敢再仰面求翁憐憫。且翁言爲余設法。試問此後翁家之貲。安所從出。若分潤金氏耶。君聘禮則直余之賣妻錢。百年後尙有餘腥者。秋星縱極無聊。亦何至用賣妻之錢以圖苟活。且余畢生希望已盡於斯。亦不願向萬孽叢中再唱求凰曲也。秦翁曰。此意老夫殊不解。老夫之意。謂人患無貲耳。苟有貲者。則妻妾子女之奉。何求而弗遂。失蜀尙有隴在。又何必所得之定爲蜀也。此時秦翁已思得一失彼。償此之計。特未便明言耳。秋星憤極。若弗聞者。遽起臨窗。仰天噓氣。續續不已。繼乃出玉釵於懷。捧之以泣。曰。此翁家定婚時信物也。今無用矣。遂力折釵。釵若然中斷。擲斷釵於地。而誓曰。翁識之。自今伊始。所不含辛茹苦。一洩貧寒兩字之辱者。有如此釵。秦翁覩狀。色大變。額上縐紋益如水受微風。稜稜起浪。意至不甯。伺秋星容少霽。乃進曰。余初不料子乃剛鯁。至是老夫此舉。直冒天下之不韙矣。顧茲事如棋子已誤落。無從收拾。奈何。今余亦不更覩顏向子絮絮。惟望子體先人遺意。恕此衰翁余行誠悖子。

志高不欲仰人鼻息。事亦良佳。至曩者若翁貸余之資。其勞早付之。無情一炬。且數亦非鉅。老夫自信。此後縱以昏耄謬厥行爲。惟此一點嚮義之心。至死應猶勃勃。吾子其無不釋。今日之言。誠難保不觸少年怒。顧非爲索逋來也。秦翁言時。聲微顫。俯仰若無所容。秋星聞言。長吁一聲。怒氣盡釋。心口相問曰。立汝前而哀汝者。乃汝父之死友。亦撫汝以長之恩人也。汝奈何不稍退讓。令彼踟躕。至於無地。乃急轉身向秦翁拱立致辭曰。小子知罪矣。余不自省。何以今日狂獷。至是致出言無擇。唐突老人。但翁亦須諒余。此驚怖慘怛之惡耗。滋難受也。今諸事可作爲死去。余不復芥蒂胸中。翁之前惠余亦永永不能忘。願舉余之愛情。生命及種種幸福。悉爲翁一人犧牲。而無怨茲。縱談久翁德矣。請送翁行。秦翁亦起曰。聞子言。余心滋慰。子宅心仁厚。天必佑汝。以福。且言且千子以出。出而自語曰。此子品致迥軼庸衆。苟能爲余子者。寧不大佳。惟壻似未可。彼金郎有貲。固勝渠十倍也。又曰。其初來勢頗不善。幾令余無可置喙。卒乃一落千丈。如縣羊之馴伏。亦可喜也。

第六章 浸潤之譜

望雲四十而鰥。其繼娶之夫人薛氏。既歸望雲。六年而誕二女。玉纖爲之長。次曰明霞。玉纖幼時。神清氣淑。一塵不染。肌理瑩徹。皎皎有光。腰支嫋娜。類顚柳瘦。不禁憐。其母曰。是模樣兒。乃真個玉人也。因以玉纖爲字。明霞則豐頤廣額。兩頰緋潤。如朝霞別饒穠豔。目光炯炯。媚而有威。韻遜於姊。而姿過之。亦雅稱厥名。玉纖多愁善病。居恆捧心。效西子顰。或至數日無語笑。且性傲。冷氣中人。如霜雪。其母曰。是兒前生遮莫是多言鸚鵡。故轉世乃默默若啞。因父易玉纖而戲呼以石頑。意謂人雖如玉而質乃不溫。殆一似玉非玉之頑石耳。明霞不然。憨跳好弄。喋喋向人作奇語。玲瓏活潑。以是能悅其親。就外表覩之。二人賦質既殊。得於親者。又厚薄迥異。或致參商之乖。顧閨房之內。初無間言。玉纖之憐愛其妹。尤甚於乃母。蓋彼有一種深意。聞之可憐。復可笑。謂人不幸爲女子。身豐於彼者。必嗇於此。阿妹嬌好。而又憨癡。殆亦未足爲福。其實己身憂患之事。亦正方興未艾。而設想乃若過來人之警後輩者。意彼斯時。命宮中之厄運。已怦然有動機矣。

玉纖未來之種種磨折。由於失愛。其親而失愛之原因。則坐夫性情之冷淡。玉纖初亦

不自喜。顧欲力矯。而有所不能。後彼自言。是非余咎此種性情。天殆特賦諸薄命人。以顛倒其身世者也。斯言其信然。以例明霞其性質。與玉纖處反對地位。而所遇亦未能較優。則眞無說可解矣。玉纖旣失愛。其親更有一人焉。從中爲之播弄其人爲薛子衡望雲之妻舅也。

薛子衡。無賴子也。父死。以博蕩其家。困頓無聊。來依其姊。姊憐而納之。令司出納。時望雲猶勞勞於外。歲或一歸省其孥。亦不問家事。子衡恃姊信任。得管鑰。而操縱之多所侵蝕。後望雲倦遊深隱。不出子衡時。以貲緡告。則設法彌補之。愈補愈空。漸至舉債矣。實則望雲一生積財。至厚。散於己之手中者。半入於子衡之私囊。者亦半。而望雲不察也。此秋星父死。望雲家益落。秋星以爲憂。且調知子衡所爲。乃乘間進言曰。翁家現狀。日見其剝。不早整之後。且無繼翁。今雖處無爲而未散之貲。計足供溫飽。似不應遽淪此境。中空之木。外加以蠹。其能久乎。在理余不應議及。長上顧余家兩世受翁惠。翁事卽余事。卽嫌疑有所難避。竊視薛叔未可恃也。翁亦注意及之否。望雲聞言。雖未遽信。顧亦不能無疑。乃舉歷年子衡經手之賬籍檢之。入若干。出若干。核對不符。莫可究詰。

望雲憬然曰。子言驗矣。余以親故。未加檢察。初不意其糜爛至此。顧余老耄。實難理此。亂絲爲今之計。且奈何。秋星曰。事幸敗。露尙可收拾。翁卽無心事。此庸可知之。而復放任。小子不敏。願於執業之暇。竭其餘力。以事翁事。或可稍補萬一。望雲曰。善。子能是。余無憂矣。乃命秋星輔助。子衡同治家政。實則助理其名。而監督其實也。

子衡以浪蕩餘生。茫無所歸。一旦斧柯得假。劣性復萌。歷年所攬望雲之資。大半供其博進。惟事剝蝕而應治之事。則諉於其下。無督率則亦從而互諉。佚惰相尋。百事俱廢。田畝之荒蕪者。且六七矣。迨秋星來。與同理圖窮匕見。無可掩避。則大懼。繼知一篇糊塗賬。已爲秋星告發。則又大恚。其始尙欲交懽。秋星以售其奸。而秋星心熱面冷。凜然不可犯。博興方熾。無所得資。則更大窘。子衡惰不治事。秋星或竟面斥之。欲尋瑕抵隙。以相報復。而卒不可得。且以望雲方倚重。雖銜之甚。而無如何。後乃獻媚於其姊。泣訴秋星相侮狀。且自陳無過。秋星言皆不實。等於裁賊復架詞。以毀秋星。秦夫人聞而信之。以秋星之蔑視其弟也。憤甚。曰。豎子胡敢爾。若身固何自來者。忘却若父母牛衣對泣時耶。則從而轉訴於望雲。曰。君冤吾弟矣。秋星小子。背恩忘義。吾家不能容此人。

望雲不聽則再言之。又不聽則繼之以泣。而望雲之心乃搖搖無主矣。人非至明浸漓之譖。未有不行者。望雲之信秋星也。未至其惑於邪也。宜也。自是以後。子衡每見秋星輒傲然有自得之色。意若曰。我有援汝寡助。汝何能爲行見。汝敗興而去耳。斯時望雲之待秋星已漸形冷淡。非復從前而秋星殊漠不爲意。盡心服務勤練從公也。如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秋星其未明此二言之意義乎。與小人並處而不早爲之防。致墮其彀中而不覺。則秋星自取之咎也。子衡知其譖之得行也。心樂甚以爲不三日則逐客令下矣。乃久而寂然。則復大戚。繼念秋星爲秦氏未來嬌客。並矚知秋星與玉纖雅有情愫。數年以後。彼之親且厚於我翁壻情熱。我將意冷如冰矣。因思必設法破壞之以快其私忿。且藉爲固寵地。遂益於姊前力詆秋星之短。伺姊意動而進曰。此子身熱。熱而性落落不可壻也。以姊家之門望甥女之明慧而適若人。辱沒何堪矣。且此亦不足爲彼福。以彼身分只合縮頭蜷牆。與黃臉婆兒啣啣度日耳。夫人默然則復進曰。若果壻個郎者。於姊家更有切膚之痛。夫人微昂其首問曰。切膚之痛若何。子衡曰。姊不憶姊夫年已望六而家業復零落乎。無子則依壻。此世俗之通例。今壻一貧無立錫之

秋星試問姊夫百年後姊將安依。且古人愛女則爲之計深遠。而姊乃令其下偶寒賤。亦甚非所以爲母之道也。夫人點首曰。弟之言然。茲事殊未愜。余意顧已有成約。奈何。子衡知其可動。則慰之曰。所謂成約者。昔時戲笑之談耳。指腹爲婚。此俗至陋。彼何能訟。訟亦何慮。是在姊之能斷。脫有轡轡。弟願以一身當之。夫人蹶然曰。若是則我終不令玉兒嫁個人。已弟厚。我能爲我物色一佳壻。否。子衡見其已決。則復要之曰。是不難。雖然。猶有慮。倘姊夫不允。則又成畫餅矣。夫人憤憤曰。勿再言。若姊夫言之。令人滋怒。史姓之婚。彼一人主之。亦未與余謀也。史翁夫婦之來吾家。至飢餓。不能出門戶。終身象養之。猶不足。復欲益以一女。是誠何心。今余意決矣。玉兒。余所生。提攜捧負。以至於長。誰之力耶。嫁雞嫁犬。由余遣之。於老奴何與者。子衡曰。姊能主此事。則弟可効力。報姊有日矣。乃欣然而出。曾無幾時。而一段惡姻緣。遂於以構成矣。實則此舉。初非望雲所願。而女子小人。交相媒孽。雖欲爲秋星左袒。而勢有不能。且後顧茫茫。無兒有女。富厚可託。貧賤何依。此意亦正與老婦同也。子衡與乃姊一席話。事極隱微。秋星固未屬耳。玉纖亦未爲屏後之蔡夫人也。迨事成。而李戴張冠。秘不宣示。亦子衡爲之主謀。卒乃

臨時發覺如迅雷之不及掩耳計亦毒矣。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金長源者揚城富宦子也。父爲黔中縣令。貪穢詔贖。當時有金剝皮之稱。其侵害百姓不止如薛綜之以一黃魚收一斛麥也。歷官廿餘年。易任七八次。積得造孽錢幾許。未及享用。遽歿於官。以遺長源。在理貪宦之後。必驕奢淫佚。不保其家。而長源殊不然。鄙吝存性。不捨一錢。於是人又奉以徽號。曰守財奴。而天資刻薄尤過其父。喜以重利盤剝貧民。雖破人家室。殘人性命。有所不恤。識者謂乃翁一生積惡。殆未盈貫。復有長源焉。以益之。天道好還。到頭有報。不於其身。必其子孫矣。顧長源雖他無所嗜。而特好漁色。色之所在。怪囊立破。娶婦醜而悍。長源在外有所遇。婦知之。輒大吼以是不能遂其慾。前年婦死。長源乃大樂。惜貌太不揚。巨耳闊喙。蠢然類野豕。滿身濁臭。中人欲暈。自好者多避之。若浼且年才三十。而鬚鬢者已繞頰盈腮。芟以利刃。不三日又蓬蓬如茅草。尤爲女子所不喜。晤之者僅一二河間數錢之流而已。久之長源意亦倦。且惜其費。思得一麗人而偶之。以爲終老是鄉。一勞永逸之計。然以醜男求美婦。事本至難。彼又

自恃門望不肯貶就人之慕其勢而欲壅之者或爲長源所不願長源之所欲者又輒爲人所不屑以是千闌百就事卒無成長源殊怏怏也

子衡於兩年前曾貸長源二百金以償博負久之不能償迄今合子母計之數且逾三百矣長源追逋甚急子衡無以應求展緩不許求減讓又不許至其家坐而索焉聲言且訴之官子衡窘極急切中籌思對付之法百不一當忽憶及彼方求偶而前日姊氏方以相攸爲囑喜曰得之矣我爲若兩人撮合一可以償債二可以得貲三可以慰姊氏之望四可以報秋星之怒一舉而四美具計無有妙於此者乃謂長源曰君母然苟能恕我而拋擲此數百金者則我終必有以報君長源怒曰我不受汝給以汝赤貧至此將以何報我縱汝口如蜜我心終如鐵子須知無論甘言苦語種種蠱人之技遇我必無幸能悅我者祇金錢耳今日之事我可誓之非三百金入我手終不出此門否則尙有一途令若妻隨我去事亦可了（子衡有妻美而賢事詳下文）噫若個美人兒隨汝窶人子一天風韻爲汝蕭瑟以盡我甚願憐而出之火坑也子衡冷笑曰若意良佳雖然余妻何足道今更有美於是者君欲聞而得之乎長源聞言色頓霽突起座間

曰。若妻美矣。更有美於若妻者乎。子衡作微嘖曰。子所言真所謂目不觀江海而以尺澤之水爲大觀也。我今試以星月喻美人。余妻之美一星輝之光耀耳。若人則皓皓之月也。若人貌豔如花而花失其嬌。膚白如玉而玉遜其膩。舉世所謂柳眉杏眼桃腮櫻唇種種可愛之名詞以喻若人。終嫌未當。余直無以名之。要之若人之美非復人世所有。殆天仙化人耳。長源聆悉張其大吻若盆。涎垂垂長寸許。作聲如怪鷗曰。美至是耶。子衡曰。猶未盡也。若人外美既無倫。內美尤獨絕。知史書善吟詠。錦心繡口。慧根種自前生。柳絮不足稱花。藥不足儷蓋。一盡善盡美之全才也。長源樂甚。移座近子衡。低聲問曰。眞耶。我不信。世有此人。子衡曰。我豈欺人者。信不信隨君。惟今有一問題在。君果欲得是人乎。長源覲然曰。若果有之。此我馨香禱祀以求之者也。子能爲我謀乎。子衡忽蹙眉作猛省狀曰。嘻。我忘却一事。語君羅敷已有夫矣。長源聞言臉色立沈。跳而起。指子衡厲聲曰。若眞無賴。半日以僞言誑我。趣以三百金來。我無暇復與若絮絮矣。子衡不爲動。徐言曰。少安毋躁。我言尙未畢也。長源聞之怒顏復霽。但曰。趣言之。趣言之。子衡曰。若人雖已有夫。然僅有婚約尙未遺嫁。君尙欲得之者。我力能毀其成約。拱手。

以獻之。君長源喜極。問曰。子言若此。子曾識其人耶。子衡曰。是安不識。實告君。若人非他。我甥女也。君猶不信者。明日可爲君取一小影來。長源曰。我信子矣。惟望子速爲我謀。子衡無語。注視長源面。若有所思。忽又顰蹙曰。大難大難。我又誤矣。以若人風貌如仙。此福正未易消受。如君尊範。甯能合格。彼前度劉郎。固一丰儀俊美之少年。欲其捨彼而就君難矣。長源聞之。霽色復陰。子衡續言曰。幸我爲渠家至戚。憑三寸不爛之舌。事尙可爲。雖然。何以報我言次。斜其目。覲長源。長源復喜曰。子能玉成此事者。前負我不責子償矣。子衡曰。僅止此耶。則君休矣。長源曰。然則子意若何。子衡舉手伸五指。使直覆其掌者。二長源驚曰。千金耶。安有是者。子衡曰。此猶爲至廉之值也。古人以千金買一笑。子今以千金買一人。甯不大便宜耶。且如此美醜不倫之賣買。爲值亦應視他人爲昂。長源曰。雖然。此數太鉅。得半可乎。子衡曰。非千金不可。君知之。我尙須焦屑。敝舌爲君說法。非容易可以享此也。長源曰。六百如何。子衡搖其首。不答。復故作猶笑。自語曰。美哉。若人美哉。若人欲得之者。大有人在。我任爲何人撮合。均可立致此千金之巨款也。長源急曰。又增百金矣。尙不可耶。子衡曰。若毋瑣瑣。若肯出此千金者。則我爲

汝行不爾。卽叩吾脛。使折亦不隨。若驅使也。長源大怒。叱曰。子真不良人哉。我爲子計。七白金已逾分矣。子衡見狀。忽懼。知彼性暴。事或決裂。且立責其前。貢乃曰。爾我總是舊交。我亦未能過拒。今允汝矣。趣爲我書券。三日後當以好音來也。言已。入內取紙筆。出促長源書券。共七白金。載明以三百金抵宿逋。餘四百金約於成婚之前三日交付。事畢。長源遂行。

婚約旣成。擇吉於三月後行禮。長源子衡均祝。年光速流。佳期早到。蓋一急於色。一急於財。願望不同。而心理則一。待旣至婚期之前三日。兩人不期而異地同聲一呼曰。好事近矣。是日之晨。子衡早起。卽往叩金氏之門。有僕出迎。詢知長源在客室中。室門猶扃。子衡逡巡不遽入。就窗隙中竊窺。其何作。則見長源新其衣冠。叉手直立於一絕大之着衣鏡前。自視其貌。下頰濯濯。類新蘗者。張口翕翕。作脣努舌縮諸醜態。俄而以手撫吻際。面露笑容。狀若自得。復力搖其兩耳。如對揮蒲葵之扇。子衡念如此。穉惡之狀。殆爲人類所罕有。不覺失聲大喊曰。好好。長源大驚。拔關出視。見子衡曰。是汝耶。汝來何作。子衡曰。特來賀汝。旦晚作新郎矣。長源大笑。請子衡入。謂之曰。子視我今日之儀。

表何如子衡曰美甚以子之貌證以子之心術或是盧杞復生也長源不解其作何語復自撫其頰曰我知美人惡髻恐以是觸新人怒故特雍之子衡曰人謂汝臉皮堅厚鑽之不破以我觀之殊未信子臉皮而果堅厚者是蓬蓬者胡能脫穎而出耶子毋恐新人且愛汝矣言已吃吃作顰顰笑長源以爲諛己也喜甚益舞手蹈足跳跟不已似神已外越矣良久子衡言曰若知我今日之來果爲何事乎長源曰不知子衡曰不知耶若忘今日爲何日耶趣以金出勿作態也長源聞言如受捶擊笑容盡斂囁嚅曰我知之成婚後與若未晚也子衡曰是不能我甯耐此前約具在子亦胡能自食其言長源曰子食言多矣何責我爲子衡厲聲曰果不與我耶長源曰然子將若何子衡曰不以爲事與子亦已佳定乎抑知我昔能毀他人之婚約以就子今卽能毀子之婚約而仍屬之他人勿悔勿悔我行矣投袂而起長源懼趣止之曰子且坐何至於此我與若矣忽忽遽入未幾取金出纍纍置案上把玩不忍釋手其容蹙然回首語子衡曰子誠太忍能以白刃刺余之心雖然知此四百金者爲汝賣其甥女之錢乎子得此天不宥汝以若所爲直獸耳子衡亦怒曰我爲獸子豈得爲人耶我爲人作蹇脩例可得酬受

此甯復有媿如子之貸人錢以博重利斯爲喪良之尤我賣其甥女子且賣其子孫矣長源默然不能置答知己之責彼乃以五百步笑百步也子衡探懷出券一手攬金瞥如鳥逝且行且自語曰哀哉甥女偶此荒飢今生已矣雖然金錢自可愛我何暇計他人之幸福若我不爲此者微特此四百金不能入我囊且何以償宿負恐今且待罪於公堂矣窘迫之中得成是計福至心靈事非偶然也

第八章 寒食侵淚到天明

時明霞年亦十六矣明眸善睐顧盼生姿落落大方綽有名門風範非復昔日之嬌癡欲醉時矣玉纖與秋星之情款明霞知之而復妬之迎風穉柳纔解風情居處無耶茫茫結想覩姊氏之行藏輒似羞而似懼謂人皆有偶胡阿儂身世獨悠悠也嘗私語玉纖曰女子適人爲第一苦事苟得其人猶可慰也不幸墮落終身以之妹立志已定非得如意人結自由婚兩心相印如阿姊之於星哥者誓不嫁矣玉纖笑且慰且譴之曰妹不羞耶長得幾許大便欲自尋良匹問訊東風效雛鶯出谷試啼聲耶比金氏來議婚明霞知之涕泣不食欲與父母爭覲覲不能出諸口玉纖愛妹情切代之作逆鱗之

批然卒無效。神喪氣沮。相對淒然。徒作無聊之慰藉。噫。詎知內幕一揭。而慰人者。又在被慰之列也。事既洩。明霞亦大憤。曩者事涉於己。敢怒不敢言。茲乃由己而過。渡及於姊。微論所適之人。奚若似此遊移無定。莫得主名。豈可謂之正當。試覘阿姊昔之爲己力爭者。今則飲泣不言矣。相人相己。一樣難堪。義憤之氣。勃不可遏。乃往見其母。侃侃言曰。父母何心。爲利所迷。出此駭人之舉。夫欲賣兒。則賣兒矣。何爲而又以姊易之也。夫人曰。事果屬於汝姊。與兒無與也。明霞辨曰。事屬於姊。歟。則何爲使兒擔此虛名。且姊已有耶。史氏之婚。亦父母所許。豈忘之耶。今若此。何以爲姊地。且何以處史郎者。夫人笑曰。兒無喋喋。阿父自有主張。兒且去。準備合歡筵上。爲阿姊頌多男也。明霞怒曰。父固悖母亦癩矣。兒女終身事。而草草至此。今明告母。金氏婚非兒所願。亦豈阿姊所甘能絕之者。固佳。如其不能。則兒願拚此一身。適諸金氏。以全阿姊之名。言時。淚隨聲下。伏地不起。夫人呼侍婢曰。速扶姑娘。姑娘暈矣。婢果來扶。明霞不肯起。哭益厲。冀以感動慈心。且哭且訴之間。夫人已惻惻入。不之顧矣。明霞歎曰。倫常奇變。竟至於此。茲事何大類演劇。儂與姊皆爲人作傀儡。儂若此。不知阿姊此時作何狀矣。急收淚往覓。

其姊至則玉纖橫陳榻上一手支枕一手持茗碗近其櫻脣作欲吸狀趨視之膩然而盈盞者紫霞膏也明霞大驚急奪其碗碗傾膏溢淋漓染衫袖勸之曰姊乎何至於此玉纖宛轉衾枕間髻髮俱鬆張目視明霞淚波汨汨如奔潮枕函盡濕似欲發吻而咽不成聲明霞覩此不覺一陣心酸亦嗚嗚報之以泣此時情景真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矣良久玉纖噫聲言曰余自樂死妹何爲而阻我余事非一死無以了之矣明霞答曰死非計也且死亦不了姊死妹亦死矣玉纖曰妹誤矣此事已與妹脫離關係也明霞曰是烏能脫離者姊之心妹知之妹之心姊甯不知耶妹欲舍身以救姊而父母不之許姊之幸福盡而妹之幸福亦與姊俱盡矣姊果死者妹豈獨生玉纖曰吾妹勿爾姊一生已矣妹之幸福正長又何必自尋苦趣余死已冤妹死更孽矣明霞曰處此家庭有何幸福死誠樂也雖然妹爲姊計死尙非時玉纖曰何謂非時明霞曰無名也玉纖曰爲情而死安得無名明霞曰情死私也且姊能以一死報星哥獨不慮星哥之亦將以一死殉姊耶姊死而妹死星哥亦死二人之死雖均非姊所恤不尙有父母在耶姊死則兩家皆毀姊必無死玉纖曰如妹言欲余忍辱而偷生乎然

則星哥又如何耶。彼烏能忽然於余者。明霞曰：是誠大難。然以妹思之。此事之發生。星哥殆亦不能無過。彼必結怨於舅氏。故舅氏以此報之。不然。胡以舅氏喪心至此。今事已無可挽。彼驟聞之。必悲痛不能自己。迨事過情遷。卽如浮雲流水矣。是在於姊姊能順命自安者。則大局似尙無妨礙。玉纖曰：妹言欺余矣。妹之言以測常人。則可。而非所論於個郎也。彼若失余。必終身抱憾。寧肯等閒飛上別枝花耶。彼念我摯。余誠不知如何。而可以負彼也。縱余甘負彼。彼亦能捨余而余此心已等沾泥之絮。名節何在。愛情何在。耶言已復伏枕而哭。明霞亦手撫姊懷。默然垂淚。蓋欲再覓一語以相慰。而不可復得也。旣而玉纖曰：余今決從妹。言棄私情。而全大局。忍嫁彼儻。丟開死字矣。嗟乎。上帝虐余。余將安訴。今姑縱淚三日。後此中且無我哭聲矣。旣又執明霞之手。嗚咽曰：余卽不死。此去亦無殊。赴死侯門。一入從此。蕭郎卽余與妹十年情好。寒宵擁背。繡閣談心。此樂亦甯可再得。或此卽爲與妹今生訣別之期。妹乎相聚祇三日矣。此三日中。妹不能離儂一步也。明霞聞言心痛欲裂。咽淚低應曰：諾。妹且與姊同眠矣。此玉纖未會秋星時之前夕事也。是夜姊妹兩人擁衾絮語。傷心。淚。哭到天明。而彼喪心之。

舅父此時且懷其新得之四百金并其甥女之性命在博場中盡情狂擲呼盧喝雉之聲喧嚷達旦與此一雙可憐蟲之哭聲遙相應答也

三日之光陰至迅所謂吉期者已相逼而來矣是日金氏迎娶之儀頗極煊赫爲閭里所屬目然在旁觀以爲可賀在當局則以爲可弔著書者卽亦不必爲之詳述方仲文之來謁岳也蹣跚登堂之際衆人視線咸集於新郎之一身仲文衣鮮美之服與其黑醜之面相輝映蔚爲奇彩仲文爲衆人目電所觸亦自覺蹣跚甚俄而黑色中不期而泛出桃花點點如深秋之蟹背無可逃避厥醜乃無其倫仲文自念其招風之巨耳若能移轉其前後之方向者此時猶得藉以自障其羞臉今又不能洵天公之惡作劇矣賀客中有滑稽者起立謂望雲曰敬爲翁賀昔韋銑擇壻得碧鸛雀今吾翁擇壻乃得烏鴉鴉雀同類是可曠世爲偶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衆皆匿笑而望雲自若也其意若曰吾所取於若人者在彼不在此耳有知望雲悔婚事者觀新壻之狀貌益不直望雲竊竊私議或至歎息失聲蓋似此不倫之婚配固不必於深宵聽環珮之聲而可知其夫妻之終始也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天下最可痛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仲文幸福之始期。卽爲秋星命運之末日。蕭齋獨坐。閱其無人熱鬧。淒涼兩極不堪之境。而好風多事。偏將此華堂笑語。隔院笙歌。一一送到愁人耳畔。傷哉秋星。何以堪此矣。泊乎青廬既張。三速玉人之駕。秋星默揣其時且至。欲出覘厥狀。而自顧已爲局外之人。衆目昭彰。有何顏面。旣前復却者。至再而三。卒乃自決曰。吾事且了。此最後之不可慘送。不目擊之以留余心坎中。無窮之紀念。乃潛行而出。摩挲淚眼。立庭隅遙望之時。玉纖方盛服。登輿萬頭。獨獨之中不甚了了。俄而簇擁以去。隱隱聞有號泣聲。若向之曰。吾夫告別矣。告別矣。輿行旣遠。秋星猶木立如癡。若魂已隨輿去者。良久始醒。幸未爲人見。惘然返室。嚴扃其門。伏案大哭。哭已復沈沈以思。心口自商量曰。爲今之計。去耶留耶。生耶死耶。不死則去。留決不可而生死之問題。則殊難解決也。游思未已。忽聞剝啄。隔戶問之。秦氏之紀綱也。曰。喜筵已設。東軒請小郎赴宴。主人待久矣。秋星應曰。爲我謝主人。適有恙已寢矣。僕逡巡自去。秋星歎曰。此老大惡。又送將催命符來也。時已薄暝。室

暗無燈。落落一齋。直類窳窳。秋星。嗒然危坐。於黑暗之中。形神俱槁。狀類枯廟中之古佛。沉靜之中。動機勃勃。憤火一腔。情魔十丈。各據胸頭。方寸地立時交戰。如瓶笙怒沸。如萬馬奔騰。幾欲裂腸破肺。而出俄而羣動盡息。如夢初醒。起立四顧。不知此身之所在。庭前有樹。上有鴝鵒。入夜悲鳴。聲淒以厲。若詔此窗內人曰。時至矣。塵世無樂境。不可以久留。何不乘風歸去。瓊樓玉宇中有人待君也。秋星此時死志已決。拔其佩刀。離案而立。將死未死之頃。萬千心緒。倏又如潮如海而來。乃極力自遏。默數壁上時計。叮嚀之聲。須臾漸鎮定。此時生趣都盡。覺此身寄此世界。乃一贅疣。卽已亦自厭棄。今決意與此贅疣爲最後之訣別。而求死後靈魂之安適。奮其周身全力。悉注於手中之利刃。閉目仰首。向喉際猛刺。鋒垂及矣。忽一念飄起。若有人突擊其手。刃不期而自落。撫胸自責曰。余何昏瞶。至是余胡可死死復何名。阿父飄蕩半世。僅遺我一點骨血。我死而史氏之祀且斬。父若母死狀之苦。昨日事耳。當時詔余者何語。余今尙無一事能就死。而靈魂有知者何所稟白於余父母之前。父母與妻子孰重。私情與大義孰重。是烏可不辨。且身爲男兒。乃不能庇一弱女子爲他人劫奪。以去此辱甯復可耐。余以礙於

望雲忍氣吞聲作寒蟬之噤一腔怨憤欲發洩而無從徒悲苦至於自戕聞者不察必謂個男子何無人氣奪妻之辱付之漠然勢窮力竭乃就死耳則雖欲比余於自經溝瀆之例尙覺其有所未當疇復有憐而惜之者余若竟死在余以爲殉情夫殉情固非得死之正且事至於此亦無情可殉也玉纖爲余之未婚妻十餘年來余心坎中所貯之愛情都爲彼一人收去卽今變起家庭事成決裂而名義猶在情愛非虛彼而不能捨余則到此榮辱哀樂關頭亦當決一死以明心迹固何忍絕恩斷義舍舊謀新作琵琶之別抱者彼不能死是無真情於余也可知而余顧貿焉殉之真不值一笑矣著者曰玉纖之不死爲其父母爲其弱妹實則爲秋星也知己若便死秋星必不堪以殉故勉強留此軀爲將來處置秋星之地疇昔之夜一盞紫霞與秋星此時志向正復相同秋星能以義自警臨決回頭獨不能爲玉纖諒其萬難宥其一死抑又何也

嘆色重重罩遍文窗六扇窗以內沈沈若黑獄秋星默坐移時思潮復汨汨而起覺此身累墜死固未可不死亦難回首前塵恍惚若夢今雖夢境已出而舉念成灰莽莽黃塵更無我秋星插足之餘地天下事縱可爲其如上帝已棄余何轉念之頃又不期痛

哭而呼父母使父若母有一人在者則余雖命不猶人亦何至被人屈辱而無從申訴望雲不足言相愛如玉纖今亦棄余如遺爬上高枝去矣世之真愛我者舍彼長眠之父母甯尙有可恃之人耶父母未沒之前固以爲余得所託死可無慮而人情變幻至於此極九原飲恨深矣受恩必報人事之常父母死則責在余身望雲而能念舊者余亦不容自寬其責今若此則以恩始以怨終怨未可報恩豈可以不報萬事皆了只此一事未了不速圖者死固難安生亦無自如之日此間不可再留余事亦不容稍緩父乎母乎其詔余以前程余其行矣嗚呼余今方悟世安有所謂情愛黃金而已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黃金者余之仇余決拚此身與之力戰戰而獲勝則余此生尙有吐氣之一日如其不勝則余力已盡命不可爲抱此孤憤訴之地下父母之前亦未爲晚思至此不僅死念全消轉覺此未了餘生至可寶貴慧劍一揮情絲寸斷自責曰汝戀戀於玉纖玉纖未嘗戀戀於汝也自今伊始不拋撇淨盡尙有素玉纖三字回旋於腦蒂者則汝直非有血氣之人類亦知彼此時紅氍毹上作何光景耶今姑安睡明日當洗心革面另爲一世人矣遽起就榻思展衾臥而門外剝啄之聲

復起秋星謂前僕又來也。憤極叱曰：毋溷余。余行且與此室長別矣。叱畢聞有人低聲應曰：星哥其一啓此關余明霞也。

明霞小於玉纖四齡。垂髫時隨阿姊與秋星同塾讀書。綠楊春好兩家并作一家。竹馬青梅同此雛年。況味愛根之種。豈僅二人比長。則銅雀臺高二喬深鎖。秋星與玉纖雖見面綦難。而情絲縷縷常於暗地作無形之接觸。有時傳箋花下密訴相思。可背阿娘要不能瞞朝夕相處之小妹。明霞從旁觀察甯不了然。於是形迹之間益與秋星疎遠。然其一寸芳心中固未嘗不有個郎之影象。深印其間。惟已知與己無關。則亦力闢此無根之想。祇覺身世飄搖漫無歸宿。月夕花晨縈思無既而已。至秋星則情有獨鍾。意無旁鶩。平時對於玉纖尙以禮自持。祇從暗裏關心。不於明處著迹。其視明霞殆如風馬牛之不及。又奚能垂念及之者。今不幸變起倉卒。意中人已不翼而飛。萬丈情絲正在隨風收卷之際。而曩昔避面之人忽際此夜。館無人傷心。欲絕時悄悄作臨邛之叩。此在秋星能毋有深詫其來笑兀者歟。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彈指聲中。秋星且疑且訝。亦不遽起拔關。俄而門外復言曰。星哥。其速納我。我有一言奉白。今乘華筵未撤之際。得間而來。移時恐阿母覓余不能久待也。秋星默揣渠來必爲玉纖事。姑納之。聽其何言。門啓。明霞入矣。忽驚曰。君胡獨坐黑暗中。乃不燃一燈耶。秋星答曰。然余今誠在黑暗中。然妹來當放一點光明矣。且言且覓火燃燈。使明燈光直射秋星面。慘白幾無人色。秋星轉視明霞。亦覺其容光黯澹。不復如前之豐妍。淚皆瑩然如桃花之含宿雨。俯首却立。欲語還羞。旣而言曰。察君顏色。何不豫之甚也。秋星微歎曰。妹且坐。余今亦無不豫。脫余頃者之意而不能自爲轉圜者。則妹入此門時。或見余尸橫陳地下也。明霞驚曰。君亦有此念耶。若然則正與余姊相同。妹知若二人……至此覺以下言語礙難出口。不期而頰暈紅潮。戛然遂止。秋星曰。妹言何謂。豈若姊曾覓死耶。明霞黯然答曰。然姊覓死者數矣。顧今從妹勸。茲念已泯。可告君毋慮也。秋星不語。旋冷笑曰。死乎是誠難我頃亦從死裏得生者。妹知之人至無聊而言死者皆僞也。一轉念則生矣。渠今且爲貴人婦。後福正無盡時。奚言死爲。語次對明霞眈眈作薄視。若將無窮怨憤盡洩之於一雙眸子者。明霞聞言。意似微愠。俄而泣下。舉袖自拭。

其淚顫聲答曰。昧君之言。似慙余姊。此亦難怪君。雖然。余姊苦也。琴焚。此夕。釵斷。今生個中播弄。自有有人在。是烏能咎彼者。君胡不諒而出此言。冤煞姊矣。秋星笑且起曰。女蘇秦來爲若姊作說客耶。妹勿以余言爲過。今日之事。乃若姊負余。非余負若姊。余能怨彼。乃真能愛彼也。噫。天下薄倖人。固不獨在男子。妹知之乎。明霞歎曰。君用心若此。妹可無言。然妹此來奉姊命也。君意似不滿於余姊之一死。抑知余姊之心。實已爲君碎盡。知一死則大局且敗。故留此羞痛餘生。易地以觀。君亦何嘗可死也。秋星傲然曰。然余烏得便死。余且將有所爲。明霞曰。君既自知不可死。則又奚責於余姊。妹知姊身雖他適。心終不肯負君。深慮君遭斯奇變。或至鬱鬱傷生。瀕行之際。猶密向余痛哭。叮嚀囑一視君爲狀。奚若妹憐其癡而痛念此事。實由余而發。當時亦欲拚此微軀。爲君與余姊犧牲之。而父母心如鐵石。無可轉圜。此願終不能遂。撫心自問。負罪良深。復念余姊瀕行之囑。不能不冒恥一行。慰君兼以慰姊。今君真能捐棄前情。鄙余姊而不復置念者。事亦至佳。妹當爲轉言於姊。以絕其念。若頃所言爲一時憤激。實非由衷者。則事已至此。亦望君善體姊心。放開懷抱。勉其大者遠者。勿以此而痛心疾首。悲嘸不能。

自聊遽卽於希望垂絕之境。則姊之心安而妹亦可以無恨。茲妹言已畢。行告別矣。秋星至此。心乃不能無動。猶強自支。厲揮手止明霞。勿行。長歎言曰。妹意良厚。余感之在理。余亦當以實言告妹。余今摧折已至極處。生人之趣。蕭索殆盡。所未甘心者。祇以孤寒兩字見棄於人。至於以無自伸。余心已毀。余憤難消。苟殘生一日存者。決不一日忘此辱。至若姊與余名義已絕。此後余之對彼。爲愛爲怨。爲戀爲棄。來日悠悠。余心腦中尙未得有真確之報告。則妹亦無須過問。明霞曰。君言然。妹與君無係屬。今夕之行。出於萬不獲已。此後亦不能再與君面。以言慰君。君固好男兒。茲事拂逆。安知非彼蒼有意欲玉君於成耶。遠大前程。幸自珍重。勿忘今夕之言。言已。遂行。秋星悄然返坐。面燈若醉。心灰寸寸。復與燈燐俱燃。回思明霞之言。玉纖固未嘗負余。余不應妄加揣度。將渠一片苦心。盡行冤沒。旋復自責。余奈何又涉此想。玉人有主。非復屬余。彼果負余。余固不應念彼。彼卽不負余。余亦當假作負余。觀力損此戀愛之魔。於余心坎之外。又奚事無益而自擾爲一念。方平一念復起。則又由玉纖而轉及於明霞。念個女郎柔情綽態。亦自可兒。渠當髫稚之年。固未嘗不惓惓於已。後知余二人已訂婚約。乃引嫌自避。

遂爾生疎。思至此。又力起。自責曰。明霞耶。是更何預汝事者。我賦命窮薄。一玉纖尙不能終有。至於中道。俄離畢生。抱憾情天。雖闔闔復有汝迴翔之地。一之爲甚。其何可再休矣。休矣。游思不除此後。又奚能立足。隨舉掌自攔其面。內訟良久。覺靈臺明淨。一空障翳。收拾餘思。闔扉寢矣。

彩輿旣逝。綺筵遂開。衆賓列坐。紛呶一室。雜以鼓樂之聲。益喧擾不可名狀。秦翁是日老懷滋適。碌碌竟日。若忘其倦。遍觴座客。就主席而坐焉。其枯黯之顏。若爲風吹縐者一再作春雲之展。又無故亂點其額。若喜壓眉梢。不勝其重量。停杯不飲。時必以手自掙其髻。扭之使上翹。以表示其得意。想其心中愉快已極。此時正遊神乎新築之壻鄉。而默想夫後來之蔗境。樂乃不可支。酒半酣。子衡坐息。至坐方定。額汗猶淋漓。氣咻咻作牛喘。曰。今日病矣。頃余送新人往成禮。後被邀入席。繼思姊夫必待我。且彼家待余以大賓。繁文縟節。令余不耐。不如此處之適。故託辭逃席。來與姊夫共此一杯歡喜酒也。語已聳肩作鷗鷺笑。秦翁喜甚。卽飛一觥酌子衡。曰。以此醉汝。勞子衡受而立。醵還飛一觥酌翁。曰。賀姊夫得佳壻。翁大笑。亦舉杯立醵。於是座客羣起。捧觴爲翁壽。翁不能

却一。盡之。翁衰年。怯酒。今夕。喜在心頭。不覺頻頻。而飲漸不能勝。酒紅徐徐上老人臉。若風信頻催。鮮豔乃嬈春葩。子衡復巧進諛詞。殷殷勸釀不已。比酒闌。燭灺客散。華堂翁已酩酊。足癱不能步。子衡亦被酒以身代杖。顛巍巍扶之以行。入內連呼曰。姊夫醉矣。姊夫醉矣。時夫人已寢。明霞猶在室中秉燭。以待見二人醉態。若瘋意至。不耐不得已。與婢媼輩掖翁入寢。甫及枕。哇然一聲。腹中酒已衝喉。出淋漓衾褥。及明霞襟袖。幾徧子衡。猶蹀躞往來。狂呼索茗爲姊夫解醒。明霞憤極。冷語曰。舅氏勞乎。盍少休。阿父老邁。長日愁煩。從未有如今日之樂。此不能不拜舅氏之賜也。子衡覲然曰。否。此皆姊夫之福。何與余者。茲夜已深。余需歸矣。明日再來視姊夫也。言已。跟跲奔出。明霞長歎一聲。暗思。世乃有此惡魔。此惡魔又爲余舅氏父母復奉之若神明。一若天恐我姊妹將來幸福圓滿。特假彼人之手以摧陷之者。正沈思間。忽聞翁醉夢中含糊自語曰。秋星孩子……今日乃不來面余。彼若與余忤者。可立出此門。否則……至此語漸不可辨。旋復呼然入睡。明霞聆悉。又不禁發一浩歎。微語曰。星哥大可憐。平日爲阿父處分家事。不辭困瘁。今日之事。彼有人心者。其烏能來阿父太懜懜醉中。猶不能恕彼不。

知吾卽不逐彼使去彼亦決不願再留吾家雖欲挽之而無從也語已徐步出室悄然歸寢心念昨宵尙與阿姊共枕今夕則天各一方不知阿姊此時又作何狀檢視枕函啼痕猶溼心傷魂斷欲睡不成又於淚世界中苦度一宵矣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著者曰大凡老年人之心理在在與少年相左少年人如春花愛好之性出自天然向陽怒發自有一種蓬勃氣象而腦海中久伏之一線情流卽乘此時飛越以出遇物卽滯有時戀情所迫或至并身家性命而不顧遑問金錢老年人如秋葉枯落之期已近蕭瑟乃至不堪閱歷既深情味淡薄自顧皮皺髮禿狀乃類鬼美的觀念於焉消滅所未能忘情者只有金錢蓋彼視世間萬事皆假惟此足爲安身立命之本其實彼在少年時心理何嘗如是惟一至垂暮則不期而自然變易其趨向壯則戒色老則戒得昔人之言殆不可易因此而老人之視少年恆覺其行爲動與已忤少年之視老人也亦然吾國婚制不良多數少年男女宛轉屈伏於老人專制權力之下因心理之反對演出種種惡劇而夫婦之道苦吾傳秋星玉纖兩人事不過苦海中一勺水滔滔者竇可

勝書耶。抑吾更有說。美人未必愛金錢。而金錢每與之結不解緣。且美人恆從金錢中產出。無金錢則情愛如朝露。而美人如空花。此秋星之所以失敗也。然彼此時固已悟。徹知奪余妻而與余爲難者。別有一物在。微特秦翁不足咎。卽子衡與長源亦無足深讎。惟有臥薪嘗胆。泣血椎心。誓與彼萬能之金錢決一最後之勝負。其意若曰。情世界者金錢世界也。金錢其要愛情。其輔助品也。余無金錢。玉纖遂非余妻。余若先有金錢。玉纖何嘗不是余妻。若是則余妻又何必定爲玉纖。卽妻此金錢也可矣。秋星能作是想。其果悟矣乎。未也。彼果悟者。愛情既歸烏有。金錢亦復何須。彼惟不能忘金錢。乃終不能忘玉纖。理想上有金錢精神。上仍有一余之妻。在此後之秋星塵障。乃更深一層矣。

著者涉筆至此。忽着此一段閒文。娓娓至數百言。閱者得毋生厭。然此爲吾書主旨所在。不覺多所申覆。一重黑幕。至是已盡揭。其真相而後來秋星與玉纖之關係。正不難由此而窺其究竟。閱者諸君亦知秋星此時之心理。究竟奚若乎。彼已力置玉纖勿念。而誓卽與此十年來衣食歌哭之地。言別一宵。睡穩胸次。盪然意彼將賦來朝走馬之篇。

無復遲疑。留戀矣。乃至次日。而秋星未行。一日不行。至於二日。二日不行。至於三日。其第三日。則玉纖歸甯之日也。

秋星之欲行。未行。閱者必謂彼斷癡情。尙殷餘戀。將待玉纖甯家謀最後之一面。此殊非是。秋星此行。漫無成見。茫茫前路。去將安依。以力窮勢絀。零丁孤苦之一人。貿焉作浪遊之舉。脚跟無線。莫定行蹤。能不神傷胆怯。欲前還却。而姑以少住爲佳。此秋星所以始而毅然。繼而躊躇。終而逗遛也。至彼此時。意中固視此不可以一朝居。且痛憤之餘。雅不願復面玉纖。徒增煩惱。謂彼已爲人婦。我卽屬門外之蕭郎。在理不應再面。彼且面彼奚益者。顧一聞玉纖歸甯。心復怦然以震。惟已立志不與彼面。則力自遏抑。務使此無聊之想。終歸消滅。長日伏處斗室。惱悶已極。乃於午後。獨涉荒園。蘇其筋脈。且爲避面玉纖之計。時已殘秋。向盡園中景象。呈極端之蕭瑟。萬木齊禿。百草皆枯。自然界一片生機。乃與秋星之希望同歸於盡。落葉積地。厚二三尺。然以埋秋星胸中之恨。猶嫌其太淺。四顧寂寥。悄無人跡。草際螢吟。亦息。惟有伏巢寒鳥。驚人倏起。撲簌作聲而已。秋星踽踽徐步於淒風淡日之中。惘然若夢。觸景興感。萬念如潮。復應候而至。

不覺頻頻駐足。思夫節序炎涼。與人情冷暖。變幻真同一轍。且若相爲感應。而不爽者。猶憶今歲之春園中景物。若何妍麗。日暖風和。花香鳥語。玉纖御新製之春服。與余攜手同遊。若翩翩雙蝶。藉芳草以爲茵。擁名花而作障。喁喁情話。備極愛戀。聞隔花。雁吹。則疑有人來。雙雙掩入。假山背後。此時此際。一若塵世間無限春光。爲吾兩人占盡者。今則芳時已逝。暮氣漸深。草木無知榮悴之常。若此而人事變遷。不期亦同入於歡。盡悲來之候。昔日嬉春豔侶。今更不知何往。惟遺隻影。獨對西風。此摧敗之園林。若爲吾闌殘之身世。寫照者。行行舊地。悵悵墜歡。真個不堪回首。秋星且行且思。由思入悟。覺人生所歷。無非夢境。而情場之變幻。又有甚者。余今已爲出夢之人。願永作無情之物。眼前落寞景象。不啻詔我以回頭之岸。從前之事。一去如烟。縱尙有微痕。留於腦帶。余亦將取靈河淨水。一一滌而去之。又奚事低徊不已者。旣而行至亭畔。寂寞闌干。無人管領。亭外棠花泣露。猶倚殘粧。淚染枝頭。釀出花光一片。共紅冰碧血而爭妍。惜花人去。祇留此斷腸餘豔。淚影絲絲。啼魂裊裊。媚此風寒日暮之天。縱懷幽恨。欲訴何從。秋星對此。蓋又不禁惆悵。臨風感時。灑淚矣。延佇移時。人意亦倦。乃入亭小憩。

噫。此一角小亭。非卽前宵淒風冷露涼月三星一雙可憐蟲。喁喁泣別之地耶。殘淚瑩然猶明。階際淒聲苦語牽袂依依爾時情景。蓋有足令秋星至死不能忘者。此時縱欲撇却一切而悲境當前。又復胡以自遣。於是癡伏欄杆掩面而泣良久。忽聞耳畔有人微語曰。星哥。汝在此耶。其聲甚稔。急張目視。則一縞衣女郎亭亭立於其側。審之玉容憔悴膏沐不施其人。非他玉纖也。秋星愕然却退。止於亭隅。面色灰死。四目互視。久久各無一語。旣而秋星顫聲曰。是汝耶。汝來胡爲。且汝何人。吾乃不識。噫。吾痼發矣。言次以兩手亂揮。不已。女郎泣且前曰。星哥。毋作此態。儂爲爾妻。玉纖詎不識耶。秋星曰。玉纖。耶。汝已嫁金長源。豈得復爲余妻。金夫人。汝見我何言。速言之。否則請退。人言滋可畏也。玉纖力忍言曰。君勿不情。乃爾此言出之。他人固無足怪。惟君似未可前夜告君何語。尙憶之耶。秋星曰。憶之。惟汝已棄余矣。今日相逢。便成陌路。尙何言者。噫。玉纖。吾不欺汝。吾實恨汝刺骨矣。此語甫出口。亦自覺其太忍。旋轉面他。嚮似不欲見。玉纖聞此言。後爲狀奚若。俄聞玉纖悲呼曰。星哥。君恨我固當。亦知我尙將誰恨者。此心旣不爲君諒。則我惟有訴之於天耳。然天固無言以答我。則我……語至此。已泣不成聲。秋

星不復能支。則立轉其面長歎。言曰。纖妹。汝且勿悲。我亦不自解。今日何以不能自制。多所唐突。然汝當恕我。我自問。今生終不能得汝。故亦不願復見汝。頃者所云。我以萬忍出之。固非由衷之言也。以我思之。汝今已爲人婦。亦似以忘我爲得言。次向玉纖作平視。復曰。汝今日寧家何爲而衣此縞素。乃不嫌不吉耶。玉纖咽泣。發一乾笑曰。忘君耶。是烏能忘者。至我今日御此素服。自視殊稱。蓋我固凶人。又何不吉之嫌。我一日不死者。且將服此終身。羅綺叢中。寧尙有我。秦玉纖歡笑之分耶。秋星聞言。噫氣至再。既乃泣曰。天平以汝風貌。我固未足偶汝。然使汝所適者爲勝我十倍之人。則我復奚怨。今乃偶此荒儉。縱庸福無窮。而此深憐痛愛之心。恐已不復能如我之懇切。嗟乎。纖妹。我良爲汝悲之。玉纖曰。是亦無奈。君亦不必恤我。卽恤我亦不能救我。徒痛我心耳。茲我有一言告君。此心生死屬之君子。雖適彼儉。固有其名。而無其實。此後彼若強逼者。決拚一死以了此局。留將乾淨之軀爲與君異日相見。黃泉之地。嗟乎。星哥。我今無以對君。惟有堅持此念。至死不渝。君信我言。庶幾稍慰無聊也。秋星泣不可仰。良久答曰。纖妹。我負汝良多。汝乃不怨我。我復何堪。汝之苦衷。霞妹亦爲我詳述。汝今日所遭。皆

我累汝我一丈夫不能庇汝自顧實無顏立於天地之間玉纖曰君毋言此此我之命也薄命人今生已矣君大事未了毋遽灰頽天下不乏佳麗……語未畢秋星趣止之曰勿言勿言汝爲我而寡我寧不能爲汝而鰥耶惟今亦有實言告汝我旦晚且行後會茫茫或在青楓黑塞間矣玉纖驚愕曰行耶君行又安往者秋星曰此難自定惟決行耳玉纖曰似此境地久處良非所宜君行佳也雖然君既去我家將復誰恃我不能止君弗行惟望君勿忘……至此戛然而止悲戚中若含有羞愧之容秋星曰汝意何指殆指若父耶我父母受若父大恩此萬死不能忘者且我此行正爲渠也然以孤窮之人負絕大之希望又豈必遂能如願前途運命聽之於天事可圖者則我尙有歸期否則將爲項王不復見江東父老矣玉纖無語以淚眼瞪視秋星怔怔不已卒乃歎曰阿父誤君無怪君憤憤至是秋星於此時知玉纖心中至爲不適則強慰之曰纖妹平情論之茲事實非汝父之咎殆天不欲使有情人成眷屬也於是兩人相抱互偎其臉而哭久久不輟設非明霞來報催歸與至者滔滔情淚正不知瀉到幾時休也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其明日。秦氏家中。遂不復見秋星之影。留書一緘。以別秦翁。秦翁聞而愕然。既而笑曰。孺子負氣。竟不別而行耶。命取其書閱之。書曰。

秋星行矣。後會茫茫。在理應面辭長者。以當永別。顧自維寒薄之軀。固已見棄於翁。我欲見翁。翁或不願見我。故甯藏此羞顏。怱然而去。然終不能無言者。以翁固爲我生死難忘之人。此次別翁而去。在我祇有感翁之心。並無慙翁之意。皇天后土實鑒斯言。在翁或謂我念一朝之忿。輕萬里之行。其實非也。秋星好男兒。豈長此寄人籬下者耶。回憶十年來。蒙養之恩。及吾父吾母終身依恃之德。夙夜在心。未嘗或釋。曩以翁爲道義中人。見翁家業之凋零。深願竭其綿薄。稍補翁事。藉以圖報。於萬一今知翁之所欲。只在金錢道義兩字。有所未遑。則一片赤心。或已不復爲翁所諒。而吾所以報翁者。舍金錢外。更無他途。可以自效。夫我一孤兒。窮蹙至此。又安所得金錢者。每一念及。如芒刺背。椎心泣血。痛何可言。雖欲不行。不可得也。人在壯年。固宜自覓立足之地。卽父母之蔭。亦復難恃。矧受庇於他人。今他人固已棄我。且以大辱加諸我身。而我猶以檐下爲安居。戀戀不去。靜待逐客之令。下是豈復有人心者。吾父

吾母亦將痛哭於九原而恨不肖子之毫不知恥矣。雖然人情蜀道世態秋雲。我以子然一身作無家之別。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翹企前途未嘗不望而却步。所可藉以自勵者。惟持余至堅之決心。挾余極大之願望。勇往直前。與惡劣之命運決一死戰。幸而得當則我事可了。雖死亦當無憾。翁且棄我世界上。固已無人見憐。我惟有乞憐於上蒼。乞憐於已死之父母。默相我。以前途之平坦。使計窮力竭。終呼負者。則我亦不作生還之想。至於客死他鄉。一靈未泯。亦當化個啼鵲之鳥。乘風歸來向翁申訴。自我行後。請以五稔爲期。不得我消息者。則我必顛頓以死。否則滿載而歸之日。卽銜環報德之時。亦卽吾父吾母九泉含笑之秋也。翁其識之。秋星留白。

秦翁閱竟。俯首微歎。良久無言。明霞在旁竊讀其書。瑩然出涕。曰。星哥行矣。奈何。秦翁曰。行則行耳。又焉用汝爲。渠惜別者。明霞曰。兒試問父。星哥果何負於吾家者。而必逼之使行。秦翁曰。是又奇矣。彼自欲行。吾固未嘗逐彼。明霞歎曰。阿父不思以父待彼。若此是固何異於逐彼者。彼一孤窮無告之人。一旦含憤而去。縱不效魯連之蹈海。而世路崎嶇。孤行殊險。此去前途吉兇正難預卜。一有差池。則史氏之祀且斬。阿父一生好

善獨忍心於一可憐之孤兒聽其飄蕩無依耶秦翁悟遣家人四出覓秋星不獲顧語明霞曰是非吾之所能爲力矣吾所爲雖背於理尙合於情且未嘗責彼償負是兒志大言誇未免少年盛氣然絕交不出惡聲其用心殊厚幸而邀天之佑假以萬里長風砉然破浪而去則吾今日之所爲未始非玉彼於成也明霞憤曰父言然兒意苦心忍性如若人者天必佑之以成其志兒且側耳以待好音矣言已拂袖逕入

吾書今回筆敘秋星矣無意中又與玉纖作一番慘聚猜嫌怨恨之心已爲數行血淚溶化無迹顧亦無所戀戀知今生情孽至此極端慘痛之境殆已清償從此斬斷葛藤還我自在亦大佳事惟世緣未淨心盡氣絕之餘不能不於塵海中復有所事此亦無奈欲早了此事卽不能一刻自逸以是行計益決無復遲徊挑燈夜半艸成留別之書自問此後若終不得志者今生亦決不再面秦翁此時不別而行正以留一些未盡之緣爲異日重來之地翁存心若此必不復能念我知我行亦必不復能留我而我固亦不願彼留卽留我亦無益則亦何爭此臨行之一面者於是略整行裝坐以待旦當秦氏家人睡夢之中秋星已冒曉風踏殘月而去以彼十年親愛如骨肉之人臨行乃

只留得一紙此豈秋星之忍抑亦情勢之所必出於此也

荒郊叢塚之旁有破廟焉。廟久無主。紅牆之角全傾。白板之扉虛掩。入內則蛛絲鳥糞觸目。淒涼陰森。森如入鬼窟。蓋是中久無人居。向爲異鄉人之客死。是間及貧民之無力營葬者。厝棺之所。廟中原有之神像。已不知何往。而縱橫於地上者。惟見此纍然之紀念品。東壁有雙樁並頭而棲。樁前各有朱字一行。雖被塵封。約略尙可辨識。殆夫若婦也。某日之晨。有一人推扉直入。逕趨雙樁前。伏地而哭。甚哀。樁中人非他。卽秋星之父母。而哭者卽窮途無告之秋星也。秋星父母以湘人爲浙鬼。雙棺寂寞。寄厝是間。夜臺不孤。首邱未正。將待秋星之長而歸葬焉。是晨秋星悄然出秦氏之門。中途忽憶及此。遂過破廟。將以是行之。意嚮告諸父母之靈。且哭且呼曰。父乎。母乎。亦知不肖兒爲人吐棄。呼籲無門乎。亦知不肖兒將獨行躑躅。飄泊天涯。乎。生受大恩。死復以孤兒累人。魂魄不歸故鄉。骸骨委之荒土。吾不幸之父母。一生潦倒。惡運如環。旋繞不絕。以至於死。而兒也。代父母作抵償之人。父母死而如環之惡運。遂轉而旋繞兒身。兒初不識人情之冷煖。今乃識之。兒初不信天道之渺茫。今乃信之。以吾父平日立身行事。爲

士。則。爲。端。人。爲。官。則。爲。廉。吏。心。迹。光。明。孽。根。未。種。奈。何。而。及。身。獲。此。奇。窮。之。惡。報。猶。不。足。更。波。及。於。所。生。之。兒。父。母。愛。兒。死。後。應。不。忘。兒。若。知。兒。今。日。之。所。遭。兒。知。父。母。之。目。終。不。瞑。也。嗟。乎。父。母。不。能。復。生。兒。又。未。能。遠。死。萬。事。皆。非。只。餘。羞。辱。不。偉。辱。已。且。辱。吾。父。母。兒。知。父。母。必。不。願。兒。忍。辱。偷。生。而。望。兒。之。一。雪。此。辱。慰。父。母。於。重。泉。也。今。也。萬。不。得。已。別。吾。父。母。之。靈。以。去。以。未。了。之。餘。生。作。孤。注。之。一。擲。明。知。蜀。道。秋。雲。人。情。一。例。荆。天。棘。地。立。足。何。從。然。兒。實。不。能。耐。矣。此。身。兒。已。視。爲。已。死。不。復。加。以。一。毫。之。珍。惜。雖。有。萬。險。亦。必。蹈。之。秉。兒。至。誠。極。愚。之。心。前。途。事。業。或。尙。有。萬。一。之。希。冀。果。天。從。人。願。者。則。千。金。報。德。之。後。兒。卽。負。父。母。遺。骨。歸。葬。先。人。之。塋。廬。墓。終。身。孤。棲。畢。世。時。至。則。行。尙。可。承。歡。於。地。下。一。生。志。願。盡。在。於。此。今。當。發。軔。之。始。尙。望。吾。父。吾。母。於。冥。冥。中。爲。兒。之。保。護。人。俾。兒。此。去。出。險。入。夷。去。兇。就。吉。一。無。障。礙。以。底。於。成。則。兒。之。心。事。早。了。一。日。卽。父。母。之。幽。靈。早。慰。一。日。兒。之。生。趣。已。短。在。世。之。日。亦。不。願。其。長。此。事。一。了。卽。不。願。復。覩。此。黑。暗。污。濁。之。世。界。而。以。及。早。脫。離。爲。快。父。乎。母。乎。其。亦。憐。兒。之。遇。而。嘉。兒。之。志。乎。陰。靈。不。遠。其。鑒。兒。誠。爲。兒。臂。助。不。然。兒。命。至。惡。兒。力。又。至。微。庸。能。與。彼。萬。能。之。金。錢。爭。此。不。

可知之勝負哉。秋星且哭且訴。既而聲漸低。斷續如游絲久之。乃嘶然而竭。空堂沉沉。冥然不答。惟有尖風若簇。刺入窗櫺。颼颼作響。若有鬼魂憑之而歛歛者。而穴壁之鼯鼠。聞聲出窺。見人亦不驚。竄作械械之聲。以和之。蝙蝠三四自暗處突起。繞室而飛。翅拍拍若巨魚撥刺。景象至爲慘厲。而庭前古木數株。無情落葉。更蕭蕭下一片。商音觸耳。都成悲趣。秋星拜禱既畢。知不可留。乃勉支而起。掩面遽出。與雙轡告別。與此無人之破廟亦告別。

第十三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維時朝暾未上。宿霧猶濃。長隄十里一色迷漫。四野荒雞猶喔喔。亂啼不已。曉風自林端來。惻惻生寒。拂面若削。衣袂受風飄飄。而舉風從衣隙刺入肌膚。冷如潑水。令人戰慄。不能步。萬戶無聲。濃霜寸許。覆遍鱗鱗碧瓦。如張大幕以庇護此中人之甜夢。四顧沈寂。路上行人與天際晨星同其寥落。蓋人非有甚不得已之事。又曷肯於此時舍香衾之餘暖。作行脚之奔波者。秋星出破廟後。負袂前趨。惘然不辨南北。俄而一輪紅日已掛銅鉦。陽光直射秋星之面。煦然有春意。而秋星之心胸仍嚴冷如隆冬。隨路幾折。

步入通衢。漸漸聞市喧。旭光之下。人影憧憧。秋星。僂僂。以行。垂首及胸。以避路人。之目。衝盡轉一深巷。巷裏人家一例。嚴局雙扉。高睡未起。市聲已遠。行人復稀。惟有一二。荆布女郎。手提筠籃。滿貯黃英。紫豔。循牆而走。聲聲高唱。賣花。俾牆內之戀戀。黑甜者聞之。而知時晏。秋星見之。俯首而歎。念若輩亦係深閨弱質。不耐風霜。何爲撇却溫柔。淩晨奔越。不過以貧故。欲博蠅頭利。遂不惜伶仃弱足。踏遍曉霜。彼金屋佳人。此時方與多情夫婿。挽臂雙棲。昵首鴛鴦之枕。偎身翡翠之衾。意暖於春夢。多如絮。縱隔牆兒。唱破嬌喉。兀自惺忪不起也。同一紅顏。彼則度溫馨之歲月。此獨操勞悴之生涯。甚矣貧之一字。坑人不輕。直將家庭間種種幸福。身體上種種自由。悉數剝奪。以盡若輩。以花爲業。安分營生。換得青蚨雙蛾。便展他無所希冀。亦不識人世間尙有愁煩之事。聽彼喚賣聲中。似含至藥。我今負氣而出。所挾之欲望。正復相類。然而無家之別。莫問歸期。不盡之情。空隨流水。精神苦痛之餘。風塵再歷。此行復無一定趨嚮。空帶得一腔悲憤。萬種窮愁。莽天涯。何去何從。所圖之事。尙在虛懸。夢幻之中。杳不可必然。則我之身命。乃較彼賣花女郎。尙不如遠甚也。秋星且行且歎。不覺步爲之蹇。神經奮亂。亦不審所。

歷者爲何地。躑躅間。聞後有呼聲。曰。前行者爲史公子耶。秋星駐足回顧。則一雛鬟亭立於道旁。諦視之。瞿然曰。汝舊雲耶。何爲而在此。閱者誌之。舊雲者。乃玉纖之侍婢。而勝諸金氏者。吾書素未敘其人。蓋留以待今日秋星之一遇也。

舊雲視秋星亦喜。曰。果是史公子。省婢子一番跋涉矣。秋星曰。汝言何謂。欲覓我耶。舊雲曰。奉姑娘命。歸視公子。因恐公子早行。囑婢子破曉卽往。不意出門不數武。卽與公子相值。計時尙未達卯。公子行色忽忽。將何詣耶。秋星嗒然曰。視我奚爲。我行又寧有定旨耶。舊雲曰。姑娘有物遺公子也。言次。探袖出一錦囊。針縫密密。珍重授秋星。秋星伸掌受之。勢頗沉重。審視良久。而一縷酸辛已由心頭上達。腦際熱淚騰騰。勢將破眶而出。乃竭力自忍。俾仍向腹內倒流。納錦囊於懷。不復視吁聲。謂舊雲姑娘尙有何語者。舊雲曰。姑娘謂若公子勢在必行。亦不能相阻。但囑公子善保玉體。此外則惟有淚珠一掬而已。無他語也。言已。以袖障面。狀似甚悲。秋星昂首長吁。以舒其鬱氣。旣復俯視舊雲。唇吻撇撇。若欲有所詢。囁囁復止。如是者再終不能出口。灰白之面。條上一絲微紅。容色益醜。慘無匹。久之。問舊雲曰。汝頃言出門不數武。豈汝家近在此間耶。舊雲

回首向西遙指一家曰公子乃未知彼處卽金氏之居也秋星拭目望之朱扉雙峙儼然闕閤不禁黯然發一浩歎念此爲誰家吾妻乃處其中耶銅雀巍巍小喬安在相違尺咫便是人天吾妻乎亦知門外蕭郎猶自徘徊道左欲一望見顏色而不可得耶佇望移時氣爲之索忽自省曰噫我不宜再戀矣卽語舊雲曰汝歸寄語姑娘幸自愛善事耶君毋以我爲念嗟乎舊雲行矣再見言已不待答詞掉首遂行舊雲追呼之而秋星已渺

秋星鼓氣疾行略不返顧惶急之狀乃類中魔旣而神漸清步漸緩計自昧爽啓行顛越半日爲程已多加以宵來失眠精力不繼行行重行行漸覺兩足滯重舉步若干鈞勢難復前無何行經一橋秋星勉力以登釋鞵於地小憩橋欄之上俯首以思念我此行乃類喪家之犬盲然前往莫知所歸長此行不擇途東西馳突恐卽至踵決履穿天寒日暮終不能越出武林一寸土爲今之計必得離去此間再計他事而如何可以離去決非盲趨所能達且亦決非徒步所能勝然則舟耶車耶我旣非識途之馬又曷從得指迷之人耶嗟乎秋星前途茫茫將愈行而愈黑僅僅初步已不勝歧路之悲矣雖

然秋星今日之遭遇慘酷已臻極點此一綫之生路天必不忍再絕之以促其命正無庸著者爲之代憂也

秋星獨坐橋欄徬徨無主之際有人焉背負行裝吁吁然來既達橋巔見秋星急止步而呼之其聲甚諗秋星昂視則立於其前者爲隣居陳大郎亦商界衆人秋星夙所認識者也大郎問曰公子欲詣滬濱耶秋星聞而竊喜念我今茫無所適詣滬亦佳視大郎狀皇皇度亦欲作滬行者正可藉彼爲導因逕答曰然我將詣滬也大郎曰然則吾儕可同行時已近七鐘早車且開公子奈何尙逗遛於此趣行趣行猶可及也秋星應而起取袱加諸肩大郎曰公子慙乎吾視公子神色乃不佳類失睡者此袱吾可代公子負之秋星曰謹謝君我力尙能勝也因相與就道下橋向北而趨大郎步殊健秋星望息從其後隨路幾折而車站已至遠望人頭獨獨語聲若沸知去開車時匪遠矣大郎曰幸未失事公子欲購二等票乎秋星曰否三等足矣大郎且釋其裝曰公子可少待吾爲公子購票去秋星檢資付之大郎轉身向人叢中摩肩而進移時票已購得忽忽登車覓座甫定而汽笛一聲車已隆隆而逝

大郎年三十餘。操業雖賤。而爲人勤恪。能治事。且有至性。里閭嘖嘖。騰孝譽。與人交亦深沈。有肝膽。秋星夙重之。今日天假之緣。不期而遇。旣免失路之悲。且得旅行之伴。秋星倚之。乃如長城。念我甫出門。卽遇是人。以爲我助。此亦順利之兆。前途希望正未必竟無一分之足恃。因此惶惑無主之心。得漸趨於鎮定。車駛二十分鐘。行經荒野。野風自車窗送入。與車中惡濁之氣相乘除。乘客均爲爽然。相與攀話。聲浪成潮。秋星與大郎坐處相距至近。枯坐無聊。則亦藉閒談以自遣。大郎問秋星曰。公子詣滬。公幹何事乎。秋星赧然答曰。偶思出遊。實無所事。大郎曰。海上繁華。今非昔比。陷人坑穽。所在多有。殊非少年人所宜涉。足公子至彼一切尤宜自慎。毋貽後日無窮之悔也。秋星聆言默念。大郎非知我者。乃儕我於冶游之紈袴。然雅意殷拳。滋可紉感。人至受盡白眼。幾弔影之時。偶聞一二親切之言。縱癢隔靴搔痒。亦覺情同挾纊。斯人斯世。已分無緣不意尙有熱腸者。款款輸誠於我。不覺自哀而旋自慰也。則謹答曰。謝君關愛。顧我行囊不充。無多金足供揮霍。此可無慮。且余此次旅行。尙屬破題兒。第一遭不第。風月場中未窺門徑。卽尋常行旅。所應知者亦多。昧昧尙望過來人一指迷津也。大郎曰。公子赴

滬乃初次幸與我偕。自當相導。不使公子有人地生疎之苦也。秋星因轉問曰。然則君至滬。又奚事者。大郎曰。我乃訪一友。人是人。貧乏時。曾貸余資。茲聞其在滬。某商家爲司事。月入頗不薄。而我年來運乃大惡。至不能供事。蓄曩者。貸人之款。理應索償。故此行殊不能已也。秋星問曰。爲數鉅耶。大郎曰。否。僅百金耳。秋星不語。念金錢魔力。誠大吾人僕僕風塵勞事。馬熙來攘往。乃終不能軼出其範圍。大郎此行爲索逋。我此行則爲償逋。凡人當少年氣盛。資用寬裕之際。往往能以義自策。拯人危難。迨夫境遇漸劣。則義心亦衰。昔之拯人者。今且望人之拯我。此亦報施之常理。以大郎之心。推望雲之心。彼豈真能盡忘前事而無所責望於余者。則我此行胡可不勉。旣又轉念曰。余之逋。實已以余妻償之矣。異日余卽能捧金以獻余妻。亦豈能完璧而歸耶。至此不覺微微而歎。怨憤填膺。不能自克。幸此時大郎方深思其胸中之事。未暇審視秋星之面。不然見彼慘厲之顏色。必且動其疑駭。而加以詰問矣。久之大郎復曰。我此去無論索得與否。三日後必返。蓋我之職務。乃不能久曠也。公子若不事久羈者。歸時仍可相共。庶免長途寂寞也。秋星漫應之曰。與君偕返。甚善。旋自念曰。歸乎。余已不作是想矣。武林

本非吾土。故園亦已無家。渺茲一身。合作天涯。飄泊人耳。問答有頃。而車已停。則歇浦至矣。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秋星蒞滬後。與大郎同寓於某旅館。旅館亦爲大郎介紹。卸裝既竟。秋星鸞腸鳴如雷。飢不可忍。方悟今晨倉皇就道。乃未進食。卽呼侍者備餐。餐已。日已哺矣。大郎謂秋星曰。公子今晚尙思出游乎。秋星曰否。我懣甚。思少寐以養神。大郎曰。然則我不能久候。我欲乘此時訪友。以畢吾事。明日再與公子作竟日游。惟彼處離此甚遙。此去若能相值者。歸時必晏。晚餐可毋待我。秋星曰。請君自便。如能早歸者。我仍候君同餐也。大郎應而去。沈沈孤館。四顧洞然。秋星此時心神俱疲。不覺昏昏思睡。乃掩扉拂榻而寢。遽遽一枕。夢境至甜。至金烏西墜。電火齊明。始自黑甜鄉中返。醒而起視。則大郎尙未歸。未幾侍者以晚餐進。秋星知大郎已不返。膳則一人獨餽。困睡之餘。舌澀喉燥。食乃不能下咽。略進少許。卽止。釋箸呼茶。侍者以茗碗置案上。微殘肴以去。回頭目秋星而笑。意似謂。個少年來滬。奚事既至。乃於逆旅中白日酣睡。不越雷池一步。其行蹤乃令人

莫測也。侍者既去。秋星取茶徐飲之。心脾爲清。默坐以待大郎之歸。而轆轤心事。復於此時盤旋。以起念及此身之流浪。無依前路之杳茫。莫卜不禁神傷魂悸。今日若不遇大郎者。並不能至此。然大郎亦豈能終件我。彼不日且歸去後。我又將誰恃。旅滬亦非久計。大地茫茫。果奚適而可者。由今測後。思緒愈紛。志忑幾不能耐。旋復自解。我之運命。權乃操自上蒼。今淪此境。初非自作之孽。則後日之事。我亦豈能自主。他人更何能助我。生死順逆。可一任彼蒼之擺佈。愁慮亦有奚益者。雜念就息。忽憶及今晨蒨雲授我一錦裹。云係余妻所遺。不知內貯何物。盍乘此無人之際。一展視之。乃探懷出裏就燈光下。裂其縫處。忽一物落几案。錚然有聲。急矚之。澄澄照眼者。金釧一雙也。更視他物。尙有一小錦匣。一白紙裹。啓匣而視。明珠十顆。大如菽豆。再取紙裹展之。而突現於眼前者。乃足令秋星驚痛交加。不能逼視。蓋裹中物非他。幾幅淚箋。綴以香雲一疊。乃自個儂頭上翦下者。膏澤猶存。情絲已殺。秋星覩此。能不肝腸寸斷。耶。淒惋良久。揉目閱其牋曰。

星哥鑒此荒園再訣。天日爲愁。從此一別已矣。已矣。此後妹與哥相見之期。當待諸

九泉或卜諸再世以兩人膠合之情懷百年鐵鑄之姻緣而結果至成夢幻泡影各不相顧此誠不能咎天心之太酷然亦人謀不臧有以致之使當朕兆初萌之際早爲之所或尚可挽救於萬一而今無及矣人不幸而生此罪惡之社會既不能有一分自主之能力又不能泯其知覺喪其情意木強沕穆瞢然茫然以傀儡之身任彼惡魔之屠殺更不能以堅忍之心強毅之性一成不變百折不回俟橫逆之來而竭力加以反抗惟是吞聲飲泣隨波逐流以其色身爲羣雄角逐之目的物誰勝則身爲誰得而名義愛情胥置不問至其所以制勝之具又別無他種別器不過恃金錢之勢力以肆其強奪豪取之手段而已噫一身非賭賽之品雙方非貿易之場所謂愛情者至高潔至單純惟其高潔所以不容以勢利之見相混惟其單純所以無第三者插入之餘地然而不能相混者竟相混矣不能插入者竟插入矣浸假而金錢戰勝愛情矣浸假而主體變爲客體矣迎新送舊以閨閣效勾欄割恩斷愛視薰砧如陌路天下慘變非常之事孰有甚於是者生此五濁世界而爲有情之物豈得謂之福乎妹與哥乃不幸而遭此夫以妹今日之所遭卽在旁觀亦爲妹羞之惡之

何況當局妹既無微力以抗生我之父母亦應決一死以報愛我之星哥何爲而戀戀餘生不自引決忍辱含垢以負哥者自負證以妹平昔之心何等光明皎潔今日之事微特哥不能爲妹諒卽妹亦無能自諒然此中固大有不得已者在哥之心一妹之心哥不能死則妹何敢死夫使妹父母不以家業凋敝後顧汲汲者決不出此倒行逆施之舉使哥不以與吾家有從前之關係亦決不至受此奇辱而忽然舍置無辨訴之餘地哥因念已死之父母遂不能懟妹父母妹顧可以戀兒女之私情蔑天倫之大義一意輕生重傷父母之心乎今妹與哥之愛情均已死去妹與哥之幸福均已剝哥爲孝子妹亦願爲孝女青衫紅袖兩兩分頭各行其志以了此生欲爲性分內之完人不能不爲情場中之恨人矣嗟乎星哥無可奈何致成此局傷心之事至斯已極簷下低頭良久計男兒七尺軀何處無容足地胡踟促作驢駒爲以哥用心之苦矢願之宏天壤茫茫必有佳境祝哥此去否極泰來所向無阻翼乎如鴻毛之遇順天不負人知哥之終必有以自慰而慰妹矣至妹此後何以自處毋煩哥代爲妹慮昨已爲哥言之善操舟者輾轉於疾風駭浪之中而不釋其柁妹將

以操舟之技。操我之身。白刃可蹈。而此志不可奪。凶人強橫。其奈我何。妹嘗自計。不爲關盼盼。亦作馮元元。春風別院。秋雨長門。拚此殘軀。度幽囚歲月。已耳行矣。星哥。願勿復念妹也。金釧一雙。明珠十顆。估其價值。當逾千金。不腆微物。聊助行裝。此妹之私蓄。幸勿視爲非義。而遽唾棄青絲一縷。乃妹身所固有。剪以遺哥。藉留紀念。無他意也。今妹亦不復以情語亂哥。懷抱望哥前途珍重。努力自愛。毋懷憤以自戕。毋悲觀以自餒。妹身不屬哥。而一縷弱魂。固無時不繞哥左右。千山萬水。實追隨之。臨書淒感。意不盡宣。伏維愛察。玉纖叩叩。

秋星閱竟。不覺淚如瀉鉛。無能自止。回首前塵。彌復大慟。良久拭淚。而覆閱之。閱已復哭。哭止復閱。如是者三四。狼籍淚痕已盡透紙背。燈明如月。照此美麗之花牋。乃黯淡而無色。繼聞其泣且歎曰。秋星。秋星。薄命不祥之身。重負我多情之妹氏矣。妹爲我而失其幸福。此數日中。正不知憂傷憔悴。至於胡地個中。歲月有非後主以淚洗面。易安人比黃花所足狀其萬一者。我爲彼心愛之人。乃坐視而無從援手。至欲詢小婢以近狀。而亦訥訥不能出口。椎心泣血。痛何可言。我今忍心棄彼而去。彼尙能以此書勗我。

慘痛之紀念。品復於此時入。余眼際嗟乎。纖妹。余將何以爲情。因取金釧。摩挲之。復取明珠。玩弄之。覺玉纖贈此二物。良非無意。知己之貧。欲有所助於己。俾己所圖得。所憑藉。用意至深。寓情彌苦。橫遭摧折之餘。忽荷此意。中人逾格之待遇。縱氣短心灰。亦當藉以復振。矧秋星苦心孤詣。初未灰頽。得此一激而進。取之心。乃益確乎。其不可拔。則一紙斷腸之書。卽異日成功之券。已更視此一握愁絲。尤覺刺心難忍。乃含淚取而吻之。木然相對者有頃。聽壁上時計。已叮噹鳴十下。忽憶大郎且歸。此裏中之物。何可爲彼見。則取巾力拭其淚。暈摺疊花牋。并斷髮置一處。更取金珠一一收拾。仍加以裹納之貼胸之小衣袋內。甫畢事。而叩扉聲起。大郎歸矣。

大郎旣入。醺然有酒意。跛倚就坐。秋星問曰。君訪得若友乎。大郎曰。遇之。蒙渠殷殷相款。留余晚餐。舊友重逢。留連轟飲。遂忘時晏。頃彼方以車送余歸也。秋星曰。然則債必索得矣。大郎曰。否。須於明日上午往取。今日乃未便也。旣復曰。晚近人情浮薄。交道衰微。朋友之間。以利始。以怨終者。比比皆是。如吾友。其人已不可多得矣。言時面色怡然。意甚自得。秋星若有所觸。微吁曰。信如君言。人心殊未易測也。君友殆猶古道中人。乃

不負君言。已舉目視壁鐘。曰。十時三刻矣。君明晨尙有事。盍早睡。以資養息。大郎應而起曰。我今日飲乃逾量。頭目昏昏。幾不勝酒力。得睡至佳。公子亦宜早睡。明晨勾當畢。當與公子作竟日遊也。秋星諾之。大郎乃就左榻而寢。秋星獨坐移時。亦無聊就枕。心神繚亂。睡不能安。大郎鼾聲如牛。益喧聒擾人魂夢。輾轉終宵。至曉籌已報。睡魔始翩然惠顧。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遽遽一枕醒來。日上三竿矣。起視左榻已空。大郎不知於何時去。盥洗畢。略進晨餐。獨居深念。亦不思出。日將哺。聞叩戶聲。秋星意大郎歸也。起而納之。來者非大郎。爲一年約二十許之少年。見秋星問曰。君非史姓自浙來此者耶。秋星審視來人。實不識。疑爲秦翁遣來留行者。顧其人操皖音。殊弗類。復應之曰。然我姓史。昨自武林來。足下爲誰。何以識我。少年被詰。亦期期不能遽答。既而曰。幸恕唐突。鄙人尙有所詢。君原籍武林否。秋星愈奇。答曰。否。我本湘籍。而僑於浙者。惟君何以詢及此。少年復問曰。貴族中有名直字繼魚者。君識之乎。秋星驚曰。是吾父也。少年狂喜曰。君乃史恩人之哲嗣耶。踏

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遇合之奇。乃有若是此行爲不虛矣。秋星聞言。懷疑滋甚。又以恩人稱其父。益惶惑不能解。因延少年入坐而問之。曰。君何以識吾父。恩人之稱。又何來。幸明以教我。少年笑曰。君乃未知吾宋姓。字玉卿。籍皖之無爲。爲二十年前尊翁。曾爲敝邑宰。先父諱湘濤。爲邑諸生。以擁厚貲。爲奸人誣陷。前邑令不察。已羅織成獄。尊翁後至。廉得其情。冤乃得白。我父由是感激涕零。尊翁亦以先父學行不惡。特加青眼。簿書鞅掌之餘。文酒留連。遂成莫逆。三年尊翁解職去。後任繼至仇家。久蟄思動。復躍躍欲試。其故技風聲微露。先父知故鄉不可居矣。乃貨田產。挈眷屬附商船渡海。止於哈爾濱家焉。遙憶尊翁。又不識下車何處。雲天渺渺。魚雁沈沈。海外逋亡。徒切瞻依之想。鬱鬱以終者已五年於茲矣。先父臨歿時。曾囑余得便南歸。詳詢尊翁出處。歸來告慰亡魂。余遵遺囑。五年中三至江南。輾轉訪求。迄無所得。此次來滬。亦爲此事留滯。是問者已半月。昨偶向逆旅主人索閱過客循環之簿。見君姓氏。疑是我意中欲得之人。不圖天假之緣。竟償厥願。或亦老父陰靈默爲嚮導。敢問尊翁安在。可容晚輩一觀慈顏否。秋星聆悉。少年言疑障層層盡行揭破。念吾父浮沈半世。尙有此一些遺

爰留在人間。俾今日末路孤兒。遭逢意外。不禁駭極。而喜喜極。而悲。流涕答曰。我出世晚。此事乃未知。父亦未語我。以有故人在。曉人事變遷。至易。烏有歷時至數十年之久。而風景依然者。今君詢吾父。吾父之歿。蓋亦在五年前。想早與而翁攜手於九原矣。玉卿詫曰。尊翁亦已脫離塵網多時。耶。憶尊翁宰吾邑時。吾齡纔六七爾。時尊翁已屆中年。尙未叶熊羆之夢。吾父每引袁隨園萬事先人子獨遲之例。以相慰。今君春秋幾許矣。秋星曰。言之赧。人行已蹉跎。及冠。玉卿曰。然則吾癡長七齡。想君呱呱墮地之時。當在尊翁去吾邑一年之後。屈指計之。正二十寒暑。無缺亦無零也。蘭玉兩家均已長成。如許而白頭二老。亦不期而同時。萎化朱顏。黃土小刼滄桑。今君能以二十年來。尊翁出處詳以見告。以慰我私心嚮慕之忱乎。秋星至此。不由不百感橫生。惘然欲絕。念玉卿雖相逢萍水。而誼深故舊。垂詢殷殷。似無妨盡傾肺腑。乃泫然述其父暮年潦倒。依人偃蹇。沒世之狀。及一己見逐於人。無家可歸之苦。祇隱去。秦翁悔婚事。玉卿歎曰。有是哉。世事真不堪問矣。曩每聞先父述及尊翁廉明正直。居官不受一錢。而摘奸發伏。雷厲風行。一方有神明之頌。蓋不僅吾父身受大恩已也。砥行如此。食報如彼。倘所

謂天道是耶。非耶。彼秦氏既有恩於尊翁。亦好義之徒而死。後人情遽隨流水爲德。不卒。是誠何心。吾子不屑嗟來憤求。自立絕裾。上道拔劍出門。以純孝心。腸圖非常事業。苦心忍性。可感可欽。惟前途所嚮深願一識。意趣其久留滬上。抑效蕭郎之遠遊乎。秋星曰。感君見愛。敢不實告。我係一失路之人。遑問東西南北。今者來申。亦隨一鄉人至此。無事可圖。行且他往。夫人至無家可歸。則隨風飄蕩。又復何所底止。而零丁一身。亦正不足自惜。余卽欲自惜。人又誰惜。余者茲惟有走遍天涯。求吾大欲至力盡而踣於中道。固意中事。亦不望骸骨之歸故鄉矣。言已喟然。玉卿曰。君遇大酷言之殊愴人懷。然留此身在甯。無得志之時。風塵或有知音。江湖亦多佳境。前程無量。勿徒悵悵作頽喪語也。抑僕更有私衷。願以陳之。左右僕襲先人遺業。溫飽有餘。年來在哈經營商業。所獲不貲。君茲既無所適。不嫌唐突。盍從我至哈。共享安樂。則君無家而有家。亦無事作。艸艸之勞人發。栖栖之浩歎矣。秋星怫然曰。君誤矣。我惟不欲依賴他人。以至於此。今事急而就子。是與我之初志相違矣。且懷與安實敗名。君無故厚我於義。固有未合。而我覘顏受君庇護。置大事於不顧。是以犬馬自待。而君之愛我。適以酖我。也不敢聞。

命請從此辭。玉卿曰：不然。君欲爲父報恩，我亦欲爲父報恩。我爲此請，正合義之至者也。君志節堅厲，我亦何敢強挽。惟我尚有未盡之意。君今所圖舍商業，殆無他顧。以言商業，則不才從事久，此中略有把握，而哈埠繁盛，亦爲商業之中心，願與君效管鮑故事，合力經營，或非無益。君事如是，則君仍得自立之實，免依人之嫌，而我亦得略效微勞。爲先父報大恩於萬一，各盡其心，而不背於義，或尙爲君子所不棄乎？秋星立志不屈，決絕言行，初無顧慮，而營營孤影，渺渺前程，固未嘗不望人之一援手。特所謂援手者，不過如瞽者之得相，不至誤入迷途而進行，仍須自主。若無功食祿，輾轉依人，萬非秋星所願。故玉卿之言，遂逆其耳。此非矯情，乃秋星之所以爲秋星也。比問玉卿續發之語，則正與己意相合，以素乏一面之人，而惓惓至是，窮途得此，寧能無感？又思玉卿爲此固非無因，其用心正與己同，卽略得其助，問心似可無愧，而遭逢之巧，適在己進退維谷之時。蓋冥冥中有牽絲者，報施不爽，因果分明。老父陰靈直能保護孤兒於死後，則益復感念不置。旋答玉卿曰：君誠款款我復何辭？願隨鞭蹬同賦長征，不復徘徊歧路矣。玉卿喜曰：爽哉君也。吾輩傾蓋論交，幸得同舟共濟，前程萬里，敢請行期。秋星

曰。海上繁華。我原不戀。君若無意久留者。來朝走馬。如何。玉卿曰。似此甚善。吾尚有瑣事。當於今日了之。茲姑暫別。君可整束行具。明晨來候君也。言已。鄭重出門而去。秋星此時心神鎮定。暫免愁煩。默察玉卿爲人忠誠。可恃。前途得此臂助。詎非大幸。自念貿然出門。行止初無所擇。乃得大郎相導。遂來滬上。於無意中遇玉卿。雖云會合無常。蓋亦上蒼默佑。以眼前所歷種種。卜之不幸之身。或未必終爲天棄。吾其勉矣。未幾大郎得金歸。與秋星同進午餐。既邀秋星出遊。秋星欣然從之。及暮而返。大郎言明日須歸。問秋星留未。抑仍同行。秋星告以適遇故人。將同赴哈。君歸乞爲寄語秦氏。我不返矣。大郎驚曰。公子之出。秦翁乃未知耶。又奚事作遠遊。恐翁聞之。必且力阻。秋星搖首不語。大郎亦不再詰。復拉雜談他事。更深乃就寢。次晨大郎與秋星別。秋星亦倚裝以待玉卿。午後玉卿果如約至。相與聯翩上道。攜手登輪。身經滄海。淚灑南天。秋星行矣。

第十六章 裔外媚孤花

長風萬里疾。送飛輪此行爲秋星。憲運告終。古星照臨之始。故波神海若亦相率退避。

不敢掀風作浪。阻彼前途。進取之機。秋星丹中。與玉卿共寢食。偕行坐。此時兩人已由新知進爲故友。一路長談。爲之卸去愁懷不少。而玉卿本爲訪舊而來。得償所願。以去數年來心神契合之人。今已爲形影追隨之伴。則相與歎因緣之前定。而詫遭逢之若夢也。旣而抵哈玉卿館。秋星於其家畫棟雕甍。儼然閨閣。家僅一妻一妹。秋星已於舟中詢而知之。旣至。玉卿呼妻妹出見。胥豔麗。若天人。玉卿妻年事約在花信以外。豐容盛鬋。眉宇間隱隱有俠氣。妹則盈盈三五。百媚橫生。落落大方。絕無尋常女子瑟縮態。玉卿舉手指秋星。謂妻曰。此汝日夕瓣香虔奉史恩人之子史哥也。曷不拜見。則相與盈盈俱拜。而史哥史叔之聲且日夕瓣香虔奉史恩人之子史哥也。曷不拜見。則相與盈盈俱拜。而史哥史叔之聲且嚶嚶探鶯喉。以出。秋星不知所爲。第期期曰。魴生何敢當也。拜已而起。秋星問玉卿。君妹芳名爲何。玉卿曰。妹名心史。先父所命也。秋星乃卽答呼以心妹。而呼玉卿妻以大嫂。旣而念心史二字乃覺入耳。心驚以史爲己姓。彼以此名者無心偶合。歟抑有爲而命之歟。其無心也。溫柔香豔之字。合於閨閣之稱者多矣。茲二字殊無所取義也。攪腹疑團。不期而徐抬其首。端相心史容態。覺不無三四分似玉纖處。眼對佳人心。傷舊偶。

更爲之怔怔若癡而心史亦依依嫂旁含情脈脈若有意若無意時以雙波送嬌加秋星以眄睐玉卿曰弱妹年穉嬌憨不解人事君勿哂也

玉卿家亦有小園園中花木幽深亭臺對峙塞外風光亦頗不惡乃擇一靜院以舍秋星禮遇優渥秋星意不欲謂玉卿曰吾隨君來此固欲借臂助於君今君不示吾以貿易之方針僅爲吾謀居食之安適是仍以犬馬畜吾吾胡能鬱鬱久居此乎玉卿曰君姑少安征塵甫卸尙宜少息勞軀吾豈敢以愛君之私而忘君之大事顧歲且闌矣欲有所謀亦須俟諸來春此時百業蕭瑟殊無着手處君姑暫羈寒舍度此殘冬一俟鳥催淑氣蘋轉晴光祝君業亦從茲發展與春陽俱放光明蒸蒸日上也秋星不得已安之時逾歲除尙三四來復玉卿日皇皇理其私事乃不暇復與秋星周旋秋星獨處無聊寒窗弔影歲暮天涯不無王粲依劉之感日間遍涉園亭藉資排遣北地嚴寒霜雪早降草木都無生意蕭瑟尤甚於南中秋星對此復憶及涼亭殘月喁喁泣別之時園林猶是人地皆非不覺駐足低徊愴然涕下在秋星自謂一腔怨憤無可告語而孰知從旁窺伺者固大有人在也

寂寞小園偏着個美人點綴秋星時於疎林亂石間見心史淡妝素服嫋嫋而來若有
所事遙立望見輒隱身而退不與之面時或驀地相逢不及避匿心史斂衽而前莊容
呼秋星以哥絮絮問日來安否意嚴而情密中懷坦白形迹胥泯秋星反覩覩若女子
酬答之際恆格格不能吐面頰且過其耳心史知其意則侃侃言曰哥勿外妹望哥以
骨肉視妹一家妹之一家皆恩父所賜不幸恩父早逝妹等如抱皋魚之痛今天遣哥
來妹家正妹等報恩之日事哥卽所以事恩父若復使哥飲食居處稍有不適是益重
妹等之罪而莫慰先父之靈也哥必勿爾在此如在家形迹之間不須介介也數言懇
摯娓娓動人秋星亦立釋其羞赧謝曰妹言過矣秋星何幸窮途得玉哥援手感深刺
骨又蒙妹等青眼禮遇有加所謂投館如歸又安有不適者心史曰哥果無不適耶此
妹之福也雖然哥來半月矣妹嘗留意伺哥顏色恆覺慘惻無歡獨步徘徊時聞幽歎
一切無心流露在哥或不自知而妹則窺之至審知哥中懷實未能悅豫頃所言殆欺
妹耳秋星聞語覺字字打入心坎慨然答曰妹豈未知我爲飽經患難之人耶我之身
世玉哥其知之矣目前歲月正我臥薪嘗膽之時以我命運之劣今生尙未審有展眉

之。日。否。也。心。史。歎。曰。哥。之。遭。遇。妹。亦。聞。而。扼。腕。然。人。患。無。志。耳。志。苟。立。矣。又。何。業。不。足。以。就。此。時。尚。宜。放。開。懷。抱。靜。待。時。機。久。鬱。或。致。傷。身。作。客。尤。須。保。重。夫。人。至。一。息。不。存。乃。真。無。能。爲。耳。秋。星。曰。妹。言。厚。我。敢。不。金。玉。珍。之。言。已。遂。別。嗣。後。兩。人。之。情。漸。稔。見。輒。喁。喁。居。然。兄。妹。客。中。得。此。甯。非。奇。福。而。秋。星。每。面。心。史。輒。忽。忽。若。有。所。失。以。已。福。薄。何。堪。重。辱。美。人。青。眼。恩。非。易。受。而。美。人。之。恩。尤。不。可。以。輕。受。淪。落。一。身。又。奚。從。圖。報。稱。耶。玉。卿。家。有。婢。名。碧。虬。美。而。慧。初。侍。心。史。茲。乃。遣。以。侍。秋。星。碧。虬。善。伺。人。意。心。史。甚。愛。之。恐。他。人。不。足。當。秋。星。意。故。割。愛。相。遣。其。厚。秋。星。也。甚。至。秋。星。亦。微。知。之。一。夕。嚴。寒。秋。星。呼。酒。則。碧。虬。已。攜。壺。掇。盤。以。至。盤。中。有。羊。羔。一。味。秋。星。食。之。而。甘。既。醉。且。飽。體。暖。於。春。時。碧。虬。猶。隨。侍。未。去。秋。星。以。餘。羹。賜。之。碧。虬。辭。曰。此。吾。家。姑。娘。手。羹。以。進。公。子。者。婢。子。不。敢。染。指。秋。星。乘。醉。言。曰。此。乃。汝。姑。娘。所。手。羹。耶。易。牙。復。生。當。不。多。讓。惟。姑。娘。何。厚。於。我。而。貺。我。以。纖。手。親。調。之。佳。味。耶。碧。虬。曰。不。僅。此。也。凡。公。子。起。居。飲。食。所。需。何。一。非。姑。娘。親。爲。料。理。婢。子。特。任。奔。走。取。攜。之。役。耳。婢。子。視。姑。娘。蓋。敬。公。子。如。天。神。而。親。公。子。於。骨。肉。也。言。已。微。笑。秋。星。咄。然。曰。噫。其。甚。也。我。何。德。於。姑。娘。而。見。待。若。此。碧。虬。曰。此。無。他。

公子有恩於吾家。亦何怪姑娘之竭誠以待。且姑娘每爲婢子言。卽此尙未足報大恩於萬一。公子毋抱不安也。秋星不語而疑雲陣陣殊不解。心史命意所在。若以報恩而言。乃玉卿一家所同。何彼遇我獨厚。豈尙有他意耶。以是心益惴惴。恐己身之再墮情網。乃復力與心史避面。對於碧虬亦未敢多所詰問。恐以無心之言撥動雙方情感。如花美眷。似水柔情。他人求之不得者。彼乃避之若浼。其情亦可憐矣。

急景凋年。春回大地。於斯時也。秋星之精神爲之一振。蓋活動之時機已至。玉卿亦將踐其前言。與秋星商作前途進行之準備。詎一言甫發。而秋星乃立窘。以彼含辛茹苦。憔悴頻年。所積得之血汗資。而此次攜以偕行者。止橐金五百耳。此戔戔者以之作小賁。販則有餘。若欲於商業界上有所建樹。則正如太倉一粟。河海一勺。奚足以資發展。五百金而外。則玉纖所遺之珠釧耳。茲二物者。爲值滋鉅。玉纖以之見貽。固洞燭秋星心事而欲助其成功也。顧秋星得此。則視爲其妻最後之紀念物。寶之不啻生命。以人歸此。利緣盡。今生祇此遺物之存。慘伴蕭郎。隻影摩挲。拂拭餘愛。時溫不了癡情。或可留代鈿合金釵之證。固何忍以美人遺澤付諸不知誰何之手。於是秋星前途之希望。

之命。運乃盡此五百金矣。玉卿知之。謂之曰。語云。多財善賈。財不多。則賈豈可爲。無已。我以二十倍之數貸君。異日得志。益子以償。我可也。秋星椎心勵志之餘。誓求自立。非復願取人一介者。顧此時則進退無計。雖欲力持其狷介之性。而勢有未能。且玉卿憊倦之意。固又含有前因。略分其惠。亦與尋常受施有別。則躊躇而答曰。君厚我。良至子身異地。舍此亦無從得資。顧我福薄。不幸而隕越者。君資又何所取價。君縱義薄雲天。或不相責。而我則一恩未報。又復益之。身心之累。更無日可以脫然矣。玉卿曰。姑試之。我非敢於君前自詡操奇計贏。我已爲個中知津之客。駕輕就熟。毋慮迷途。萬事我當導。君第坐享其成可也。議既定。玉卿乃以萬金貸秋星。而署券焉。秋星自審商業知識。不逮玉卿遠甚。且信其人可恃。亦趨亦步。惟玉卿之馬首。是瞻。曾不數月。秋星遂一躍而爲哈爾濱新進之大商家。至其所操何業。與吾書無甚關係。殊無庸瑣瑣及之。要之剝極必復。人事之常。福善禍淫。天心有準。以秋星堅毅之決心。得此良好之臂助。接以天心合之人事。其必不失敗也。固宜。茲吾書暫與秋星別矣。

第十七章 他不瞅人待怎生

玉纖納明霞之勸。忍死以嫁長源。惟大局之關懷。不復計此生之幸福。然棄舊憐新。固萬非玉纖所願。雖橫逆之來。顛倒不能自主。而女兒家乾淨之身。要必硜硜自守。心如嫩日。性豈楊花。至萬不得已時。仍惟有以一死自誓。彼黑面多髭郎。終不足以污其毫末。此玉纖於家門未別之先。籌之已熟。而長源恃錢神偉力。締玉女奇緣。彩輿既降。獲覩容光。覺子衡彙者所言。實有未逮。如此美人。今爲已有。有神搖意奪。心花怒開。竊意洞房香暖。真個銷魂。此樂陶陶。登仙不啻也。旣而華堂燭跋。賀客輿辭。人靜三更。春歸一帳。長源謂此其時矣。揚揚自得。帶醉入房。金炬猶明。玉扉不啓。長源叩之玉纖。命舊雲問爲誰。長源曰。我也。舊雲厲聲曰。汝爲何人。夜半叩人閨闥。奸耶盜耶。長源笑應曰。我金長源。昔日之富宦。今日之新郎。夜深矣。巫山好夢。弗容緩矣。盍納我乎。舊雲聞言。欲嘔。猝不能答。玉纖應曰。汝爲金長源耶。齷齪奴聽之。此間無汝立足地。解事者。其速行矣。長源驚曰。異哉。我未嘗觸怒於玉人。胡爲拒而不納。百年好合。首在今宵。聞汝驚聲。已足心醉。孤眠况味。寧堪再耐我行也乎哉。我入也。頻頻叩關。而內寂無聲息矣。延佇久之。殘更向盡。不得已踉蹌而退。破題兒第一宵。卽以閉門羹相餉。玉纖誠惡作劇。然

此計胡能久效。至次日而長源未昏。入據覲顏。問玉纖曰：「昨爲卿賣揮諸門外。茲吾先入爲主。不復越雷池一步。卿其奈吾何？」玉纖面壁不答。狀似甚怒。長源自後呼之曰：「吾妻。卿乃有所不慊於吾乎？」奚事不當卿意。望卿明言。我當立改。新婚宴爾。宜趨歡樂。似此落落於家。爲不祥。卿必勿爾。此數言在長源自謂委婉。或足取悅新人。回其笑臉。孰知玉纖聞之。怒且加劇。回首叱曰：「若何言誰爲若妻。何出語無倫。乃爾汝一逐臭之夫。恃黃金魔力。破人美滿之婚姻。上帝有知。必不佑汝。乃猶覲覲向人。絕無羞愧。我誠落。落則汝又何爲娶我。以汝積惡之家。欲求天降厥祥。寧非夢想。長源曰：「卿誤矣。吾固卿壻。介紹者卽卿之舅氏。卿寧不悉胡出此言。卿前許字何人。吾乃未諗。破人婚姻。所不敢承。茲事卿還當責諸舅氏。至我。嚆昔所爲。雖未能盡愜人意。然固與卿無預。吾自問愛卿之誠。實掬諸肺肝。以出深願。稽首妝臺。隨卿指使。摩頂放踵。亦所甘心。卽卿欲吾洗心革面。易轍改絃。吾亦能曲順卿意。勉爲良善。總之卿嬪吾家事。事皆可滿意。吾貌雖至陋。吾意則至誠。以卿苦薩心腸。曷不稍加憐憫。而賜我以前途之幸福。玉纖怒極。喘聲曰：「汝休矣。吾乃無需於汝。嚆嚆何爲。且汝自承愛我能事。順從吾意。信乎。長源

曰。信。吾。視。卿。如。天。神。又。何。敢。有。所。違。忤。玉。纖。曰。然。則。謹。謝。汝。其。爲。吾。速。離。此。間。吾。至。感。汝。也。長。源。曰。噫。卿。乃。終。不。我。許。耶。此。烏。可。者。吾。爲。汝。壻。而。不。能。得。汝。歡。我。寧。能。忍。行。且。心。喪。而。狂。望。卿。細。加。審。度。再。答。吾。以。一。言。吾。茲。屈。膝。哀。汝。矣。言。已。遽。面。玉。纖。而。跪。縮。肩。垂。手。醜。態。畢。呈。玉。纖。不。顧。以。首。他。向。既。而。心。忽。有。動。念。吾。嫁。此。僮。原。欲。保。全。秋。星。不。然。早。拚。一。死。此。局。已。了。今。吾。既。嫁。彼。縱。能。自。持。此。心。不。爲。所。動。然。名。義。已。定。彼。之。權。力。良。亦。足。以。制。吾。吾。一。弱。女。子。脫。彼。用。強。逼。迫。者。吾。實。無。力。足。以。相。抵。事。到。萬。難。仍。不。能。不。趨。於。決。死。之。一。途。死。誠。非。吾。所。懼。顧。秋。星。奈。何。其。必。從。而。殉。吾。無。疑。而。吾。一。家。之。生。死。存。亡。更。不。可。測。同。一。死。也。今。日。之。死。志。願。盡。違。更。留。得。不。潔。之。名。於。大。局。仍。絲。毫。無。裨。是。誠。何。苦。今。幸。彼。愚。蠢。之。僮。猶。溺。吾。色。而。妄。有。希。冀。百。端。奚。落。不。出。惡。聲。吾。正。可。以。術。弄。之。俾。之。入。吾。玄。中。不。復。相。逼。則。吾。願。斯。遂。蓋。吾。此。時。宗。旨。但。求。留。吾。微。軀。保。茲。殘。局。而。吾。之。生。命。實。懸。於。彼。僮。之。手。又。奚。必。絕。之。已。甚。吾。今。不。死。在。秋。星。或。未。能。相。諒。吾。亦。不。辨。俟。彼。前。程。已。就。良。緣。別。締。之。時。然。後。一。死。以。謝。此。心。庶。幾。大。白。知。吾。含。羞。忍。痛。百。轉。千。迴。無。非。爲。彼。則。吾。雖。受。盡。委。屈。賁。恨。畢。世。亦。可。得。吾。意。中。人。終。身。之。感。念。此。異。日。

事爲目前計。惟有設法遠彼。俾吾此身。克保其貞。殘生不致遽絕。如是而已。思至此。不禁微拾其首。謂長源曰。噫。起矣。吾茲有言。詔汝。汝能立允者。吾儕尙可久相與處也。長源狂喜。不自禁。急起立。拱手致辭曰。卿速言之。苟爲吾力之所及。無不如旨。玉纖曰。汝知吾爲史秋星之妻乎。舅氏無良。蠱我父母。毀成約而就汝。亦由汝先以金錢役舅氏。然後舅氏喪良。賣吾是汝實吾之仇人。汝試思之。天下烏有甘認其仇人而夫之者。我之嬖汝。蓋自有故。至此乃盡以種種告長源。復曰。吾之情愛已盡。鍾於史郎。而恨汝刺骨。汝今娶吾。徒有其名。義亦復何樂。長源曰。否。我今已得汝而有之矣。汝誠恨我。久後必能回心屬我。汝前事吾可置之勿問也。玉纖曰。汝又誤矣。吾與史郎締婚。襁褓耦俱。無猜論情。亦親於汝。胡能遽舍之他屬。且吾已明告汝矣。汝吾仇也。吾胸海情流。縱如泛濫之水。隨處可着。終無餘潤及汝。汝頃所言直囁語耳。長源曰。吾旣妻汝矣。雖不能。有汝之心。固已有汝之身。吾亦不敢望汝愛吾。但得晨夕坐對美人。則我亦殊足自豪。玉纖曰。吾身亦未必果爲汝有也。吾一身隨人驅使。百不自由。惟生死問題。則吾尙能自作主張。當無人可以阻我。汝欲吾死者。逼吾可也。否則請如吾約。長源曰。天乎。吾

安忍出此。卿勿作此不祥之語。且言所約奈何。玉纖曰：無他。卽三年之內，吾不與汝同居。汝若別娶者，亦可任汝。長源艷然曰：此約奇酷，我不能堪。業夫婦矣，而不同居。世寧有是。此決難允。汝且吾。今夕必宿於此。玉纖曰：汝動言夫婦，無恥已極。汝婦我而吾不夫。汝復奈何。汝自謂有權力，足以挾吾。此又大謬。必欲強吾同居者，除非隨吾入泉。然吾知汝固惜其生命，則汝願終虛也。長源意少餒，蹀躞良久，昂首作乞憐狀曰：卿果不能垂憫乎。必欲吾踐卿此約乎。玉纖決絕言曰：然。長源默然，既忽搖首曰：否。吾決不受汝之欺行樂。及時二年，寧可耐耶。言已，移座近玉纖，欲行無禮。玉纖突起，探懷出利剪，向其驚喉，猛刺長源，驚極狂呼，力奪其剪，相持久之，卒以玉纖腕弱，剪遂爲長源所得。舊雲在外聞聲入視，則玉纖已伏榻嚶嚶泣。長源手剪呆立如木雞。頃間，兩人之語，舊雲固盡聞之。至是，乃微曳長源，使出長源從之。至戶外，舊雲低語曰：姑娘性烈，君若與堅持，必無幸。盍如其約而允之。長源曰：世未聞新婚夫婦而爲此奇約。且三年之期亦殊太遠。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舊雲笑曰：君誠太憨生。彼身既屬君矣，此時縱無情愛，及君君第耐心，以待事過情遷，行卽變。其初志又奚必約滿三年始歌好合耶。長源

領首曰。汝言似有理。茲姑允彼矣。言已而入。謂玉纖曰。卿勿煩惱。吾誠愛卿。奚忍故違卿意。請如尊約。惟三年以後。復如何。玉纖起曰。汝允乎。三年之後。苟吾尙在人世者。猶可爲汝婦。惟在此期內。汝不得無故近我。果背約者。終身勿復相見矣。長源曰。吾茲退讓已抵極地。望汝從而憐吾。吾誠心相愛。終願爲卿佳壻也。玉纖曰。勿作態行矣。長源乃趨起而退。玉纖不禁微嘆曰。此人雖惡情。亦可憐。苟娶他人者。誰則如我。此亦舅氏誤之也。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次日。玉纖寧家。長源亦隨往。荒園中。片刻斷腸情話。不意盡爲長源所聞。蓋方玉纖入園之時。長源已暗尾其後。嗣於亭中遇秋星。長源遙見之。知此人卽已情敵。乃隱身一巍石之後。以伺之。招風巨耳。此時聽覺更靈。半日情言。乃歷歷不遺一字。其後兩人互抱哭泣。長源見之。怒眦欲裂。恨不立出而剗刃。秋星之胸。以爲快。兩人固未及覺。長源旋亦潛出。旣而復與玉纖同輿返。黃昏將近。玉纖正獨坐空房。悲思往事。忽聞履聲。棗棗漸及寢門。長源已昂然直入。玉纖色遽變。叱曰。已有成約。汝來胡爲。長源曰。否。吾思

此約殊未可恃。今須毀之矣。玉纖怒曰：汝誠小人之尤。口血未乾，遽爾反覆。汝其自思。此又何理？長源冷笑曰：汝不欲偶吾，則亦已耳。何必以小人斥吾？吾不過貌醜不及他人之俊耳，亦未必遽是小人。且汝今日在汝家，曾遇何人曾作何語？夫戲人有夫之婦，赴密約於荒園，似此行徑，亦豈得爲君子？汝謂足以秘我，不知吾固未嘗離汝。左右汝之言語，悉聞之。汝之行動，悉見之。乃以手指玉纖臂曰：汝頃者非以此抱彼人耶？汝有彼人宜其厭我，彼固汝所歡。然汝旣夫吾在理，宜與彼絕。今汝不絕彼，反從而絕吾，且以無理之約言要我，而背地則與彼絮語，獨多藕絲難殺，甚至鄙我爲荒僧。汝謂吾能堪此乎？吾茲背約而來，在吾亦不爲過。仍不忍有所苦汝，脫汝能改其故轍，屈志從吾者，汝之舊歡，吾可以大度宥汝。汝亦不得再與彼往來。汝復不允者，吾亦有術先處汝之情人，以絕汝念。汝須知彼之生死實懸吾掌中也。玉纖聞言，知長源已悉已隱，卽亦不懼。侃侃言曰：吾今日於園中遇史郎，事誠有之。彼爲吾襯襖訂婚之夫，見之亦不爲越禮。汝以奸謀奪人之妻，復如鷹鷂捕雀，襲人不備。吾之斥汝爲小人之尤，夫豈過當？汝欲吾絕彼往來，此吾可允。汝若必欲吾同心向汝，則汝見左矣。玉纖言此，蓋知秋星。

不日且行再見之期。今生莫卜。不如姑允。彼絕其圖害之心。免爲秋星前途之障礙。長源狂喜曰。汝允與彼絕。吾亦當爲汝而恕彼。然汝既絕舊歡。不從吾。又將奚適。鰥鰥影並。琴瑟聲調。人生樂事。於斯爲極。汝獨無意乎。玉纖憤憤曰。蠢奴瑣瑣。令人厭。吾寧死不與若狗彘相伴也。三年之約。可守則守之。否亦由汝。吾早置殘生於度外矣。長源亦大怒曰。賤婢無狀。乃爾。汝自恃姿容。絕世謂不足。以偶吾耶。以吾門望之高。欲得吾爲壻者。寧知凡幾。汝亦知吾何爲而娶汝者。以汝舅氏貧。吾資不能償。乃賣汝以相抵。更得吾金四百。此外聘娶所需。筵席所費。尙不下千餘金。然則汝之一身。吾乃以二千金購來者。吾生平所愛者金錢耳。今汝耗吾血汗資多矣。而汝無以償吾之欲。望吾豈能甘玉纖愀然曰。天乎。乃以吾爲貨乎。吾初不料舅氏無良。竟至於此。長源曰。汝舅氏誠無良。吾亦爲彼所賣。然吾何人。決不恕彼。彼能以二千金償我者。則汝可立出吾門。吾有資何患。無妻豈必戀戀於汝而不能釋耶。言已。憤然遂出。玉纖氣苦填膺。半晌失其知覺。比醒已失長源所在。寒燈弔影。暗不能眠。念秋星今日最後數言。知彼行計已決。必不能久羈吾家。乃於燈下修書並出。珠釧剪絲髮深裹而密縫之。次晨命僮雲攜去。

當舊雲於街頭遇秋星之時長源亦已冒寒而出狂叩薛氏之門矣

子衡擲得長源四百金復入博場爲孤注之一擲始而天誘其衷頗獲勝利子衡喜甚謂劣運已轉從前所喪之資不難乘機恢復因此連夕挾資以往時勝時負乃復無常子衡猶不自止至玉纖寧家之一夕一局方終而懷中含腥帶血之錢復隨此盧雉聲中如風捲殘雲以去喪氣而返不復自聊子衡家本素封一姊適秦氏別無弟妹其父中年得子溺愛殊甚義方之教有愧前人旣而椿萱並逝子衡年未冠也遺產旣豐逸居無教於是睚燕朋交匪類花柳場中樛蒲隊裏足跡靡不至不數年而業敗其妻田氏字晚芳秉絕世姿容具過人德性初見子衡之放蕩時藉事以進箴規不聽則垂涕而道詎子衡陷溺已深冥頑成性牀頭人苦口諄諄曾不足敵其二三曙友之甘言如醴馴至伉儷之間愛情淡薄晚芳知不可諫則緘口不言日惟以淚洗面嗟實命之不如猶夜或焚香禱天祝兒夫之早悟心力交瘁子衡若罔聞知旣傾其家漸鬻及晚芳飾物一擲百萬豪興猶昔而每值博負歸來囊空如洗之時憤無可洩則遷怒於家人晚芳周旋左右乃頻頻遭其蹂躪晚芳惟飲泣吞聲置不與較旣而益不支與乃稍殺旋

乞憐。乃姊爲秦氏司筦鑰。晚芳聞之。竊慰意。彼既就職業。當能自求放心。復歸於正。回頭雖晚。尙可爲亡羊補牢之謀。初不知彼自敗其家。復從而敗其姊家。自誤其妻。復從而誤其甥女也。易婚之舉。晚芳初未之諭。至吉期前三日。子衡於長源處。攜金歸。晚芳詰所自來。子衡欣然據實以告。晚芳駭且叱曰。子眞天良喪盡矣。汝姊及姊夫待汝。均不薄。不圖報稱而敗其家。且甥女何辜。爲汝而誤其終身之局。如此存心行事。上帝有知。行看天雷殛汝矣。子衡夷然且責晚芳不應與已事。晚芳無言而退。私歎曰。鴉鵲乖隨甥女行。與吾傷同病。天生惡人。乃專以窘吾輩。女流耶。婚期既屆。子衡與高采烈爲兩家供奔走。秦氏東邀晚芳赴宴。晚芳稱疾不往。秦夫人頗不悅。子衡曰。渠福薄。歡喜場中不能插足。聽之可也。其實晚芳之心。良爲玉纖悲。身世不忍目擊其事。大好喜筵。食之徒覺梗咽。則不如勿往之爲愈。且此一段惡因緣撮合之者。乃爲其夫已不能預知。而阻化彼凶頑。則耿耿私衷。亦間接造無窮之孽。復何顏以見秦氏家人。然子衡以晚芳故。違己意。且忤其姊。乃益厭之。加以屢博屢負。力盡計窮。賣甥之錢。既罄。遂立演賣妻之活劇。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是夕。子衡自博場歸。囊中金盡。意興闌珊。睡不成眠。時間浩歎。輾轉天明。無所爲計。忽念長源。今入溫柔鄉矣。飲水思源。寧忘媒妁。彼雖吝吾更向之稱貸。百金情難却。吾果得當者。猶可爲掩土重來之計。思至此。則氣復爲振。一躍而起。忽聞剝啄。啓關納之。則長源也。冠履不整。氣洶洶若尋釁者。子衡知其意。非善。強笑承迎曰。君出何早。新婚宴爾。不戀鴛鴦。而凌晨僕僕。果何爲者。長源憤然曰。子誤人實甚。猶自在作欺人語。吾豈輕爲汝賺者。子衡訝曰。君語殊突兀。豈如此。美人尙不當君意耶。長源曰。吾意固當。奈人意不當。何。實告汝。成婚三日。依舊孤棲。假鳳虛凰。固無所謂。于飛之樂。同夢之甘也。子衡笑曰。然則君自不善作新郎耳。吾爲月老。祇爲人撮合。禮成而後。職務已盡。閨房中事。豈可與聞。君之語。吾不太奇耶。長源曰。否。此何足奇。汝爲吾作伐。意在索吾重酬。且抵宿負。名爲婚娶。實則含有貿易性質。故茲事殊與尋常媒介有別。今彼女戀其故夫。誓死不肯從吾。前日歸寧。二人私會園中。戀情哭泣。爲吾所親見。且彼辱吾已甚。更以無理之約。言要吾必三年後乃可同處。吾爲所挾。已允之矣。旣而思之。吾實受汝之

欺費去無數金錢。贏得幾聲懊惱。此盡人所難甘。不問汝將誰訴。耶子衡嗤以鼻曰。若是則君真無一毫丈夫氣矣。婦人水性楊花。有何定詣。彼雖美。亦非帝女。天孫奚驕蹇。至於無憚。君倫能駕馭有方。就範亦自易。易結之以恩。而不動。則示之以威。彼一弱女子。強力所加。奚求不遂。今彼辱君。君忍之。彼要君。君允之。是君願授季常衣鉢。就裙帶下討苦趣。又奚怨他人爲長源。曰。子言殊不足以知吾。吾生平接人處事。自信有強毅堅固之能力。惟一對美人。則骨不期而自醉。况以彼天人之姿。益令吾見而奪氣。吾初固欲以情動之。彼不爲感。欲威脅之。良有所不忍。是則吾雖惡名洋溢。蹂躪美人之手。段猶愧遜汝一籌。汝誠忍人。乃令汝妻憔悴。至於無地。子衡聞言。忽有所觸。遂亂其語。曰。他可勿辨。願聞君此來之意旨。長源曰。無他。欲汝償吾失耳。彼既不願從。吾亦不强。彼有情人。可遂夙願。惟前後耗吾之資。不下二千金。例須向汝索債。諒汝亦無從推諉。子衡咤曰。君殆病狂矣。婚姻何事。而以兒戲觀之。斯言豈可輕出。諸口秦氏知之。且興問罪之師矣。至君耗之資。乃君自願破慳爲量珠之聘。與他人奚預。向吾索償。此又何理。長源大聲曰。此何足言。婚姻直販賣耳。卽以婚姻言。汝破他人之婚姻。而就吾是。

亦兒戲婚姻也。汝不自審而獨責吾乎？吾初來汝家，向汝索負，非向汝求婚。汝乃以種種之巧言愚吾，令吾墮汝彀中，撮成此局。試問當時汝之目的何在？祇欲得吾錢耳。曾何暇計甥女之終身及吾生之幸福者？今吾無以慰情與汝理論，夫豈無因而至汝，倘倔強不承者？吾且以破婚騙財兩罪訟汝於理。汝其何以自解言已？洵洵逼子衡立答。子衡此時已有成竹在胸，聞言亦無懼意。徐曰：君言振振有辭，吾知過矣。惟尚有一不容不辨者：君妻秦氏女也，吾職僅冰人耳。破婚之舉，主謀者自有人在。吾當時爲君撮合，雖懷私意，亦出熱誠，固未料其有此騙財二字。亦未敢承，且卽假如君意，吾罪已實。然君之來意在償所失，而吾落拓一身，家無儋石，拚這老頭皮，捉將官裏去，於君亦復何裨？情勢如此，吾言豈妄？不如靜氣平心，稍留餘地，或有個商量之處。長源聆言，意似少餒，揚其目曰：然則汝意奈何？子衡故示躊躇良久，顰蹙言曰：實告君，吾運乃大惡人，局輒負，前得君之金，今已無半銖在。吾之囊君不來，吾本欲復就君乞貸，以蘇吾困。今若此，則希望已絕，而君又立索吾償，空空妙手，吾其何以應君？萬萬無已，尙有一途足于此局。且知吾言必爲君所樂聞。言次，就長源作耳語，忸怩曰：失之於彼者，取償於此。

君心當無不慊矣。長源微笑曰：子衡曰：汝豈真能割愛耶？何無情？若是吾殊不信。汝言子衡歎曰：是種污賤無恥之事，稍有人心者，寧所願爲？事至無奈，則亦如箭上弦，頭不發不得矣。天下罪人所趨之路，固無往而非險惡。吾已喪名，此復奚恤？長源曰：汝亦可憐，乃爲貧累。吾於此乃益信金錢之可貴，但汝妻以何時歸？吾家耶？子衡曰：遲早任君錢入吾手，則人隨君行，兩言決耳。長源微愕曰：汝乃復索吾資，則吾前所耗者應仍向汝索償，以吾之意，兩者相抵，汝亦不爲虧折矣。子衡羞慍曰：前事吾何暇再問？今與君言者，實妻耳。夫人至計窮力盡而賣其妻，此爲何事？汝乃欲不名一錢而得之，用心得無太狠？長源笑曰：然則吾當以百金爲汝遮羞。子衡曰：此數殊太少。今吾所需亦非鉅，再擲五百金者，君可坐擁二美，笑傲柔鄉矣。長源不允，爭論久之，卒以三百金成約。既而長源忽猛省曰：否！此未可恃。汝妻情性吾所未知，萬一從吾而後復如彼女之嚴辭峻拒，且復奈何？吾屢爲汝賣，此次須俟汝妻入門後數日，能相安無事者，然後以金與汝。子衡曰：君殊過慮。吾妻非彼女比，與吾名雖仇讎，素乏情愛。吾一寒至此，渠厭吾已久，從君得溫飽，詎不願耶？吾需資孔亟，胡能久待？君倘未能見信者，此議廢矣。子衡爲

此言蓋深知長源夙戀其妻必不甘垂得而復失故聳以危詞誘之入彀果也長源卒如所約一剎那間而此三百金者復別其故主鏗然入子衡之囊矣著者曰可笑哉長源也彼平日固亦奸黠之徒且鄙吝成性者也祇以沈迷於色子衡遂得乘隙而進玩之於股掌之上一再攫其恃入之資供其孤注然則美人魔力不較金錢爲更大歟願此特慾念之轉移絕非情人之作用又未可以一概論也

悲哉。晚芳。匪人。誤。適。頻年。憔悴。曾無一日展眉。今其浪蕩之夫。竟無一點香火餘情。藉彼嬌軀玉質。爲窮途救濟之資。是何因果。遭際如斯。世間固有命薄於儂者。玉纖可無怨矣。當子衡與長源堂前晤語之時。晚芳猶倚枕含愁。迴腸百轉。曾未知目前境地。猶未爲劣。變生不測。且將身入候門。作辭巢之小燕。彼子衡者。平日雖虐待其妻。顧亦知玉纖貞烈。必不以貧富易操。果適金氏生死難知。而姑慰長源者。三百金尙未入手。須誑得之後事。如何行將化身爲冥鴻。爲黃鶴。不復聞問矣。且望雲夫婦藉子衡力得富。壻乃至感之。若一洞其實。子衡何以自解於二老之前。故彼欲爲雙方脫累。計均非行不可也。是晚子衡於長源處取金歸。給晚芳曰。頃見阿姊姊甚念汝。因汝前日屢邀未。

至乃大不悅。茲令肩輿隨我來接汝。一面且將留汝信宿。汝其行矣。晚芳出視庭前。果有輿在。信之以姑氏情深。不容再負。乃草草梳妝登輿而去。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既而輿停。晚芳知已達秦氏之居。整衣掀簾而出。繼視其處。乃絕不類。大訝。詰輿夫曰。誤矣。誤矣。此爲何第。若曹非吾姑氏遣來逆吾者耶。何昇吾至此。輿夫曰。吾儕固不誤。夫人自誤耳。此爲金第。奉主人命迎夫人。孰爲夫人。姑氏吾儕何知焉。晚芳驚駭失措。一時不能思其故。婢媼輩已聞聲。齎集相與注目而視。品頭評足。恣其笑謔。晚芳木立庭中。疑憤交并。呼輿夫送已往。秦氏當得重賞。輿夫不之應。俄而一婢出笑挽晚芳臂曰。主人請新姨入內相見。晚芳聞新姨二字。豁然覺悟。因問婢曰。汝主人非金長源耶。婢頷之。晚芳驚定而思。知已入阱。卽抗拒。亦無益。不如姑往見彼。僮聽其何言。卽夷然隨婢入長源蹕蹕前迎。嚙嚙。怒笑曰。卿來矣。吾思卿已久。今乃得之。夙願獲償。可云至樂。卿頃在輿中。適耶曷不少坐。晚芳聞言。怒甚。顧力忍之。正容問曰。聞君爲宦家子。且與妾夫善。今無故誘妾至此。願聞其說。長源笑曰。卿乃未知卿夫以三百金鬻卿於吾。

頃已成交。故吾迎卿來。此與卿共享安樂耳。晚芳聆竟不覺憤。火燒心淚珠迸瀉倒地而踣。雲鬟盡散。婢亟扶之。強納於椅。長源前慰之曰。卿其毋悲。吾雖貌醜。尙知惜玉憐香。不似卿夫之情薄。吾坐擁厚賞。欲得佳人而共享。卿能從吾所需。當無不遂意者。若彼負心郎。宜勿復念之矣。晚芳悲憤已極。幾欲直前唾其面。頃忽轉念。彼雖以狡計劫吾。亦必由吾夫造意。於先彼乃得乘隙而入。以金錢散動之。已不幸有此無良夫婿。又於他人乎。何尤。旋復思彼新婚未幾日。遽又顧而之他。是必有故。乃詰之曰。聞君娶秦氏女。郎亦由妾夫作伐。今纔數日耳。中饋有人。又焉用妾。長源曰。彼女倔強。乃與吾無緣。娶如未娶也。若夫爲此事。得吾金至夥。今無以償吾而境復奇窘。不得已以賤值鬻卿。卿從吾者。決不相負。卽正位中宮。亦奚不可。晚芳至是乃盡悉底蘊。中心悲慨。幾不自勝。無已仍力忍之。謂長源曰。君意良佳。雖然。秦女吾甥也。願見一面。然後從君。長源曰。此固無妨。惟卿見彼時。幸勿爲彼驕抗之氣所染。且望卿以言悟彼也。言已。命婢導晚芳達玉纖所。

玉纖自再拒長源之後。獨處空房。足不越雷池一步。因恐長源復擾。則嚴扃室門。爲閉。

關。自。守。之。計。時。已。薄。暮。叩。扉。聲。起。玉。纖。謂。長。源。又。至。也。察。其。聲。殊。弗。類。隔。扉。詰。之。外。應。曰。纖。姑。納。我。吾。乃。若。姸。田。氏。晚。芳。也。玉。纖。驚。喜。急。起。納。之。晚。芳。與。玉。纖。以。名。分。言。雖。顯。判。夫。尊。卑。論。年。則。相。差。僅。四。五。齡。平。日。閨。幃。聚。處。喁。喁。乃。如。姊。妹。今。日。不。期。於。此。處。相。遇。在。玉。纖。甯。有。不。駭。詫。失。聲。者。迨。驚。悉。所。來。又。共。揮。一。掬。同。情。之。淚。玉。纖。歎。曰。舅。氏。既。賣。吾。矣。復。并。姸。氏。而。棄。之。若。此。之。爲。直。類。禽。獸。苟。尙。有。一。點。人。心。者。甯。至。於。此。吾。悲。已。憫。人。在。此。詆。及。尊。長。上。帝。知。之。亦。當。憫。吾。冤。窮。恕。其。口。孽。今。事。且。奈。何。晚。芳。慘。然。曰。纖。姑。吾。殊。未。足。對。汝。吾。不。能。感。化。頑。夫。陷。汝。一。世。然。汝。尙。有。父。母。在。雖。誤。信。人。言。強。汝。改。適。倘。一。旦。得。其。真。相。或。尙。能。挈。汝。出。此。樊。籠。若。吾。則。飄。泊。一。身。母。家。已。無。人。存。在。彼。欺。吾。無。告。平。日。乃。敢。恣。其。蹂。躪。不。少。顧。忌。今。且。喪。心。賣。吾。入。彼。惡。儉。之。手。吾。在。世。久。無。生。趣。爲。今。之。計。惟。有。一。死。以。自。潔。且。以。謝。汝。耳。玉。纖。含。淚。曰。舅。固。非。人。姸。氏。之。賢。吾。何。敢。怨。今。不。幸。又。與。吾。嗟。同。病。矣。吾。初。來。此。間。未。嘗。不。懷。死。念。繼。思。徒。死。無。裨。乃。復。苟。活。於。既。至。此。正。可。互。商。一。對。付。彼。儉。之。法。奚。言。死。爲。今。夕。姑。留。吾。處。諒。彼。亦。不。能。過。逼。延。至。明。晨。當。遣。倩。雲。回。報。吾。父。母。尋。舅。氏。來。或。終。能。脫。於。厄。若。吾。則。正。名。定。分。屬。之。彼。儉。

此後不死。一日即被幽。一日永無撥雲見天之望。吾生成薄命。又復奚尤。獨歎吾父母一心欲覓富。增爲衰年依恃計。鑄此大錯。實則彼儉吝成性。卽與吾好合。無間亦烏能以一絲半粟惠彼老人。當初希望既成。泡影而嬌女終身一誤。豈能再造金錢。誤人至於此極。捫心清夜。悔恨何如是誠大可憐耳。晚芳點首不答。相對淒然。揮淚如雨。入夕長源果復至。洵洵索人。搗門如擂鼓。玉籤與晚芳同聲拒之。長源大怒。巾巾詈玉纖。且謂明日尋子衡問話。我決不爲若輩兒女子所弄也。言已。恨恨而去。是夜兩人同榻寢。枕邊互訴身世。愴惻不復成眠。可憐蟲無獨有偶。恍若相逢夢裏也。

秦翁自秋星行後。忽忽若有所失。彼亦自審所行之非。是顧剛愎自用。不肯引咎。謂茲事之失意者。僅秋星一人耳。爲玉纖計。爲一家計。則一轉移間。胥得其所。卽秋星雖暫失意。異日亦當有以助之成立。無負彼死父之囑。彼不能容忍。遽效溫郎絕裾不辭而去。夫豈咎專在我。秦翁結想如此。已置秋星於度外。惟以旣得快婿。暮境無憂。一若深自欣幸者。孰知鏡花水月。歡喜成空。而失望之事。已不旋踵而來。至明日玉纖遣舊雲歸。訴種種。遂如棒喝一聲。驚醒秦翁癡夢。秦夫人聞之。更大悲。晚芳之賢夫人。因夙重

之以乃弟。非人。既誤甥女之終身。復陷嬌妻於苦海。已復盲却。雙眸不能早辨。一時誤聽萬悔。莫追痛憤之餘。幾欲自擲。其煩秦翁。則目定神呆。噤不能語。急馳僕召子衡達其居。雙扉虛掩。人語不聞。四壁蕭條。絕無長物。及入內。則冷竈無煙。空房如洗。釜飢床椅等物。亦不知何往。出詢隣舍。或曰。夜聞是中歷碌邪許之聲。徹旦始息。亦未審其何事。今空無人居。殆盡室以行也。或曰。聞此室主人。固王孫而式微者。其原有之高堂大廈。居之不適。乃贈他人。而賃此陋巷窮屋。以棲其身。又賃資房主。索逋之聲。時達四隣。聞已積半載。未繳值數。日前房主。又至。聲言將訴之官。今宵之遁。殆以此也。衆論徒紛。莫知真際。僕茫然歸。遽實以告秦翁。夫婦面相覷。久之。無一言。既而夫人忽哭失聲。此一殷急淚。不知其爲痛嬌兒之失。所抑由悲愛弟之失踪。著者殊無從知其心理。而加以斷於時判。秦翁發言矣。曰。汝哭何爲。茲事固汝一力主。張者。今汝弟安在。汝之希望。又安在。誠慙可恃之秋星。已負氣而去。不知蹤跡。老夫一世英名。都爲若輩所誤。對生對死。兩兩皆虧。回首從前。眞令人愧悔。欲死言畢。長嘆。夫人止泣曰。事雖由我主之。然吾固未料其至此。且當時固亦得君同意。奈何獨咎吾。秦翁欲復有言。而明霞出矣。

詰得其情。慨然曰。父若母。又奚事。互相尤怨。事至於此。命也。阿舅既逝。責在金耶父。其速往察其情狀。而施挽救。不此之務。而徒事悔恨。哭泣。又奚裨者。秦翁領首曰。汝言是也。遂偕夫人適金氏。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斯時也。長源亦正以覓子衡。不得。惱怒如焚。秦翁夫婦適至。翁壻相見。各爲憤憤之容。長源先言曰。丈來。大佳。茲事今須請丈明言。且丈恕吾丈女。不以吾爲夫。故吾亦不能認丈爲翁。吾今始知丈之初意。殊不在婚姻。乃欲攫吾。賞與最親之妻弟。同謀以美人計。蠱吾。猶不足復以彼婦繼之。今子衡避匿。何所。丈必知情。夫婦同來復圖索詐。耶。秦翁聞語。氣塞痰湧。幾不能發聲。良久拍案叱曰。若狗彘子衡。亦非人。汝圖吾女而役彼。以貲吾。不幸爲小人所惑。致陷吾女。然此吾自誤。亦不汝怨。今但問汝。何以成婚。數日便思納妾。且納人有夫之婦。而此婦又爲吾女之姪。此豈尙人類中所有事。子衡固身備萬惡。汝亦何以自文其罪。吾茲亦不與汝多言。立當訟汝。官中爲吾女及田氏曉芳洩此冤憤。言已投袂欲起。長源氣稍奪。按之坐曰。丈且息怒。此事果出於子衡一人之

播弄則吾頃所語者爲過。然丈夫言亦多昧。昧吾乃與丈夫同受子衡之蠱惑。金錢關係事誠有之。然當訂婚之時。吾實別無他念。蓋以吾門第亦不辱沒。丈夫不意丈夫與吾無緣。試問世安有新婚夫婦而屏不相見者。人之婚娶。欲求家庭之樂耳。今若此。吾復何望。子衡於此復以豔妻煽吾。不意其妻乃與丈夫一鼻孔出氣。而彼則竊吾貲以逃。丈夫試思之。吾受欺至此。又復何過。今丈夫欲訟吾。吾亦無懼。罪在子衡。戎首不獲。恐官中亦無從判決也。秦翁至此。怒亦漸平。細想長源所言。亦似近理。躊躇莫能決。繼乃以離異之說進。長源不可。曰：「丈夫吾所禮聘。子衡之妻。吾以重金購得。今雖兩不從。吾而人固屬吾矣。吾喪鉅貲而得此有名無實之一妻。一妾雖不足慰。尙可藉自解嘲。此後能復合者。吾固甚樂。否亦終身爲金氏人。吾家道充裕。平添二食指。支持尙易爲力也。秦翁方欲與爭。而玉纖適偕晚芳出。玉纖侃侃語翁曰：「頃聞爭辨之語。女已備聞。父既棄女。願終棄之。父須知女一身之幸福。已爲喪良之舅氏剝奪。以盡。然女從父命。適人爲菀爲枯。均女命宮所註。女亦能順命。自安。他無所怨。今父欲搆訟。是復使汝薄命之女兒出乖露醜於公堂。爲千夫所指。笑一辱而再辱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欲求離異。此亦

不必女已嫁。何爲復歸母家。誠知金郎言兒將終身居此生爲金氏人。死爲金氏鬼矣。茲遣舊雲請父來爲妁氏事也。女命薄。妁氏之命乃較女更薄。遭遇如此。甯不可憐。父若母倘有心者。其援而出之於阱女之終身不勞置念矣。秦翁夫婦聞言一字一痛。渾如萬簇攢心。惟頓足嘆息。默無一言。而長源此時復狂嘯曰。微論爲誰均不能輕出吾門。欲去此者。其償吾金來。以吾受欺甚。償時且須加以子秦翁。忍怒微吁。問晚芳曰。若夫得金幾何。耶。晚芳曰。此則吾不知。總之渠罪實甚。吾爲人婦。不能閑夫。以禮義問心。良亦負疚彼此。次鬻吾已爲罪惡之終步。而吾縱夫行惡。亦宜受此譴罰。今丈及姑氏縱有心相援。出錢贖吾。吾已無家去此。亦復奚適。不如留吾在此。爲纖姑作一淒涼伴侶。相守終身。纖姑可稍慰寂寞。無告之苦。吾亦可藉此以懺宿孽。吾志已決。今生不復離纖姑一步矣。秦翁沈吟不能答。玉纖起曰。妁氏願留此伴。吾事亦至佳。同是薄命人。固應驅於一處。此中殆有天意。今日談判可告終了。吾親其行矣。言已。挽晚芳俱入長源在旁。嗤然作捧笑。爲狀至輕薄。亦至狠厲。秦翁夫婦覺不能堪。卽起立辭出。秦翁既歸。氣憤填膺。一籌莫展。初猶冀訪得子衡肉食而皮寢之。旣而蹤跡杳然。憤無

可洩老懷。日惡遂種病根。猶幸明霞依依。膝下勉承色笑。然思姊情深時。復淚眼愁顰。觸動老人心事。至是乃復念秋星。卽夫人亦追憶前此種種。譏誣深自悔艾。而秋星一去。雁杳魚沉。其生莫得端倪。一日秦翁偶於途中遇陳大郎。乃知秋星偕彼至滬。得遇故友同行。赴哈心爲少慰。而故友爲誰。亦不了了。海天萬里。莫審行踪。雙鯉迢迢。計無由達。以是思念乃愈深。蓋迷夢旣醒。舊情遂動。憶及秋星之父垂死遺言。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耿耿私衷。其何能釋。倘去後能無恙。且得志者。猶可說也。萬一不幸。或生而落魄他鄉。或死而羈魂異域。有一於此。又復奈何。自此秦翁長日愁煩。惟此一念。輓轡胸臆之間。較痛女之情爲尤切。蓋年殘境窘。生已無聊。而秋星一日不歸。則死亦不能見老友於地下也。著者曰。虛榮心之誤人甚矣哉。以秦翁平昔爲人。不可謂非見義勇爲之輩。使能貫徹到底。豈非交道中之完人。一旦惑於虛榮。遂爲浮言所動。昧却本來。迨障翳旣去。靈臺復明。悔已噬臍。情難回首。致使跬步皆生荆棘。魂夢如歷針氈。垂暮之年。儉生曾幾。抱慚畢世。遺恨何窮。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秦翁之謂乎。

長源連喪其貲。有一妻一妾之虛名。等於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左擁右抱。付諸夢想。鰥魚依舊獨宿。何堪懊恨之情。乃與秦翁彷彿也。當時不肯爲開籠之放。獨冀需以時日。或回彼美之心。旣而度其終無望。則並兩人而幽禁之。飯以粗礪。齒於臧獲。從此東風銅雀深鎖。二喬愛之則敬。若天人。惡之則驅。於地獄女子生成薄命。一身榮辱。往往隨人移轉。而此則尤屬例外。其可憐可恨。殆又甚焉。然玉纖空房獨守。得晚芳伴。其無聊晚芳陷筭。已投得玉纖助其全節。天遣兩人合於一處。蓋亦不幸中之奇幸也。用是兩人互弔之餘。輒復以此互慰。幽居如鬼膏沐。皆除經卷。木魚懺。今生而修來世。個中歲月儘足消磨。惟玉纖未了情絲。猶難解脫。風朝雨夕。一念征人。仍不免肝腸寸斷耳。彼長源者。空花不藥。眞饑餓喪之餘。不得不作飛上別枝之想。於是復事冶游。楚館秦樓。尋十年之舊夢。土妓金枝者。素識也。貌不中姿。年逾花信。妖淫成性。狐媚偏工。與長源臭味相投。居然鶼鶼。以長源之猥鄙。卽妓界中人亦多白眼。而金枝獨能款款深深。細意熨貼。在長源能不引爲知己。其實金枝之交好長源。非愛其人。特愛其財耳。旣而探知長源之隱。則更竭力媚之。且願相從。以老長源。樂甚。卒以千金爲金枝脫籍。迎之以。

歸備位。小星之列自此長源不復浪遊。惟在家與金枝逞其淫樂。彼謂此方是溫柔鄉。可以終老矣。顧金枝被寵而驕。時復不安於室。且喜奢惡儉。衣食務求精美。稍不遂意。獅吼隨之。長源欲博其歡。輒竭誠以奉。積久乃成一大漏卮。既而金枝復與僕金貴通。金貴有所索。金枝亦必竭誠以奉。如長源之於已。造孽錢雖多。至是亦十去其六七。將來結果不難推測而知。若何得之。若何失之。蒼蒼者或非無意也。吾書此。後於長源不復正叙矣。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秋星在哈營商獲利倍蓰。一年而積金數萬。覘其所業。更有蒸蒸日上之勢。秋星希望初不至此一轉瞬間遽易窶人子而作富家翁。夙願已償。奇憤斯吐。在理宜若何欣慰。而秋星殊不然。他人舉以相賀。彼則轉以自弔。蓋秋星胸襟超曠。本具敝屣王侯浮雲富貴之觀。而事勢所迫。不能不較錙量銖從事。錐刀之末。在秋星固已心傷。茲雖所圖獲遂。滿載可期。而追懷往事。儼抱皋魚風木之悲。彼所不能忘者。惟已死之父母及彼苦命之玉纖耳。以玉纖之婚爲父母生時所定。故一念玉纖輒復苦念父母。使已目前。

之佳。運早數年。遘之者。則父母。或不遽死。而玉纖之爲余妻。又誰得而強奪之。而今已矣。恨事重重。長此終古。覓得黃金。不過稍舒其久鬱不平之氣。何能復活其死灰槁木之心。然個裏隱情。旁人固無從盡悉。玉纖之於秋星。義重分金。交成莫逆。亦僅知其以孤貧。見棄於素所倚恃之人。彼遂子身遠遊。憤求自立。至於萋菲傷譏。嬌妻被奪。侯門深入。公子無緣。秋星恨有難言。玉卿情難索隱。惟玉卿之妹心史。前知秋星較深。初面之時。便加青眼。其後美饌調哀。王孫而進。食溫言時至。倩侍婢以傳情。寧非奇遇。合有前緣。落莫如秋星。當之寧能無感。顧此感正非由情愛而生。且深不願心史之竟以情愛及己。故每一次飮。其誠款輒露。若驚若懼之情。以彼情有專屬。雖經破壞。於惡魔遺下。情天缺恨。而胸頭方寸地。仍滿貯個儂倩影。至死不磨。更無餘隙。以納他人。矧以患難。餘生百念皆死。大事未了。奚暇旁及。惟秋星究非漠然寡情者。對心史之熱心美貌。一片深情。有時亦作非非之想。謂玉纖已嫁吾年。尙少平昔多情。自負正不難於風塵中重覓一知己。何妨別締良緣。一洗從前舊迹。如求其人。舍心史莫屬矣。顧一轉念。間覺心史固可感。玉纖尤不可負而已。自遭不幸。情灰與心灰俱死。亦無餘力。足以自

振心史之眷秋星至矣。獨惜其不早耳。心史以火熱之情。照秋星。秋星惟力持其冷靜。態度心史亦深疑之。以人非無情如木石。斷無有受極端之愛戀而不動者。繼悟秋星之意必已早有所屬。顧所屬者爲何人耶。使其青衫紅袖緣結雙棲。亦極人生之幸福。何爲重利輕離。遠效商人薄倖。且察其神情。又復惻惻悽悽。若有難言之隱。豈彼所屬之人已化輕烟弱絮。魂斷東風。或磨竭星多。變生不測。乃致東勞西燕。兩兩分離。彼既失意情場。遂不惜此身之飄泊。聞彼之來意。在求利。今已囊橐充盈。克償厥願。而竊窺其容止。仍慘戚如平時。則齷齪黃金。良非彼志趣所在。一腔心事。縱未明言。推測之餘。可決其十得八九矣。至是心史之心不期而如澆冰雪。冷透酥胸。知已縱盡傾其全身之愛情。以與秋星。始終不能得彼一分之酬報而已。之眷眷其人。又正有前因未了。尋思往迹。既多自獻之羞。默揣將來。莫定終身之局。一寸芳心。寧不爲秋星碎盡耶。鶯飛草長。又值江南春暮之天。秋星來哈已二年矣。悵韶光之易轉。抱幽恨於靡窮。遊子飄零之感。美人遲暮之悲。不覺與時俱集。根觸無端。濺淚花前。懷人天末。一肚皮酸鹹異味。告訴阿誰。坐對春光。百無聊賴。玉卿見秋星抑抑無歡。正未知其胸懷何苦。因

假餞春名義置酒園亭藉爲秋星排遣飲酣秋星擲杯長歎蓋酒入愁腸百種半騷一時勾撥消愁轉以益愁玉卿對之亦爲不樂既而舉盞勸曰青春似水去不復迴人生貴及時行樂耳世間萬事可悲者多而可樂者少要惟達者能排除一切不爲七情所役而自適其適蓋人無百歲之壽卽此百歲中能得幾回開口之笑愁能損人其禍殆甚於自殺君年止二十而兩鬢蕭然已改少年常態何莫非多愁所致長此以往又奚待老之自至君遇誠酷目前希望若能如願亦足稍自慰藉矣淒悵若此又何說也秋星搖首曰否吾之所悲固不在此君良愛我顧吾事殊不足語君奈何至此舉杯狂飲不復續其辭玉卿愕然良久若有所悟復詰曰吾與君相處年餘親逾骨肉又奚事不足相語然吾亦疎忽乃未以一事問君君之身世僕固知之矣未審玉鏡臺前曾否歡諧鳳卜也秋星默然有間徐答曰吾乃未娶玉卿曰詩詠好逑書美釐降宜爾室家人生所重茲事亦胡可久稽秋星歎曰畸零人隻身天地無可爲家碌碌塵緣厭棄已久鳳跨秦樓今生不作此想且吾卽不耐長繯欲求援繫而身世若此人又誰壻吾者玉卿曰此語未確或君自不欲耳苟欲者風塵中豈無佳遇且卽不欲而緣屬天成事由

前定恐君亦不能孤行。一是以終其身。今日之會。吾固欲有求於君。言出吾口。或逆君耳。顧耿耿私衷。今更不能再耐。妹氏稍釋於君。貌頗不惡。察其意。對君亦似惓惓。君倘不棄寒細。竊欲附爲婚姻。以結永好。秋星覲然曰。君今日胡出此不倫之言。爾我之誼。友朋而骨肉矣。君之妹亦吾之妹。一旦據以爲妻。是吾亂君之家庭而自便其私也。是種非義行。爲秋星自問決不出此。且君欲爲妹氏終身計。自當留意相攸。錦衣隊中不少如意郎。在固何取於吾一個薄福書生。飄零遊子耶。玉卿笑曰。君言又過矣。吾與君非同宗。姻誼之聯。何嫌當避。且君亦知吾妹因何名心史乎。吾不嘗告君此名。乃先父所命乎。今日之言。初非吾主個中大有前緣。不經道破。無怪君愕然不承。吾茲不欲強君。姑請君觀一物。言已。探懷出小盒。啓之。得一紙字迹。蜿蜒其上。鄭重授秋星曰。此先父之遺囑也。君試閱之。當可恕吾唐突之罪矣。秋星誦其文曰。

湘濤垂死。字諭玉兒知之。吾在故鄉。爲仇家誣陷。幾瀕於危。幸史翁昭雪。身家克保。此恩此德。歿世感之。其後史翁去任。吾亦離皖。消息不通於茲五載。中懷耿耿。蓋至死不能忘史翁。中年無嗣。當別吾時。其夫人方嫻以天道衡之。當產麟兒。吾蓄意欲

以汝妹託彼令門藉報大德卽妾媵亦可故以心史二字命汝妹名今汝方七齡汝妹僅週歲必不能解此紙付汝母藏之俟汝稍長出以示汝且告汝妹俾知終身已屬史氏勿懷異心汝須慎守吾業至長大能自立時卽當南行覓史翁消息以此事南方如不能得應徧天下求之誌之勿忘年月日湘濤絕筆

秋星閱畢露驚異狀半晌不能發一語玉卿徐言曰今茲君可允吾矣千里姻緣相牽一線似此會合之奇冥冥中或非無意慰我儕廿年之心瞑先父九泉之目蓋將胥憑於君之一言君勿遲疑其速承諾秋星黯然曰吾初不料人事變幻竟至於此我有恨事本不願告君茲不能更隱矣吾固有妻在乃吾父生前所訂定誤中奸謀遂肇分飛之禍惟其人與吾雅有情愔事雖破壞心則難移義不容舍而別娶至此乃盡以胸中久悶之事傾筐倒篋而出之聲淚俱下玉卿聞之亦爲心測俟秋星悲稍殺復進曰君多情人乃遇此傷心事無怪君一腔悲憤萬種牢愁極人世之可忻可羨胥不足以慰情矣然彼女郎已嫁雖與君情絲猶繫而夫妻名義固已斷絕君鮮兄弟門戶支撐全憑隻手祖宗血食難卸仔肩在義不能盡却塵緣拚把青衫一殉萬不得已虛正位以

明心跡。納小星。以盡人倫。斯爲公私兩全之道。先父遺囑。固有妾媵亦可之語。吾妹當亦不以此爲嫌。秋星不俟其言畢。拂袖起曰。此君父之亂命耳。襁褓締姻。已背人道。吾之所遇。蓋屬例外。矧以數千里之遙。二十年之久。消息無聞。存亡未卜。當時旣無成議。一紙遺言。更屬渺茫。無據所貴乎。夫婦者。固以愛情爲結合之原。素今吾情已有屬矣。卽強娶君妹。吾亦不能移轉其情。向新人而忘舊婦。君欲因此而斷送妹氏一生之幸福。是誠何心。至妾媵二字。更非願聞。吾何人。斯敢屈天人。充下陳。今生福薄。行且譴及來生矣。吾與君道義交也。以道義始。願以道義終。果強逼者。請從此逝。玉卿聆言。知秋星拗執。事恐難諧。徐收其遺囑。納之於懷。含笑答曰。君何憤激乃爾。茲事本非可草草解決。容緩商之。酒冷矣。盍再盡一杯乎。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心史一見秋星。遽用其深摯之情。傾心一往。固有前因。亦本真意。此事雖虛懸未決。此心已矢死靡他。繼知秋星已作恨人。心事遂成夢影。顧生性抗爽。不類玉纖之淒婉。經綿失望之餘。轉成解脫。洗空心地。不着微絲。惟以現在之身。盡其分之所當爲。雖從此

力與秋星避面而暗中則飢寒飽暖事事關懷竭其噢咻溫馥之情保護秋星於客裏彼之爲此非欲弄其柔婉動人之術冀秋星之漸移愛念彼蓋謂我身自父歿時已屬之彼人茲雖枝節橫生不諧好事而吾則已自認爲彼之妻今之所爲卽盡吾爲妻之道至彼之不能屬吾固亦出自真情吾復奚怨天下事奇變百出初無一定至於多所牽掣萬難圓滿時亦惟有順命安分抱定宗旨各行其是而已他何有焉心史用心若此秋星固未之知彼自聆玉卿一席語爲之蹙然不安意此間殆匪可一朝居矣計自離家遠適已閱二春秦翁爲狀奚若玉纖又爲狀奚若魚雁沈沈曾未一通問訊茲幸私願已遂正當及時賦歸囊金以報秦翁并以慰玉纖之望從此一身更無係累空山習靜了吾殘生久戀於此奚爲者秋星歸志已決預戒行期乃大爲玉卿家人所反對謂必欲行者亦需留此度夏布帆無恙且俟西風再掛耳秋星無已乃不言行而中懷惴惴惟恐玉卿之復申前說久之無聞蓋玉卿以秋星之言告心史心史知終不諧囑玉卿勿復言也秋星謂事已無形消滅乃不復置懷而思念玉纖之心且由是而益甚日則見之羹牆夜或形諸夢寐永朝永夕蓋幾幾結想而成痴心中所懸懸莫決者尤

爲存亡生死之問題。使其尙在人間。後此或有重逢之日。不幸而香銷玉賈。亦意中事。時逾兩載。人事之滄桑。正有不可思議者。在又奚能於數千里外。憑虛而臆斷耶。一夕秋星夢至。一處彷彿認爲倉卒晨馳。途遇舊雲之所前望。金氏門牆宛然在目。夢中惘惘急欲一面。玉纖直前款關。扉乃虛掩。側身而入。闔其無人。歷堦升堂。堂隅素幔長垂。紙灰亂舞。風動幃開。一棺呈露。凜然却步。未審爲誰。殘夢驚回。境猶歷歷。意玉纖殆其死矣。此三尺桐棺。必爲彼附身之具。因疑生悲。汎瀾竟夕。明日以告玉卿。以夢境無憑。反覆勸慰。秋星終怏怏不能釋懷。必欲卽歸覘其究竟。玉卿知不可留。不復相沮。而秋星連日焦悶。憂疑悲痛。交中於心神。經受此鉅激。遂現億象。未及成行。頽然病倒矣。秋星病時。初不自審。第覺心血怒沸。熱至不耐。遍體發燒。淋汗成雨。自頂至踵。均感痛楚。如是半日。知覺漸失。而狂噬遂作。玉卿急爲延醫視之。醫陳姓諳西法。在哈行道久。活人且無算。見秋星病狀。驚曰。此最劇烈之腦炎症也。此病神經銳敏之人。往往犯之。顧未見有兇險至是者。意者此人平日必含鬱至深。一旦受意外之感觸。乃突發而不可復遏。顧語玉卿曰。是人爲君家寓公。君當知其梗概。非生平極不得意者乎。玉卿曰。

誠如君言。病源絕。脂合此君。蓋天下之傷心人也。語次略以秋星身世述之。且曰。先生告我。此人何保安。歟。醫沈吟曰。此則難言。試爲之。或可。有效。吾輩醫生。以生人爲天職。雖明知其不治。職終不可不盡也。此病外象已極危。頓中間復難。以男女之情感。則施療尤難。爲力幸彼方在少年。軀體尙碩。可以支拄。法當移往醫院。顧哈地獨無是。此室空氣惡濁。不適病人。宜擇園林清曠之所居之。以吾閱歷所得。加以觀察。即可望愈。亦非二三月不能回復。看護一職尤屬緊要。必得有溫柔精細之女子。勤加熨貼。彼尋常之看護婦。萬不能肩此鉅任。今急切無從覓其人。則奈何。玉卿躊躇未答。忽心史懸然入。謂玉卿曰。頃在室外聞醫生言。欲覓看護如妹者。未知能合格否。玉卿大喜。爲之介紹於醫。曰。此吾弱妹。願任此職。可否。請先生決之。醫略視心史。起立拱手曰。女郎乃有苦心。惠此病人。良可欽敬。此病人實有奇幸。必可望生。僕不敏。亦當竭吾智力。與女郎同置此病人於全地也。心史曰。願如先生言。仗先生力。爲此人造命也。醫領之。而心竊不解。病者係流寓此間。女郎旣非親屬。胡肯自貶其金玉之軀。任此猥瑣之役。且觀其雙蛾緊蹙。若有重憂。意病者之情人。卽此女郎耶。則又與事實不合。此醫亦好奇在。

常。醫。必。不。肯。費。此。無。謂。之。腦。筋。推。測。此。了。無。干。係。之。事。迨。思。而。不。得。則。亦。置。之。隨。命。人。昇。秋。星。於。園。中。擇。屋。以。處。出。藥。付。心。史。曰。彼。熱。方。熾。今。夕。須。女。郎。愼。爲。將。護。吾。明。晨。再。來。相。視。也。

秋。星。一。病。若。死。昏。沈。者。幾。十。日。此。十。日。中。心。史。衣。不。解。帶。力。盡。其。看。護。之。責。其。後。三。日。秋。星。熱。度。愈。增。勢。就。危。殆。醫。生。亦。留。而。不。去。顰。眉。相。對。搜。索。枯。腸。思。求。一。法。外。之。法。蘇。此。垂。死。之。人。時。秋。星。熱。極。而。喘。狂。嚔。乃。益。甚。日。自。五。六。次。遞。增。至。十。餘。次。所。語。多。不。可。解。惟。余。妻。余。之。妻。數。語。反。覆。重。申。了。了。可。辨。有。時。心。史。至。前。突。起。而。牽。其。手。呼。曰。纖。妹。乃。在。此。汝。豈。未。死。耶。心。史。急。縮。其。手。則。復。曰。胡。作。此。態。吾。思。妹。至。苦。妹。獨。不。念。吾。耶。心。史。顏。頰。木。立。不。語。醫。曰。是。真。心。疾。痛。念。抵。於。極。地。故。神。經。奮。亂。至。此。女。郎。姑。避。之。心。史。嗒。然。而。出。止。於。旁。舍。面。色。灰。死。伏。案。而。思。以。秋。星。之。病。至。可。憐。亦。至。可。念。彼。於。昏。惘。中。竟。誤。認。已。爲。彼。情。人。此。種。行。爲。不。啻。代。表。其。用。情。彼。妹。之。深。度。今。吾。犧。牲。一。身。爲。彼。護。視。固。藉。以。報。吾。父。舊。恩。實。則。半。亦。爲。愛。念。所。役。奚。容。自。諱。彼。之。生。死。未。可。知。如。天。之。福。幸。獲。生。全。彼。固。自。有。意。中。人。在。吾。爲。彼。思。之。病。愈。之。後。知。吾。病。中。侍。奉。之。勤。必。踟。躕。不。

自安然於慰勞。激謝之外。欲再得一分真意之報酬。必不可冀。吾亦不願奪他人自主之情。愛據爲己有。然則吾茲碌碌無已不幾等於南柯一夢耶。思至此。聞隔壁狂囈之聲。復作。潛出就門。罅窺之。見秋星危坐床中。兩頰紅。醉如林擒。目露兇光。以手拍床前。小兒曰。吾珠安在。吾釧安在。吾髮又安在。速還吾此三者。吾之生命也。誰奪吾生命者。吾卽以生命搏之。適亂髮蓬然。四披其面。遽引剪自斷之。於几狂呼曰。髮乃在此。珠釧又安在。耶。旋握髮接吻不已。心史覩狀爲之咋舌。須臾。醫生啓戶出。適玉卿亦至。問訊聞狀。歎詫慘然曰。然則此人決無倖生之望矣。醫曰。病勢至此。在理必不治。惟彼元神未虧。尙有一絲餘望。浹旬以來。熱度有增無減。常人犯此。必不克禁。彼猶強自支厲。足徵其體質之佳。吾今將投以猛烈之劑。殺其熱勢。因此劑能死人。未敢輕試。今至萬難。姑作背城借一之舉。有效與否。則視此君之福命如何耳。玉卿曰。任先生治之。仗先生回春妙手。得慶更生。不特此。君終身戴德。卽吾儕亦當拜賜於無窮也。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恩

心史初聞秋星狂囈之言。頗滋疑詫。繼悟其所謂珠也。釧也。必爲情人所貽。而自髡其

髮則又何說。豈彼人已將萬縷愁絲盡付并州一剪而亦爲彼所得也。此本無預心史事而費此層層之疑揣。蓋亦爲情所驅。良有不能自解者。無已潛就其舊寢之室偏搜之。果得一裹於枕畔。展視則金珠燦然呈露。青絲一絀疊置其旁。餘香猶郁郁也。更有一函緘封已破。漬淚留班心史自思此函必言摯密之情。在禮不應私閱。初欲置之而一時心血沸熱。急欲知其究竟。竟不復顧及名義。逕抽其箋讀之。既竟微歎曰。彼人乃情深爾許耶。語既復凝。睛注視久久不能置以心史往日存心已入悟境。此時乃如止水。受風復稜稜而起。浪百端搖撼。亦不自審其爲妬爲怨。第覺秋星既至。是間卽爲與已有緣之證。因爲此女所梗。事乃無望。此女能得秋星之心。已胡以獨不能繼。忽悟非己之能力不如彼。乃以彼識秋星於前。先入爲主之故。則又憾彼蒼置我之殊非其地。使我亦生長於西子湖邊者。浣紗舊侶會合匪難。或已先彼而得心史。是時思緒至紛雜。無倫藉復轉念。彼雖能得秋星而鸞鳳換巢良緣早誤。其絕望適與己等。且此日秋星臥病已獨得隨侍晨昏。盡調護維持之責。而彼則綠窗深鎖。飲恨吞聲。方懸懸於意中人之狀況。目極天涯。音書長斷。則又不禁陰以自慰而轉爲彼憐。其實秋星之病存

亡未卜卽幸而生異日之事亦正渺茫無據蓋無論何人均無與秋星圓滿之望心史亦明知之而斤斤與玉纖爭此垂死之情人并此渺茫無據之事其結想甯不痴絕然秋星自服彼醫生之猛劑居然戰勝病魔三日後鬱熱漸解狂噬亦漸息玉卿一家舉欣欣有喜色心史尤私心快慰秋星熱祛之後沈沈酣睡日少醒時蓋兼旬火灼精竭神疲卽醒亦奄奄不能語似神識猶未甚清心史遽醫生囑潛聲躡步蹀躞周旋專注意於病者之寒暖食飲從未與之一語以役其羸弱之腦如是又一來復醫生謂病已全去元氣亦漸次回復不久且如常乃弛其禁時方盛夏暑氣炎蒸幸園中僻靜幽深別闌清涼世界叢篁弄影綠簾窗紗清晝沈沈寂無聲響心史衣霧縠衫曳蟬翼裙手花月痕一卷當窗繙閱且閱且以手自理其鬢髮態至嫺靜而歎息微微乃時露於櫻唇瓢齒間俄而秋星午睡方回繞床輾轉忽見心史心史亦斜目睨之低語曰哥醒耶欲何需者請語妹秋星搖手示否目光炯炯注視心史不少瞬狀似有所探索心史兩頰胥頰低首默然忽聞秋星問曰妹胡爲在此吾豈尙在夢中耶心史曰哥病新愈勿勞神思妹自哥得疾之後隨侍至今未嘗一日離也心史言此心尤忻慰蓋已彌月不

聞彼清朗之語。此爲第一次也。此時秋星如夢。斯覺憬然曰。吾腦力乃大弱。茫茫如隔世人。茲經妹一語提醒。始恍憶記得。吾曾大病。更憶及似有一女郎。蹀躞吾側。惟病中昏惘。殊不審爲妹。吾病亦不知歷若干時日。此若干時日中。所以苦吾妹者。殆將不堪。今妹尙能語吾以詳乎心史。乃約略告之曰。今爲六月中旬。君病在首。夏蓋一月有奇矣。秋星悵然曰。異哉。此病吾乃於死裏得生。妹亦知吾果何自而病者。心史略沈吟逕答曰。吾乃未知秋星曰。容吾自思之。有頃。謂心史曰。吾憶之矣。吾未病之前夕。乃得一至可痛怖之噩夢也。言至此。忽悟。吾奈何以此語心史。不覺耳熱面赤。恐心史追詰。急思寬他語。以掩飾之心史。覺之垂首觀其手中之書。若弗聞者。秋星意定。徐問曰。妹觀者爲何書。耶。心史翻卷示之。秋星曰。此花月痕言情之傑作也。中間敘韋劉之遭際。嘔心作字。濡血成篇。此種書良非女郎所宜閱。心史曰。否。妹非寢饋此中者。日長無賴。藉以消遣耳。秋星領之而心似游絲。復牽繞及於病前之夢。念吾自感夢兆。疑玉纖已死。萬分傷痛。遂襲病魔。不省人事。以至於今。究竟玉纖之生死。今復與吾何關。吾奚爲狂痴。至是思至此。復目心史。覺心史之性情。言語溫婉。不亞玉纖。且捨其金玉之質。扶持。

已於危病之中。其用情不可謂不厚。烏可仍漠然處之。在理當有以報。而此種生死肉骨之恩報。豈易言。將以貲耶。是辱之也。且吾貲固奚自來者。非卽彼家人助吾而獵得者耶。彼一家皆有恩於己。而彼尤甚。彼竭力輸誠於己。捨亦以誠款相酬。竟彼婚事。外殆無他途足了。此事顧纔一轉念。知此事萬不可行。且萬不願行。果尤之者。不僅誤己。抑且誤人。則復奈何。此一時間。秋星心事。轆轤惱亂。莫可名狀。覺生平難處之事。無有過於此者。不禁頻頻發聲而歎。心史覩狀。知秋星固憶前夢。復涉愁悶。恐礙病軀。欲加勸慰。顧直陳有所未可。則覓語殊難。無已。乃言曰。哥胡又戚然不樂。若有深思。醫生謂哥病由內感所致。鬱積既久。故一發幾不可收拾。如天之福得慶安。全病體。類唐猶未盡復。望哥從此丟開萬事。靜氣凝神。以養天和。而延壽命。醫生言哥病起之後。尙宜作山水清遊。藉以拓展其胸襟。滌盪其壘塊。勿再鬱鬱自傷。負妹一番辛苦也。秋星於枕上伏首曰。金玉良言。洞見癥結。敢不終身佩之。吾之身世。良不必爲妹諱。自問飄泊一身。卽死亦無惜。天高地厚之恩。於吾受之爲非分。妹言吾病已匝月。此匝月中。吾實懵無所覺。能長此不起者。豈不甚善。今則知覺已復。而胸頭哀感復撥。餘灰強欲排除。終

成。錮。疾。且。吾。受。妹。大。恩。自。顧。此。身。良。不。知。何。以。報。妹。者。則。此。一。役。也。吾。不。能。不。感。妹。之。多。情。吾。又。不。能。不。憾。妹。之。多。事。也。心。史。曰。哥。言。殊。未。當。此。奚。足。言。恩。且。又。奚。名。爲。報。者。夫。以。孤。身。病。旅。舉。目。無。親。稍。明。人。道。者。皆。當。以。義。自。効。奚。容。漠。視。矧。哥。固。與。吾。家。深。有。關。係。者。耶。秋。星。曰。吾。非。謂。他。人。獨。耿。耿。於。妹。耳。以。妹。千。金。之。軀。胡。堪。任。此。病。榻。馳。驅。之。役。薄。福。如。吾。何。以。克。承。殊。令。人。低。徊。不。已。也。心。史。侃。侃。曰。此。亦。妹。之。分。妹。雖。非。業。看。護。獨。爲。哥。而。出。此。則。爲。妹。之。天。職。以。妹。與。哥。之。關。係。較。他。人。爲。深。所。以。然。者。因。有。老。父。遺。言。之。故。哥。亦。毋。誤。會。妹。將。藉。此。取。悅。於。哥。總。之。哥。在。此。一。日。妹。卽。有。一。日。保。護。之。責。不。知。其。他。秋。星。默。然。良。久。曰。妹。言。殊。爽。直。且。厚。我。甚。顧。吾。恐。終。負。妹。矣。言。已。長。歎。心。史。盈。起。立。曰。今。日。與。哥。喋。喋。久。乃。忘。哥。病。寧。耐。煩。絮。妹。將。出。治。他。事。哥。姑。安。睡。養。神。幸。勿。焦。思。自。擾。於。是。心。史。出。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雨聲中

秋。星。之。病。雖。出。危。候。而。瘦。損。之。軀。猶。未。能。離。床。而。步。醫。生。謂。心。史。病。者。若。喜。聽。人。讀。書。或。喜。與。人。談。話。可。隨。所。欲。以。娛。之。勿。使。彼。輾。轉。衾。枕。間。生。岑。寂。無。聊。之。苦。一。星。期。後。可。

霍然矣。以是此數日中心史足跡幾不離秋星病室。心史能誦詩曼聲低哦。秋星聞之謂足娛耳。有時或述一二故事極尋常瑣屑之談一出之於美人香口自覺趣味橫溢。秋星聽而樂之。謂心史前生必係散花天女。故談吐乃繽紛如雨。芬馥沁人肺腑也。秋星對於心史已立志不涉非分之想。而此時久病心虛情感之發生較易加以亭玉貌時觸於目。嚶嚶鶯聲時觸於耳。冰蠶未死猶有餘絲。又幾幾自作縛身之繭。此在秋星固難自禁。使心史能自貶抑者正可乘此時機弄其婉媚動人之術。何難立遂其夙願。顧心史殊不屑彼此時心地又復明澈無翳。嫉妬怨憤之念均已消歸烏有。惟知以一身供秋星之役。使之於安全之地。其他皆非所問。且彼之本意固雅不願秋星捨其舊歡轉而就己。惟彼舊歡已成夢幻。秋星畢生決無復有自如之日。已雖犧牲一身終無補其淒涼之身世。則寸衷耿耿猶未能脫然無累耳。一日閑談間復及秋星病時情況。謂病亟時狂嚶之發一日乃至十餘次。秋星聞之蹙然不安。於席偶問曰。吾當時嚶語爲何。妹尙憶之否。心史曰。彷彿憶之。惟當時語甚含糊。今亦不能追述。最明晰而能省憶者僅有數字。語至此遽止。微紅暈頰若礙難出口者。秋星促問何語。心史不獲

已答曰。無他。僅余妻。余之妻。數字耳。每發。嚙一次。必有此數字。義入其間。吾固熟聞之也。秋星發一慘笑曰。然。吾固有妻。妻爲人奪。妹已知之矣。且吾病亦正爲彼前不嘗爲妹言。吾未病前。乃得一噩夢乎。吾蓋夢至彼家。見棺陳於堂。瞿然而覺。覺而知彼已刼大羅。驚痛而成病耳。心史夷然曰。若是則君洵可爲有情之癡妹。聞夢由心造。安知非哥將生。離死別之情。時縈心腦。乃不期形諸夢寐。然此亦足見哥之多情。妹茲更憶返及哥病最劇烈時。醫生麾吾令出。吾乃止於旁舍。知哥必無幸。獨坐啜泣。忽聞病室中異聲陡發。雜以呼號。吾乃掩淚出。就門罅視。則見哥正散髮坐床中。睛突唇撇。爲狀絕。猶忽竭聲狂喊。吾珠。吾釧。吾髮均安在者。旣而引剪。自絞其髮。與之接吻。不已。此後醫生遂以猛藥飲哥。病乃漸祛。而爾時可怖之情景。今猶歷歷印吾腦膜。言之心有餘悸也。秋星嘆曰。噫。有是哉。吾之惘惘也。吾茲當告妹。所謂珠也。釧也。髮也。蓋皆吾妻訣別時相遺作紀念者。言次。聲忽噎。久之復續曰。嗟乎。心妹。吾誠狂癡。不能自爲解脫。蓋自吾妻去。吾吾情已隨之俱死。將終身無復活之機。故前次玉哥議及吾妹姻事。吾竟力却之。吾亦知玉哥必怪吾。顧亦無恤。以吾寧自誤。胡可誤及吾妹。卽妹亦當諒吾。使

吾無從前糾葛天涯孤旅巧遇知心豈不能以純一不雜之情傾之吾妹今則胸坎間已橫梗一人將抱此恨以終古感情所發固已駁而不純矧乎死灰復燃吾尙自審力有難逮則妹亦奚取此落寞無情之物戴之爲夫心史起立行近秋星榻前日聞哥此言知非虛矯今妹亦須盡傾肝膈以語哥矣妹期歲喪父前事乃未之知比長吾母示父遺囑方識吾家與哥家有此一段因果雖天南地北消息茫茫而吾身吾心固已遙屬之哥數年如一日也其後海上成連天教邂逅雲天萬里一棹歸來歷年來心懸夢憶之人居然久相與處妹心若何快慰自問此身早已屬哥卽稍涉嫌疑亦復奚恤噓寒問暖形迹之間乃與哥獨親爾時哥未知此事或且謂妹放誕不羈殊異尋常閨女不知妹實情不自禁亦義無可諉也旣而阿兄轉語備悉隱衷妹心乃如澆冰雪知今生不獲事君子矣妹固深憐哥遭遇之慘處置之難良非存心拋棄而出此何敢稍含怨望自問一海濱孤女未必修有福緣卽具前因亦屬離奇惆恍僅憑一紙遺語欲得絕好良緣寧非夢想所奇者未遇哥前縱此心虛懸無着猶可自聊迨旣識哥而一縷情絲不覺時時挑撥竟認哥爲吾終身倚恃之人愛哥之熱度遂與日俱增欲強自抑

遇而不得則妹亦無能自解然今則妹之用心已與前迥別以良緣本屬天成無所用其人力吾實命薄君豈情慳此後光陰惟知安命守分慰九原之死父不復計此身之若何歸宿蓋吾若終不遇哥者則亦茫茫過此一生已耳哥卽棄吾吾固未嘗不足以自遣且吾與哥雖終無緣總可抵一知己異日者別離永賦勞燕東西但得哥時時憶及病客此間時有一朝夕隨侍之妹則於願已足秋星慘然變色曰孽哉吾誤妹一世矣吾國婚姻制度素稱黑暗其中最背人道者卽爲指腹爲婚之一例吾與吾妻卽陷此惡俗若吾妹之事則并許身於天涯地角茫不可知之人尤屬奇絕此種婚姻在理結果必不良以強爲撮合雙方不能發生愛感之故而吾儕乃獨不然彼此一往情深各無異志則又宜種惡因而收美果矣乃又不然結果復若是之惡彼蒼之顛倒衆生蓋於此而極矣吾初欲勸妹今聞妹言何能復作一辭之贅且吾一身之事正如戰敗之棋滿枰殘子尙未知如何收拾奚暇顧及他人從今撤手各行其心之所安死而後已斯亦可矣心史頷首曰哥言誠然人事至萬難解決之際惟有斬斷葛藤各行其是否則牽連不解亦何裨者此後妹不念哥哥亦無容問妹矣至此猶欲強支而珠淚盈

盈已緣。睚而下。秋星長嘆一聲。以目注心史。久久不復能言。閱者識之。此一席話。乃秋星病起之前日心史在病榻前垂涕而道者。自此兩人覲面談話之緣。亦告終止矣。

秋星病既起。其後三日。玉卿將訪一友人於長春。以醫生言秋星病後宜出遊散悶。乃翺之同行。秋星亦以經月困頓床第。靈明壅塞。得此清遊。亦足少蘇其筋脈。諾不之辭。既抵長春。則玉卿友人已於前日渡海。行蹤適左。爲之悵然。止於逆旅。決意作數日留。爲秋星排除積悶。長春亦東省巨埠。雖不及南中之繁華。而妓寮林立。不少旅人。樂之地。惟北地。臙脂長眉。鬪鬢殊欠風流。不足當雅人一吟。卽間有南妓。亦均自鄆以下。無可觀者。蓋若其人稍有聲價。決不來此。塞北荒區。高張豔幟也。玉卿以秋星情場潦倒。意趣不減樊川等閑花事。寧復關懷。以是初不注意及之。惟日事清遊。藉遣旅懷而已。一日坐雨。客邸無聊。偶與秋星取本埠評花小報閱之。見有一則頗觸於目。標題七字。『不情風雨虐梨花』。其文曰。

春陽街吉祥堂前月新來一南妓。名梨雲者。爲西子湖邊產。徐娘半老風韻。猶佳。淡粉輕脂。壓倒滿城春色。聞其人本良家子。被拐來長。該堂假母陳氏以百二十金得。

之居爲奇貨而該妓貞烈成性不願操神女生涯日惟哭泣覓死勸導無靈以是遊人聞名而來者輒掃興而退假母不鑿所欲毒施錐楚從此梨花一樹雨打風摧不識若何憔悴矣有見之者謂該妓姿容秀逸舉止端莊綽有大家風範墮落至此甯不可憐未審芸芸狎客中能否有黃衫其人援而出之火坑也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秋星閱罷喟然而歎曰茫茫人海中何薄命女子之多也此女年已徐娘殆屬有夫之婦不知其夫又爲何等人玉卿曰世間不少負心郎此女安知非爲夫所棄而陷入脂粉地獄者耶惟彼既屬浙產與君頗有同鄉之誼果如報載云云亦大可憐吾儕行囊頗豐何不一往訪之察其情狀而施援救毋令黃衫獨步也秋星曰君亦好事哉雖然此義舉也願從君往於是兩人乃冒雨出喚街車赴春陽街問訊至所謂吉祥堂者指名索梨雲假母諂笑向客曰梨雲誠有之惟妮子初來崛強未化忤客者屢矣恐無福侍貴人請以他妓應環肥燕瘦任客擇之玉卿曰否吾輩聞梨雲之名不惜犯風雨而來必欲一見顏色他非所望言已出金燦然陳几上假母見之饒涎欲滴轉語曰既公

子等。非彼不歡。此亦何不可者。倘有小忤。犯勿怪。老身也。乃導二人入一精舍。蓋卽梨雲之臥室。二人旣入。見鴛帳低垂。玉人未起。乃倚窗小坐。待婢揭帷而呼。良久始強曳。以出。亂頭粗服。淚眼愁眉。不減傾城顏色。秋星起而迎之。四目互視。不覺失驚。蓋其人非他。卽薛子衡妻田氏晚芳也。秋星寓秦氏時。固識晚芳。且夙稔其賢。而不爲夫諒。今不期而遇。已十得其八九。乃急以目示意。呼曰。天乎。吾表姊也。曷爲而至此。晚芳知旨。泣答曰。眞吾弟耶。姊爲匪人所賣。輾轉至此。自問終身無再見天日之時矣。弟從何來。豈相逢在夢中耶。玉卿聞二人問答之語。以爲眞也。怒眦欲裂。將呼假母而痛懲之。秋星止之曰。彼雖賤惡。然既業是。亦無足責。且彼得之於拐匪之手。又烏從知其來歷。要之人心蛇蝎。世路險巇。薄命人插足其中。無在而非陷阱。茲幸相遇。當是吾姊劫數已滿。煩君出語假母。吾將與之情商。出資贖姊歸耳。玉卿乃出。有頃。假母咆哮而入。嚷曰。纔一相見。便認姊弟。將豪老娘。施詐騙手段。耶。秋星厲聲曰。此女姓田。確爲吾表姊。何得云詐。今與汝語。汝得彼時。出金若干。吾可如數償汝。汝得資可別購他雛。以彌其闕。在汝亦無所失。倘不允者。吾將挈汝赴公堂治汝。以誣良作賤之罪。逐汝於境外。吾可。

不費鎔銖而出。吾姊而汝之生路絕矣。此二途任汝自擇之。假母躊躇未答。玉卿攬言曰。奚屑與彼多言。捉將官裏去耳。此種惡鴇。只合處死。懲一儆百。爲薄命女子稍伸冤憤。亦一大功德事。言次。洵洵假母至。是大懼。知客非易與。則立轉其笑臉。曰。公子等勿怒。老身知罪矣。惟老身得此女。實將倚之爲錢樹子。今公子欲挈之去。事亦甚佳。吾得彼以秦闕之數。今請以五倍之金償吾。想公子等自銅山金屋中來。此區區者。必所不靳。使老身一沾餘潤也。秋星曰。五倍非六百金耶。汝何所挾持。妄冀獲此重利。吾爲汝計。得倍原數。亦足以飽汝欲矣。假母不允。玉卿復加以恫嚇。卒以三百金了事。假母以晚芳鬻身之券。還秋星。秋星裂而毀之。而與玉卿挈晚芳歸寓。

海燕風萍。無端會合。在秋星固詫爲奇逢。而晚芳則深感天心之默佑。以彼天涯飄泊。淪入煙花。卽以秋星之故。今復得秋星爲之援手而已。事亦因之以了。甯非天假之緣哉。斯時玉卿已知晚芳非秋星表姊。其夫卽破其姻事之人。在理。秋星宜銜之終身。以食肉寢皮爲快。茲乃不事尋仇。反出資以救其落溷之妻。則亦竊佩其盛德。秋星於此不暇問晚芳以他事。惟懸懸於玉纖生死。欲得一言以爲信。晚芳曰。吾離鄉未二月。行

時吾甥固無恙。此耗何來。殆傳聞之誤耶。秋星意少定。乃以前言告曰。吾固深望妖夢之無憑也。詭芳略尋思。答曰。夢豈無憑。君果魂越萬里。入金氏之門矣。夢中所見之構。誠有之。惟構中人非吾甥耳。此人之死。當亦爲君所樂聞。秋星曰。得毋金氏耶。詭芳曰。然。死於六月初旬計時。正君入夢之秋也。玉卿聞之。撫掌曰。惡人乃不永年。孰謂皇天無眼哉。秋星乃復詢詭芳。三年來兩家狀況。及彼所以至此之由。詭芳慨然曰。小別滄桑。言之難盡。惟有一事頗屬緊要。吾行時。姑丈望雲已染沈疴。勢將不起。耿耿前愆。病不安枕。日夕盼君歸耳。吾此行。本爲訪君而出。攜有吾甥手書。明知風塵奔走。非弱女子所能勝。而一時義心勃發。卽亦不怯。既至滬。於逆旅中遇一中年婦。貌頗馴。善詢知。吾將赴哈。欣然謂已亦至彼。訪親獲伴。大佳。吾亦喜甚。次日彼乃挈吾登輪。不意此婦乃一女匪。登岸後卽賣吾。至此又不意。卽於此遇君。一若天遣。彼婦從中牽引。爲吾儕相見。地者事誠大奇。蓋吾但知君在哈。設無彼婦。吾卽能至哈。亦將無處覓君也。詭芳言次。出玉纖書。鄭重授秋星。曰。此書吾奔走萬里。出生死之關。守之勿失。今以與君。吾事畢矣。三年中事。胥在書中。君閱之可知。梗概毋煩。吾贅述也。秋星恍惚若夢。接

其書而閱之。果玉纖親筆也。其辭曰：

吾摯愛之星哥。鑒妹於心。盡氣絕之時。披肝瀝血而成此書。天涯海角。棲託何鄉。冷月昏燈。相思無路。哥不知妹之生死。妹不審哥之存亡。此書之能入哥目與否。杳不可必然。妹固不能自己也。妹別哥三年矣。此三年中。人事之變幻。遭遇之慘酷。有非楮墨所能罄。哥既脫身煩惱之窩。應不願復聞訴苦之語。而妹則積恨環愁。填胸塞臆。舍哥又無人可訴。哥雖絕妹而愛憐之念。當復如前。或不厭其煩絮。方哥行之次。日喪心之舅父。復以姪氏鬻之。彼儻得資而去。如黃鶴可憐。吾姪賢淑。成性適人。非偶中道棄捐。既悉真情。遂拚玉碎。妹論誼則親比一家。論情則相憐同病。強作無聊之勸。勉強不盡之生。從此風朝雨夕。廝守不離。薄命一雙。相思千萬。夕汐晨潮。淚堪洗面。春悲秋恨。病來磨身。三載生涯。如此而已。彼儻既不獲逞。欲於妹復不能償志。於姪旋復放浪。作狹邪遊。嚳蕩妓。金枝備充。妾媵日事。淫樂認作溫柔。不死之鄉。不意樂極悲來。病成癆瘵。奄奄一息。困頓終年。金枝以彼久病不痊。空幃難守。漸與僕金貴通。甚至白晝宣淫。絕無忌憚。彼儻此時病已入乎膏肓。羞復貽夫中簞目覩。奸

夫淫婦狂蕩。自由催命符。來延生。乏術喘絲不屬之候。正是天良復現之時。臨終呼妹及姪氏。至榻前。以生前積惡如山。自陳懺悔。且深怒舅父之誤。彼謂死後汝等均可自由。已又乏嗣。遺產可自取之。毋任他人魚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孽由自作。情亦可憐。彼夙著富名。族中人垂涎已久。一旦聞其死耗。相顧色喜。羣率其子弟而來。一朝之間。衰麻而稱孤者。乃至十餘人。究不知何人當襲而金枝與金貴。乘家人紛亂。莫決之際。席捲宵遁。作惡一生。結果如是。人亡家破。報亦烈矣。妹於彼沒之次日。卽挈姪氏俱歸。三載幽囚。今始作脫籠之鳥。家人團聚。若慶更生。妹自適金氏。三載未一歸甯。曾不知吾家狀況。近復奚若。此次歸來。適值阿父病中。詢知妹事。喜而復悲。回首前情。彌滋愧悔。謂當時爲舅父所惑。已屬一誤。後復任哥自去。又屬再誤。哥去後。僅於鄰人陳大郎口中。得哥從友赴哈之耗。究無確定之行踪。哥復存心堅忍。隻字不遺。更令老人積思成海。今則病榻餘生。行將就木。猶欲見哥一面。而後瞑目。重泉妹覩此愁苦之狀。不能不動其孺慕之忱。且欲代妹垂死之親。乞哥捐怨嫌。而加憐憫。伏念吾父壯年磊落。夙著義聲。晚歲顛連。誤爲利誘。過能知悔。情實可原。深

恐者番消息不到。哥前則妹爲徒勞。呼籲苟知之者。哥非鐵石心腸。烏有不聞而愴惻。星夜馳歸。圖彌留之一訣。耶家無男子。可爲萬里之行。矧氏仗義。自任妹亦無能相尼。此行能見哥者。固屬奇幸。如其不然。是天絕吾父并絕吾也。生死存亡。今生不再。聞問矣。臨書愴不盡。所言玉纖叩上。

第二十七章 南旋

秋星且讀且泣。最後乃至淚下如雨。著紙模糊。旋收函。願語畹芳曰。苦吾嬖矣。吾絕裾而出。忽忽三年。家鄉事茫如隔世。詎料滄桑至此。吾茲深悔。未以行藏見告。累吾嬖以金閨弱質。代人作寄書郵中。道流離。遂陷虎狼之窟。吾罪滋甚。其又何以自安。畹芳曰。君此言殊非。妾所願聞。孽夫誤君。畢世妾常負疚於心。今茲所遭。藉消餘孽。幸終遇君。天不負妾矣。尙復奚怨。且妾已見棄於夫。鬻爲人妾。設無吾甥相與扶持。勸慰。薄命之身。早化輕煙飛絮。豈得復有今日。後此殘軀。固非妾有矣。秋星嘆曰。嬖良不幸。薛叔亦太無情。此種事。殆皆前世孽冤。莫可究詰。舊事重提。徒愴人意。不如置之。吾夏初本有歸志。而病魔襲人。淹纏彌月。今愈未幾也。會與吾嬖尅日南旋。慰秦氏一家之望。惟有

一言問。嬌彼家近。況窘耶。抑較前爲勝。晚芳曰。焉得不窘。此亦妾夫造孽。令老人過此。愁苦光陰。長源歿後。雖以遺產屬之。吾等而吾等來去分明。潔身自好。殊不屑與儕奴輩爭此不義之財。吾甥所攜以俱歸者。僅嫁時妝奩數事。餘則未取。錙銖歸後。審知窘狀。徒喚奈何。老人病體支離。乃至醫藥之費。亦無所出。設有不測而喪。葬所需更復奚從。籌措此誠目前第一種困難問題也。秋星曰。此殊無慮。吾家受翁大恩。尙未有涓埃之報。當時出行。本旨原冀天佑孤兒。了此一重恩。怨言次指玉卿曰。幸遇此君。提攜至哈。經營商業三年來。佇苦停辛。幸未隕越。今已積貲巨萬。可報翁舊惠矣。惟吾業均在哈。當速歸料理。然後同行。或猶及見秦翁於彌留之頃也。

玉卿聞兩人問答之言。知秋星歸期決難再緩。爲之悵悵無歡。以秋星既返。再見無期。而弱妹終身作何歸宿。中心惘惘。殊不知所以爲地。而秋星此時已神馳於病翁之左右。更不遑繫念及此矣。次日遂同返哈。寓晚芳於家。秋星遽至輪埠探訊。適二日後有船南駛。卽出資定艙位二。復歸檢點行囊。結束所業。將現有商號數處悉贈玉卿。碌碌兩日諸事粗竟。而秋星須於是晚十時登輪啓旋矣。玉卿設筵餞秋星。而令其夫人款

晚芳於別室舉杯欲別。慘不成歡。草草終席。僕夫催上道矣。玉卿黯然請後會之期。秋星曰。此難預定。以吾歸後。尚有種種未了事。且秦翁之病。亦未知其吉凶。奚若深恐此身重入煩惱之窩。不能自主耳。落魄羈人。蒙賢夫婦垂青三載。此恩此義。沒世不忘。吾事苟了。卽當鼓棹重來。一傾離索。而與君圖終身之聚處也。言次環顧諸人。獨不見心史。心史自秋星病後。尙未與秋星一見。秋星將行。乃憶及之。以詢玉卿夫人。夫人曰。心妹忽病。其病乃自聞叔歸訊之日起。恐不能與叔面別矣。隨命媪入報。有頃碧虬出手一裹付秋星。曰。姑娘言不能再見公子。公子前途珍重。可勿相念。此裹中物幸保存之。秋星受而納之。於懷。不勝依依惜別之情。念心史病中厚吾。吾獨意冷如冰。不克遂其心願。今則浮雲一別。再見不知何時。而玉人病信偏於此。臨歧嗚咽之時。送入行者之耳。欲止則勢難再留。欲行則情何能捨。此一時問良有難乎爲懷者。徘徊久之。卒含淚向玉卿等致聲珍重。掉頭竟去。

秋星萬里歸心。急於弦矢。以心史故。略分其念。旣登舟。猶悵望凝思。不已。意心史之病。若果爲已。則誠孽矣。忽憶其所遺之裹。不審中藏何物。啓而視之。則三千煩惱之絲。一

紙斷腸之章耳。秋星覩此驚痛自無待言。不得已誦其箋曰。

君去矣。君去後。妹知君必不能再來。即能再來。妹亦未必能待君。茲當遠別之際。妹豈不願卜臨歧之一面。了餘愛於今生。然妹已與君無緣矣。又何爭此須臾之晤對。轉增無限之低徊。妹自前日與哥一席話。塵情悟徹。心地光明。早將縷縷愁絲盡付并州一剪。此後靜翻貝葉。夢伴梅花。枯寂生涯。終身已矣。君即不行。妹亦不能再與君見也。亂絲疊疊。謹以贈君。以證妹心。且使君見此。知妹已解脫而勿復妹念也。至君一身之事。在君自有主張。妹不能參一語。惟祝君事事遂心。并望君時時自愛耳。

心史謹上史哥行次

秋星閱竟驚魂欲絕。一時愛憐悔恨之念紛擾於胸。謂薄命不祥之身。何在在足爲美。人之崇憶自失。志情場投身異地。風情銷歇。神志全非。勉強未了之殘生。甯作別枝之妄想。而情網之設。彼蒼已預爲布置。欲避無從。卒款款而入其彀中。又結此一重恨果。天下不幸之人。道路殊難行也。繼復自解曰。此情固非發端於我。從中殆有孽因。殊不得爲吾罪。誤局已定。不如聽之。已惟深悔出門之孟浪耳。著者曰。秋星忽轉此念。良不

得謂之忍。以彼潦倒已極。而痛心失意之事。復從而困之。困極而自爲解說。亦極無聊之思矣。究竟秋星。卽不自制情耶。當身世。又何以慰心史者。彼非寡情之人。不獲已而歸割。忍中心之苦。蓋有難言。故吾悲秋星。乃甚於悲心史也。

順風相送。直抵滬江。到埠時。已昏夜。秋星乃與晚芳檢視行李。喚街車投逆旅而宿焉。黎明卽起。乘早車返杭。風景依然。河山無恙。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不禁有丁令威化鶴重來之感。旣抵秦氏家門。秋星逡巡嘆曰。吾不意復能生入此門也。晚芳先入。有頃。率家人迎以出。秋星旣卸裝環顧。家人玉纖果在。窺其玉容。憔悴殆難言狀。惟楚楚丰姿未改。昔時媚玉纖。亦以秋波注視。久久不已。而一身縞素之衣。此時乃最足刺秋星之目。彼謂玉纖作此裝束。實爲新寡文君之表示。其實玉纖初不係此長源未歿之前。已早謝鉛華羅綺矣。衆人見秋星各有一種悲喜交集之情。秋星略以行蹤告晚芳。亦以如何被誘。如何落溺。如何與秋星相遇。如何與秋星同歸。一一述之。衆人旣驚且賀。幾疑隔世重逢。玉纖曰。自始氏行後。吾嘗日夜懸懸深海。一時孟浪任始遠去。茲幸得邀天佑。覓得星哥慶歸來之無恙。然中途顛沛辛苦。備嘗以吾一家故。令始氏蹈不測。

之禍。此心終愧對耳。晚芳曰。人已重歸。前途所歷。渾如一夢。可勿復言。敢問姑丈之病。今若何矣。秋星亦撓言曰。吾聞翁病。魂夢不甯。無日不默。祝天公增進老人福。社今可占。勿藥否。玉纖含淚曰。阿父之疾。亟矣。年老血衰。殆難盼愈。日來望哥更切。乃至夢回枕畔。亦呼哥名。風動簾開。疑見哥影。今幸哥歸。可以慰彼將穿之老眼矣。談次。家人出秦翁命。請秋星入見。秋星乃起。隨之入內。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秋星既入病室。見望雲臥榻上。時方季夏。御重衾。猶有寒色。額上綢紋疊疊。較前別時。龍鍾尤甚。顙聳頤削。狀極委頓。目眶深陷。視亦無神。一見秋星。欲強起。兩肩突出。勢不能支。遂復臥而喘。已大作。久之不能言。既而顙聲曰。天乎。秋星汝歸耶。吾初疑家人誑吾也。秋星曰。吾聞長者病。星夜遄歸。幸得相見。翁疾得毋劇耶。曾延醫診治否。翁曰。吾比年老。適益甚。疾初作。卽覺去死已近。大約此種衰病。卽醫藥亦不能爲力。然死固非吾所懼。乘化歸盡。亦復奚戀。獨以汝飄流在外。恐不及見汝而死。則遺恨殊無盡。茲幸汝歸。吾尙有一息。猶及傾吾胸中之隱。吾心乃至樂言。次張雙目。視秋星。喟曰。汝顏色

何凋敝。僕僕風塵。有佳況耶。此亦老夫誤汝者。秋星曰。翁毋煩擾。吾託翁庇在外。乃甚適。且積有厚金矣。翁曰。謝上蒼。以佳運賜汝。且以三年所歷約略爲吾述之。秋星乃略言梗概。秦翁聆之。歎歎不已。既而曰。汝知吾三年來靡日不汝思耶。吾誠不德汝。偷念舊者。亦不應無隻字相遺。一去三年。絕無蹤影也。秋星謝曰。忘恩背義。吾罪實多。望翁以大度恕之。翁曰。吾何敢罪汝。以吾誤汝。實甚。汝能絕吾而去。乃真少年。能自樹立者。惟前事。吾已悔之。嗟無及耳。秋星曰。過去之事。言之徒增煩惱。請翁置之。吾固受翁大德者。翁家現狀之窘。吾三年來亦無日不在念中。幸獲上蒼之佑。滿載歸來。翁家舊產可從此盡行恢復。望翁寬懷調攝。以祛病魔。享數年安樂之福。竭小子微末之忱。當亦先人九原所樂。秦翁笑且泣曰。汝意甚佳。吾恃與若父舊。交得汝娛。吾晚年甯非至樂。第吾德薄。恐終無福消受。吾疾已自知不起。吾乏後嗣。收骨無人。養生送死。悉將累汝。汝能顧念舊交。任之無怨。吾目瞑矣。秋星亦泣曰。翁勿再爲是痛語。果翁有不測者。必不負翁所囑。秦翁微點其首。意似甚慰。既而揮手令家人出戶。謂將留秋星作密談。於是家人皆出。

秦翁閉目養神良久忽啓目發極微之聲浪問秋星曰汝知吾病中望汝之意乎秋星略凝思答曰不知也翁曰汝出外久曾成室否卽未成室曾別訂絲蘿否汝年長矣此事殊未容久誤言次竊覘秋星顏色秋星意甚不悅強答曰翁何忽垂詢及此此言殊非吾所願聞吾前已爲翁言願作鰥魚歿世矣蓋吾一生幸福已爲人剝奪以盡尙復何心及此且吾子身飄蕩冷落已慣何必有此贅疣之室家自增罣礙也翁嘆曰奪汝之幸福者老夫也顧有私衷欲以償汝蓄之三年汝亦不返此意不宣吾死決難瞑目吾生平行事雖多悖謬自問存心尙正當邀天赦遂吾補過之心今忍死待汝而汝果歸得以吾心示汝未始非彼蒼惠吾者嗟乎秋星吾茲所言汝必允吾苟不吾允者則吾死留無窮之遺恨在汝亦當不忍秋星曰翁試言之苟可允者吾何敢靳翁欲言又止久之囁嚅曰次女明霞年十九矣尙未字人吾意蓋欲留以待汝蓋吾已鑄錯無可挽救祇此一途或足償汝此事能成吾可稍補前過死尙可見若父於泉下故望汝憐而諾吾也秋星哂曰翁乃作此奇想第茲事恐非吾所能任奈何且翁言如此足補缺恨亦知吾之幸福翁能償之而纖妹終身翁又何以慰之者翁微慍曰吾奄奄一息去

死已近。幸汝勿再以言責吾。傷吾垂死之心。玉纖吾女也。吾雖誤彼。亦彼命薄所致。且彼意亦未必慙吾。今問汝。汝能允吾所求否。秋星決絕答曰。不能。秦翁續言曰。不能耶。試語以不能之故。秋星曰。此無他。故一言以蔽之。我今已不作成家之想。實告翁。吾在哈亦有所遇。其人之父曾受吾父之惠。臨終遺命。以其女偶吾。姻緣千里。天遣相逢。事本至佳。而吾槁木死灰。心難再活。事遂無成。彼女被絕。已抑鬱成疾。顧吾亦不能恤也。今翁必欲強吾。所難吾自知。實不能慰翁。蓋吾卽勉允而異日。閨房好合。終無美滿之望。徒誤霞妹耳。翁已誤一女矣。何必又誤其二霞妹。終身翁可毋慮。蹇修一職所不敢辭。當爲留意擇一如意郎君。彼金氏長源良不得謂之佳婿。毋令彼步纖妹後塵也。秦翁聞言。不語。仰空而啼。狀至不適。旣而嘆曰。噫。吾罪乃至不可贖耶。旣而復低聲語秋星曰。究竟汝能允吾否。脫汝一字出口者。吾死較生尤樂。其實汝卽允吾。吾亦不及視汝等成家安享含飴之樂。汝又何慳此一諾。慰我無聊之思。秋星曰。乞翁恕吾茲事。吾實不能允。翁實亦非有所不慊於翁。翁亦無須介介。秦翁怒目視秋星良久。復曰。汝堅執不允。然則汝殆將不娶終身矣。秋星曰。然翁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獨未聞是語。

乎。吾無嗣。汝父亦祇生汝一人。汝忍使兩家血食均因汝而斬耶。秋星曰：不孝之罪，吾自承之。茲事卽吾父復生，亦不能強吾。吾已心空塵障，夢斷綺緣，待負父母骸骨歸葬故鄉，大事已了。卽當披髮入山，懺吾宿孽，袈裟一領，長伴烟霞。卽此爲吾終身之局。秦翁喟曰：吾不意汝竟執拗至此。雖然，吾終望汝能自悔悟，勿自絕於人倫之外。汝試平心靜氣，清夜深思，明日示吾以究竟。秋星自思：任加吾以何種勸言，或強力，吾志終屹然不移。堅定若此，何必效季文之三思。而此時老人曉曉若有餘望，則姑應之。俟明日再決絕答覆耳。遂興辭而出。

翌日之晚，秦翁疾已大漸。家人環侍榻前，翁喘大作，睛定痰湧，不省人事。俄而喘少止，突清醒。秋星知非佳朕，不覺淚落。翁已見秋星，徐出其枯瘦如柴之掌，執秋星手曰：吾祿已盡，死神早臨。吾前以吾心胸懷有惡咎，故遲遲其行，不敢遽赴冥司。對簿昨所求於汝者，汝倘能於此五分鐘時，允吾者，則死後靈魂可獲安適。吾至感汝當於冥中爲汝夫婦祈福。語至此，復喘。秋星一手摩其胸，垂首不答。有頃，翁復言：聲含糊氣且垂絕。秋星拜伏於地，含淚搖首以示否意。秦翁微啼，張目視秋星，併力爲一言曰：忍哉！聲有

餘恨而歿。秋星起枕秦翁股而哭。一慟遂暈。秦夫人泣且訾曰。人掙其一絲。僅屬之氣。求其一諾。而不可得。殘忍若此。直是鐵石作心肝者。奚假惺惺作態爲玉纖初以秋星堅執不允。亦微嫌其太過。繼見其暈去。則又倍增驚痛。乃曰。彼雖忍。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今日之事。非彼孰爲政者。盍速救之。於是家人共扶秋星置之別榻。施以灌救。逾時始蘇。哇然而哭曰。吾貧翁矣。雖然。翁當諒吾。吾實無緣其何能強。惟不能慰翁於垂死。則吾罪實無可逭。言已。復哭。玉纖前曰。星哥。其勿悲。吾父已歿。哥肩重矣。此非哥哭時也。秋星蹶然興曰。妹言然。吾徒爲無益之悲。乃幾忘大事。遂出資爲秦翁治喪。

第二十九章 尸諫

秋星居秦翁之喪。哀毀如喪父母。秦夫人亦微感之。秋星復出巨金。盡復秦氏舊產。門庭重振氣象。一新。夫人痛喪所天。憂深後顧。以大局言之。計惟以明霞偶秋星。可全兩家舊誼。顧知秋星堅決以秦翁垂死之請求。尙不能得其一諾。又何論他人。且前此婚姻之破壞。夫人實爲主謀。今事急而相求。縱已不惜自貶。其如內媿已多。殊難啓齒。再三籌度。知秋星之心。能左右之者。厥惟玉纖。惟已對於玉纖。亦殊寡恩。所幸親屬母女。

無所用其羞愧。於是微露其意於玉纖。令爲已向秋星遊說。斯時玉纖已積哀致疾。氣短心灰。良不願與聞他事。聞夫人言。竟立却之。夫人復以過去之失誤。現在之艱難。將來之希望。曲爲解說。娓娓動聽。玉纖卒爲所感。允與秋星一言。惟事之成否。亦云未可必耳。

秦翁歿後。玉纖與秋星曾不數數親有時相遇。輒如驚鴻一瞥。瞬息無蹤。一若有心避面者。秋星始而疑。繼而慙。謂己歷盡萬苦千辛。無非爲彼彼會無一二溫語以相慰藉。反漠然如陌路人。女子無情有甚於男兒。薄倖也。一日秋星獨處室中。靜思往事。怏怏不歡。俄有叩關而入者。則玉纖也。玉顏憔悴。半帶病容。秋星起而納之。胸懷怨憤。不禁脫口而出曰。吾與妹相別久。乃生疎甚矣。今日甚風兒乃吹得吾妹到此。玉纖嘆曰。星哥誤矣。妹茲與哥又烏得而不生疎哉。以妹遭遇之不幸。哥不加憐更從而求全責備。耶。實告哥。妹之本心已拚終身不與哥面。今日之來。良有不得已事。欲復有求於哥。今聞哥言若甚恨妹者。妹又奚從發吻耶。秋星泣且謝曰。吾誤怪妹。雖然妹知吾爲飽受白眼之人。以爲愛吾如妹。亦不稍加吟陳。中心感痛。復何可言。吾之怨妹。當亦爲妹所

諒。今吾已知誤。請妹速言來意。俾吾得慰妹而償前過也。玉纖曰。哥固無過。過仍在妹。茲妹所欲言。知必爲哥所不願聞。欲不言則又未可。妹當先求哥諒也。言次。遂逕達夫人之意。秋星聞言似詫。繼不悅曰。吾不意妹亦以此聒我。茲言出之他人。均無足怪。出之於妹。得毋與素心大相刺謬乎。吾與妹終身皆誤矣。春水一池。又復干卿底事。休矣。休矣。無復言矣。玉纖嘆曰。良如哥言。妹身世若此。而與人婚事。是誠何心。惟今日所言。乃奉慈命。得哥復音。妹亦可以塞責。從此靜修。畢世此口常關矣。遂起告別。

玉纖既別。秋星旋歸靜室。幽窗獨坐。百感紛來。念殘局之維持。舍此着其誰屬。秋星所以堅不承諾者。無非爲己而已。初適金氏時。早拚一死。苟延至今。亦正恐秋星輕殉私情。致墮全同。茲幸彼已歌符得寶。如願歸來。已則父死。夫亡。諸事悉了。正當及時自決。以明素志。且素悉明霞之意。未嘗不屬秋星。秋星獲娶明霞。實是兩家之福。而已身不死。事終無成。又何必戀此薄命之餘生。梗他人之好事。自是以後。玉纖遂抱決死之心。立意自戕其身。不復愛惜。已碎之花。詎可再經蹂躪。曾幾何時。已病入膏肓。奄奄待斃。衆人固莫之察也。

日月不居。尺波電謝。不轉瞬而已。屈秦翁輟哭之期矣。秋星經營。窀穸勞苦。備至所事。既藏。稍稍休息。又念父母骸骨。尙復寄厝荒廟。痛心泣血。寢食不安。乃擇日扶遺榼歸葬。湘南一棹。雙棺尅期宵發。是晚。秦夫人命家人爲秋星治餞。離筵乏味。慘不成歡。時玉纖姊妹均在座。玉纖病骨。勉強撐愁。顰不展。黯然相對。悄無一言。旣而席終。秋星告行。玉纖遽起。詢曰。哥此行。歸以何日。秋星曰。今方仲冬。遲至一月。吾必復來。猶及於六橋三竺間度此殘年也。玉纖凄然不語。繼忽泣下。咽聲曰。星哥前途珍重。哥再來時。妹恐不及見哥矣。言已。哇然一聲。遺紅滿地。遽倒椅而暈。秋星大驚。俯視地上。猩點斑斑。痛極呼救。有頃。復蘇。秋星慰之曰。妹勿自苦。此小別耳。何作此不祥之語。玉纖不答。忍淚頷首而已。秋星流連不忍遽行。而舟子不情。連聲催迫。秋星不獲已。致聲保重。掉首竟行。

自是玉纖病失血矣。家人不識其用意。紛紛營救。醫藥雜投。玉纖亦聽之。而所進之藥。均爲玉纖乘間暗傾。實無一滴入口。以彼意不復求生。則醫藥又復奚須。且一生薄命。萬苦備嘗。今且就死。何必復嘔此苦口之湯。增其心頭之苦。臥床十日。瘦不成人。攬鏡。

自照知去死日近心反大慰而秋星行後時有書來詢玉纖病况殷勤倍至玉纖既深感其多情復自傷其無命已枯之淚時復洩瀾被角枕邊猩紅遍佈惟立志不覆一字自死此心最後得秋星一書謂葬事已竣家鄉無可勾留已定於某日啓行計抵杭之日當在黃羊祀竈前也玉纖得書求死之心益切以己必死於秋星未返之前方可有裨倘及期而不死者誓服毒以償此債矣乃於黃昏人定之餘潛起挑燈預作一書以遺秋星曰

玉纖死矣死之一念蓄之已久所以遲遲不卽引決者恐私衷不能自明身死而更誤哥於無底也今幸矣三年不見哥已如願以償一夢乍醒妹更何心再活然妹雖不畏死良不願徒死前之不死正不欲獨善其身之故今則撫茲殘局痛念將來扶持而收拾之將惟哥一人是賴妹不能獨善其身而哥欲獨善其身得乎且妹與哥雖自小訂婚而妹已他適則夫妻名義早已解除不娶而鰥是又何說况乎兩家血食胥繫於哥之一身而哥顧可一意孤行絕人逃世爲名教之罪人乎平情論之哥遭際慘酷抱此消極思想妹憐之不暇又安忍責哥無如大局垂危爲人子者應有

維持之責。殊不能以私情害公義也。阿父垂死。哀哥而哥不允。妹復以母命懇哥。而哥不動。哥志誠堅決矣。妹欲再以言進。知已不足悟哥。輾轉寸衷。惟有一死以謝哥。而絕哥之餘戀。且使哥知妹含羞忍痛一息偷生。良有苦衷。不能遽白。非惜死以負哥也。妹惟不欲徒死。以至於此。今之死。爲徒死耶。爲不徒死耶。是在哥爲妹抉擇之耳。妹死後。囑家人勿遽殮。以待哥歸。蓋有二意。其一則踐往日之言。遺此乾淨之身。爲哥實驗。其一則史魚尸諫之意也。哥倘鑒妹之誠。允與霞妹成仇。儼獨未了之餘情。盡生人之大事。妹在九原。亦當含笑。否則心腸鐵石。固執不回。則哥爲千古忍人。爲情界所共棄。碧落黃泉。無相見矣。垂死哀鳴。情迫詞直。惟哥圖之。年月日。玉纖絕筆。

絕命書成。玉纖心事已了。預儲毒藥。靜待死期。幸也。天心仁愛。憐此求死之薄命女。特促其生。予以自然之蛻化。至秋星未歸之前三日。而玉纖病勢已垂危矣。彌留之頃。呼明霞而問之。曰。前阿父欲以妹偶秋星。究境妹心頗如願否。明霞含泣不答。再問之。侃侃言曰。姊亦何必以此問吾大局。如此妹亦非自由之身矣。茲事縱非妹所願。苟勢在。

必行妹亦奚恤。特恐終成畫餅。負吾姊一片苦心耳。玉纖含笑曰。妹意良佳。吾得於一息僅存時。聞妹此言於心。至慰旋顧。秦夫人曰。阿母別矣。兒有遺書在鏡匣中。三日後。星哥必歸。以此遺之。當如母願。兒死不可遽殮。當待彼來。至囑至囑。言訖。遂逝於時。家人號慟。自不待言。而秦夫人則一半含悲。一半含喜。謂死一女兒。得一佳婿。足以相償。遂如玉纖囑陳尸。以待秋星。

第二十章 生離死別各收場

雲車風馬。萬戶生煙。秋星果鼓棹而歸矣。入門而一聲霹靂。驚倒征人。撫遺體之在床。恨歸期之遲悞。椎心一慟。萬淚齊揮。秦夫人以玉纖絕命書進。秋星拭淚讀之。讀竟復哭。而暈去。既蘇。復撫尸慟曰。妹如此用心。而吾無所覺。負妹滋甚。綿綿此恨。何有窮期。言已。自批其頰。狀類發狂。經家人慰勸再三。悲始稍殺。忽忽爲玉纖治喪事。寂寂一棺。玉容永隔。痛定思痛。幾不欲生。秦夫人不識秋星之苦。復以姻事囁嚅。欲得其一言爲信。秋星感玉纖遺意。不忍再却。則顧明霞而微嘆曰。吾不意成局破壞。以後事變之幻。二至於斯。最後姻緣。乃屬之於妹也。

玉纖金氏婦也。死後，訃諸金氏。金氏無人顧問，則亦聽之。秋星乃爲卜地於五里外之白龍潭，擇期而葬焉。地取其近，圖往返之便耳。營兆既竣，匠人以墓碣請。秋星題曰：「嗚呼！此余未婚妻秦氏玉纖之墓。題既覺未妥，協易題曰：『嗚呼！此貞女秦玉纖之墓。』玉纖葬後，秋星鬱鬱獨居，生趣日短。每值風晨雨夕，愁不能遣，輒獨赴玉纖墓，放聲一慟，以爲常。旣而飛花斜柳，節屆清明，秋星攜紙錢持麥飯，澆奠於玉纖墓上。事畢而歸，適郵使遞一函至，乃玉卿自哈發者。悍然心動，啓而閱之，則又是一幅斷腸消息也。

秋星吾哥鑒此浮雲一別，忽忽半年人事滄桑，不可復問矣。別來頗如意否？至以爲念弱妹心史，自哥行後，旋染病魔，命比優曇，忽焉而殞。已三月於茲矣。伏念弱妹受先父遺命，守十年不字之貞身，非自主情實可憐。與哥雖未明正婚姻，也算挂名君籍。哥旣不圓好事於生前，應不惜虛名於死後。此後清明寒食麥飯一盂，勿令彼爲無主之魂。啾啾飲泣也。某經此慘痛，萬念都灰。茲已葬妹於哈北之霜岡。於某日率家人渡海而西，浪遊所至，蹤跡難知。莽莽中原，今生當不復插足別矣。別矣，勿相念也。玉卿頓首。

秋星南歸。後變故。疊遭會無甯日。玉卿心史。早於度外置之。今日消息傳來。驚心動魄。追憶從前。心史客裏扶持之。惠病中調護之情。展遺書而淚落。撫斷髮而神傷。人非負我。我太負人。哭望天涯。奚以自解。新愁舊恨。交集環攻。於是秋星遂病。病五月始瘳。鬢白潘郎。非復昔時丰度矣。秦夫人念切抱孫。以完婚。請秋星亦願速了世緣。得遂初志。則逕諾之。於是懸燈張樂。設宴迎賓。熱鬧一番。克成大禮。紅氍展拜。璧人一對。見者訝爲神仙。不知兩人心中各抱難言之痛。強聯無謂之緣。郎情不暖。妾意如冰。宴爾新婚。洞房乃如寒谷也。

秋星成婚而後。雖無十分情愛。灌注新人。而閨房靜處。式好無尤。亦無異尋常伉儷。惟每值明霞晨起。曉鏡開。靨青絲挽髻之際。秋星對之。輒爲之悄然不怡。良以意中雙美。所遺留之紀念品。惟此愁絲一握。亂髮千條。水晶簾下。看梳頭。他人得之。爲豔福。秋星得之。轉觸其悲懷。明霞而落落大方。處理家政。外不聞他事。無怨容。無厲色。任秋星之愛憎。喜怒均若無所動於其中。如是者三年。連舉得二雄。秋星之喜可知。已某年中秋之夕。星秋與明霞置酒園亭。作團圓之飲。時則月明如晝。萬籟俱沈。砌下棠花。蕭疎弄

影猩紅。片片觸秋星之眼。簾幙憶曩年。玉纖依依泣別時之情。況與今日正復相同。月還依舊。人已云亡。風景不殊。幽明永隔。不禁悲從中來。擲杯不飲。愀然謂明霞曰。久不哭。玉纖月朗宵深。夜臺得毋寂寞。寔妹能隨吾往彼墓上。一呼其魂而哭之乎。明霞曰。諾。兩人乃悄啓園門。出步月至白龍潭。金風颯颯。冷透袷衣。墓草猶青。珮環不返。秋星撫墳。長號明霞和之。聲震林谷。枝上棲禽。悉爲驚起。撲簌簌繞月而飛。旣而哭罷。明霞倦伏石欄之上。秋星則徘徊墓側。不盡餘哀。仰視一鏡。當天寒徹。心腑頓放。光明豁然。有悟。遂呼明霞俱歸。至次日而秋星遂失蹤。

秋星潛出不歸。家人以爲或借宿友家。或流連曲院。初不注意。旣而數日不返。始各惶駭。分頭尋覓。跡朕全無。旣而明霞於書架上得一紙。則秋星留別之書也。

霞妹鑒此秋星別矣。此行縹緲。卽吾亦不知於何處歸宿。深望家人勿尋吾。尋吾殊無益也。吾自纖妹沒後。早具出世之想。而遺命諄諄。絆吾行踪者。閱三數年。今則伯道有兒。若敖不餒。人生大事於焉略盡。不從此逝。擾擾塵緣。無時解脫矣。吾今生與妹無緣。知妹當能諒吾。吾去後。事毋撫兒。諸事將悉委之妹妹。以大局爲重。或不吾

怨兩兒長後以爲秦氏後慰若翁地下之魂。吾所恢復妹家舊產及遺存之資。若能安分自守。一生足溫飽矣。俟兩兒成室。妹可均而析之。俾各守其業。勿令入仕途。能不識一丁。尤爲佳妙。免蹈若父覆轍。畢生淪於憂患中也。薛嬋婉芳無家相依。當善養終身。毋加白眼。所屬僅此妹。其識之。天上人間會相見耳。秋星臨別留言。

明霞得此書。知秋星終不返矣。乃囑家人毋擾已。則如常治事。不歡亦不戚。越數日。有人來告曰。玉纖墓上有人縊於樹。家人驚揣決爲秋星無疑。卽明霞亦信以爲真矣。趨而視之。乃數年前挾賣妻錢去如黃鶴之子衡也。胸前有一紙自述。其一生罪惡。後則瀝陳懺悔之意。晚芳固深恨其無良。至此則人亡惡滅。昔年共枕之情。怛然復動。買棺成殮。衰絰盡哀。請於秦夫人附葬於薛氏之故塋。

秋星失蹤後一月。哈爾濱某報載有新聞一則曰。

三年前有客籍宋氏葬一女。郎於北境之霜岡。聞彼女郎貌絕美。幼喪父母。依兄嫂以居。年方二九。未嫁而夭。煙飛紫玉魂。碎綠珠黃土。美人古今一例良可嘆也。女郎葬後。兄嫂亦不知何往。三年來墓草茸茸。杳無人跡。饑鳥送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

花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鱸膾載主生。春草誦此詩不啻聞女郎。重泉泣訴也。前日忽有一南方少年附舶來哈。問道霜岡直赴女郎臺披荆榛而進。再拜而哭甚哀。哭已飄然長往。不知所之。見者咸疑彼少年爲女郎戚屬。或係其未婚夫。有識之者則謂彼少年數年前亦商於哈者。某名某姓言之鑿鑿。然迄不知爲何許人云。

余之妻



余之妻終

二六六

跋

人生最不幸者莫如家庭中變禍起蕭牆局外旁觀者已覺傷心慘目遑論身處其境耶甲寅冬徐子天嘯既抱失珠之痛復占炊臼之凶於是恣情詩酒不復談居家瑣屑伴狂屈子殷浩書空其感喟不是過也而其介弟枕亞亦遭際不偶動輒乖張雖天付清才等身著作然名稱末世非所願也嘗於酒酣耳熱擊桌擲盃憤然曰我將披荆入山矣於此可見其梗概今年春余寄旅滬上鬱鬱無所表樹枕亞忽叩關告余曰汝非戒余莫作傷心文字耶謹聞命矣自誓亦不再作此等暮氣文章以賺人眼淚無奈人事顛倒憂來逼人不得不藉是以抒積悶故復有余之妻之作嗚呼余聆斯語覺一縷酸辛自踝股達聰門自亦不知涕泗何從也枕亞瀕行囑余爲之跋奇哉枕亞負時譽久矣生涯蠹窟聲價龍門所交文人碩彥不勝屈指何獨屬意於余且枕亞之作雪鴻淚史雙鬟記也余曾塗鴉附

驥佛頭著糞。今枕亞余之妻之刊行。又囑余爲之跋。豈枕亞愛余文字耶。非也。枕亞蓋有深意存也。海上戚友中知枕亞家世最稔者莫如余。而余之妻又爲枕亞借酒澆愁之近作。或者欲余爲之重言申明。俾閱者識主旨所在。然而難矣。余苟效春秋責備賢者之法。直筆書之不特文題背馳。且傷枕亞之心。謹謝不敏。又負枕亞囑余之雅意。輾轉思維。殊難下筆。不得已。拾天嘯事以傍證之。枕亞雖處境與天嘯大異。然同氣連枝。相關痛癢。枕亞未嘗不爲天嘯歔歔。慨歎。且恐有覆轍之蹈也。否則何以枕亞專作此等哀感文字。後世閱者當以此書分一底一面看。莫徒賞其妻馨哀豔足以上繼宋玉九辨爲著書者知己。則與枕亞今日傳世之旨。其庶幾乎。同邑姻教弟姚民哀謹跋於海上箏聲琴韻樓。時丁巳元月六日。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九版

余之妻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南沙徐枕亞

發行者 枕霞閣

印刷者 清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英大馬路一百三十三號 清華書局

21156
25294